

畅销欧洲3,000,000本

日本一个月印卖出500,000本

苏菲的世界

乔斯坦·葛德纳著

JUSTEIN GAARDER

高宝森译



Sophie's World

Chapter_2

大利脆饼和电视恐怖剧引诱她留下来，但苏菲说累了，想上床看书。

趁妈妈坐在那儿看电视时，她偷偷拿了信溜到信箱那儿。

妈妈显然很担心她。自从苏菲上次讲过白兔与帽子的事后，妈妈对苏菲讲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苏菲不想让妈妈担心，但她必须上楼观察信箱旁边的动静。

十一点钟左右，妈妈上楼来时，苏菲正坐在窗子旁，看着下面那条路。

妈妈说：“你可不是坐在这儿盯着信箱看吧？”

“我高兴！”

“我看你一定是谈恋爱了，苏菲。可是就算他会再送信来，也不会挑三更半夜呀！”

真讨厌，干嘛老讲这些肉麻的事情？不过苏菲只好让妈妈继续这样想了。

妈妈又说：“他就是告诉你兔子与帽子那些事的人吗？”

苏菲点点头。

“他——他没有喝药吧？”

现在苏菲真是替妈妈感到难过了。她不能继续让她这样担心下去。虽说妈妈只要听到谁有一些古怪念头，就认为他有喝药的嫌疑，那也是够神经了。大人有时还真白痴呢！

她转身看着妈妈，说：“妈妈，我答应你永远不会做那类的事情……‘他’也不会。不过他对哲学非常有兴趣。”

“他年纪比你大吗？”

苏菲摇摇头。

“跟你同年？”

苏菲点点头。

“嗯，我相信他一定很可爱。现在你应该睡觉了吧？”

不过苏菲还是继续坐在窗边。时间好像过了好几小时，最后她的眼睛实在睁不开了，已经是半夜一点了。

她正要上床时，突然看到有一个影子从树林中闪出来。

虽然外头很黑，但苏菲还是看得出来那是个人，而且是个男人。苏菲心想他看来年纪颇大的，一定不是跟她同年。他头上好像戴着一顶扁帽。

她发誓他曾经向楼上望了一眼，不过苏菲房间的灯没开。那个男人一直走到信箱旁，将一个大信封丢进里面。这时他突然看到苏菲写的信，他把手伸进信箱，把信拿出来，然后便快步走回树林，沿着树林中的小径慢跑，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苏菲觉得自己的心“咚！咚！”地跳。她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想穿着睡衣出去追他，但她又不敢半夜去追一个陌生人。不过她显然必须出去拿那封信。

一两分钟后，她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悄悄打开前门，跑到信箱那儿。一转眼她已经回房，手中拿着那封信。她坐在床上，屏声静气。直到几分钟后屋里仍然静悄悄时，她才打开信封，开始看信。

她知道这封信不是针对她那封信的回函。那封信要明天才会到。

命运

早安，亲爱的苏菲。为了避免你产生任何念头，我先声明：你绝对不可以探查我的身分。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不过要让我来决定时间和地点。就这样说定了，你不会不听话吧？

现在让我们再谈那些哲学家的理论吧。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如何试图为大自然的变化寻求自然的解释。在过去，这些现象都是透过神话来解释的。

然而，其他方面的古老迷信也必须加以破除。我们将谈到他们如何思考疾病与健康以及政治问题。在这些方面，希腊人非常相信宿命论。

宿命论的意思就是相信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思想遍布全世界，不仅古人这样想，现代人也一样。

北欧这里的人同样非常相信命运，相信冰岛诗集中的各种神话与传说。

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古希腊或其他地方，人们都相信他们可以借由神谕来得知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命运可以用一些方式预算出来。

现代仍有许多人相信纸牌算命、看手相或观察星座以预知未来等。挪威人有一个用咖啡杯来算命的特别方法。当咖啡喝完，杯底通常会有一些咖啡粉的残渣。这些渣子可能会形成某种图案——如果我们运用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话。假使杯底的渣子看来像是一辆车子，那也许就表示喝这杯咖啡的人将驾车远行。

就这样，“算命仙”试图预测一些非常不可能预测的事情，这是所有预言共同的特征。而正因算命仙所“看”到的是如此模糊，你很难去驳斥他的话。

当我们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时，我们只能看到许多呈不规则分布状的闪亮小点。尽管如此，千百年来仍有不少人相信可以从星星里看出人类的命运。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政治领袖在做重要决策前会征求占星家的意见。

戴尔菲的神谕

古代希腊人相信人们可以透过著名的戴尔菲(Delphi)神谕知道自己的命运。负责神谕的神是阿波罗。他透过他的女祭司琵西雅(Pythia)发言。琵西雅坐在土地裂缝上方的一张凳子上，裂缝中会冒出一股催眠般的蒸气，使她进入恍惚的状态，而成为阿波罗的代言人。

人们来到戴尔菲后，必须将他们的的问题呈现给负责神谕的祭司，再由祭司将问题转达给琵西雅。而她的回答往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因此必须由祭司加以解释。人们就如此这般得着了阿波罗智慧的恩赐，并相信他无所不知，甚至可以预见未来。

当时，有许多国家元首要等到求教于戴尔菲的神谕后，才敢打仗或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因此阿波罗的祭司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外交家的功能，也可以说他们是熟悉人民与国家事务的顾问。

在戴尔菲神庙的入口处上方有一行著名的铭文：“了解自己！”

意思是人类绝不可自以为不朽，同时也没有人可以逃避命运。

希腊有许多故事叙述人们如何逃不过命运的捉弄。久而久之，这些“可怜”人物的故事被写成若干出悲剧。其中最有名的一出是有关伊迪帕斯国王的悲惨故事。

历史与医学

古希腊人相信命运不仅操纵个人的生活，也左右世界的历史。

他们并且相信战争的结局可能因诸神的介入而改变。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许多人相信上帝或某种神秘的力量会影响历史的走向。

然而，就在希腊哲学家努力为大自然的变化寻求符合自然的解释时，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也开始为历史事件寻求合理的解释。他们不再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打败仗是因为神向他们报复。最著名的两位希腊历史学家是贺若多陀斯(Herodotus，公元前四八四年~公元前四二四年)与修西德底斯(Thucydides，公元前四六〇~公元前四〇〇年)。古希腊人相信疾病可能是神降的灾祸，也相信只要人以适当的方式向神献祭，神就可能使生病的人痊愈。

这个观念并非希腊人独有。在现代医学发达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疾病是由某些超自然的原因所造成。英文influenza(流行性感冒)一词实际上意思是“受到星星的不良影响”。

即使是在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某些疾病——如艾滋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也有许多人相信可以用超自然的力量痊愈。

在希腊哲学朝新方向迈进之际，希腊的医学也开始兴起。这种学问的目的是为疾病与健康寻求合乎自然的解释。据说希腊医学的始祖是大约公元前四六〇年时，在寇斯岛诞生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根据希波克拉底派的医学传统，要预防疾病，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起居要节制，同时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健康是人的自然状态。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身体或心灵不平衡，因而使大自然“出轨”所致。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是节制饮食、保持和谐，并拥有“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心灵”。

现代人常常谈到“医学伦理”，也就是说医生为人治病时必须遵守若干伦理规范，例如不能开麻醉药品的处方给健康人，同时必须保守职业上的秘密，也就是说，不可以泄漏病人的病情。这些概念都是希波克拉底提出来的。他要求他的学生宣读下列的誓言：我将依照自身的能力与判断，采用对病人有利的疗法与处方，绝不施以有害或有毒之物。无论何人之请，我也绝不给予致命药物或做此类之建议，也绝不协助妇女堕胎。进入病家访视时，我将以病人的福祉为念，不做任何贪渎害人之事，不受男女奴仆之引诱。我在执业时之所见所闻，凡不应泄漏者，我将予以保密。若我遵行此一誓言，不懈不息，愿上苍使我乐享生命、精进医事并受世人敬重。若我违反誓言，愿我遭相反之命运。

星期六早上，苏菲醒来时从床上跳了起来。她是在作梦还是她真的见到了那位哲学家？

她用一只手摸了摸床底下，没错，昨晚收到的信还在那里。不是梦。

她准是见到那个哲学家了。更重要的是，她亲眼看到他拿走了她写的信。

她蹲在地板上，把所有的信都从床底下拉出来，咦，那是什么？

就在墙边，有一样红色的东西，好像是一条围巾吧？

苏菲钻到床底下，拉出一条红色的丝巾。她肯定这不是她的。

她仔细加以检查。当她看到丝巾的线缝旁有墨水写的“席德”字样时，不禁目瞪口呆。

席德！谁又是这个席德呢？她们走的路怎么会如此交错不已呢？

苏格拉底

.....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苏菲穿上一件夏衣，匆匆下楼走进厨房。妈妈正站在桌子旁边。苏菲决定不提任何有关丝巾的事。

她脱口而出：“你去拿报纸了吗？”

妈妈转过身来。

“你去帮我拿好吗？”

苏菲飞也似地出了门，从石子路走到信箱旁。

信箱里只有报纸。她想他大概不会这么快回信吧。在报纸的头版，她看到有关挪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消息。

联合国部队.....这不是席德的父亲寄来的卡片邮戳上盖的字样吗？但信上贴的却是挪威的邮票。也许挪威联合国部队的士兵拥有自己的邮局。

苏菲回到厨房时，妈妈声音干涩地说：“你现在对报纸好像很有兴趣。”

幸好当天吃早餐时及早餐后，妈妈都没有再提到有关信箱的事情。当妈妈出去买东西时，苏菲将那封关于命运的信拿到密洞去。

当她看到她存放哲学家来信的饼干盒旁边放着一个白色的小信封时，不禁吓了一跳。她很肯定不是她放的。

这封信的边缘同样有点潮湿，此外信封上还有两三个很深的洞，就像她昨天收到的那封一样。

难道哲学家来过了吗？他知道她的密洞吗？这封信为什么湿湿的？这些问题把她弄得头昏脑胀。她打开信封来看： 亲爱的苏菲：

我读你的信读得津津有味，不过却有些后悔。遗憾的是，有关共进咖啡的事，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但可能要等很久我才能亲自到船长弯来。

我必须加上一点，从今以后，我将不能亲自送信了。因为长此下去，风险太大。以后这些信将由我的小小使者送来，同时将会直接送到花园的密洞中。

有必要时，你可以再和我联络。当你想这样做时，请把一块饼干或糖放在一个粉红色的信封里。我的使者拿到后，会直接送来给我。

P.S：拒绝一个小淑女共进咖啡的邀请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有时我不得不这样做。

又，如果你在何处看到一条红色的丝巾，请加保管。那样的东西常常会被人拿错，尤其是在学校等地，而我们这儿又是一所哲学学校。

艾伯特敬上

苏菲今年十四岁。这十四年间她曾接过许多的信，尤其是在圣诞节以及她的生日时。但这封信恐怕是其中最奇怪的一封了。

信上没贴邮票，甚至也不曾放进信箱中，而是直接送到苏菲在老树篱中最秘密藏身之处的。还有，在这样一个干爽的春日里，这封信何以会弄湿，也很令人费解。

当然，最奇怪的还是有关那条丝巾的事。这位哲学家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学生，而这个学生掉了一条红色的丝巾，一定是这样。不过她怎么会把它掉在苏菲的床底下呢？

还有，艾伯特是一个名字吗？

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哲学家与席德之间有某种关系，不过席德的父亲却把她们两人的地址搞错了，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事。

苏菲坐了很久，想着席德和她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最后，她叹了口气，决定放弃。哲学家曾经说过有一天他会跟她见面。也许她也会见到席德。

她把信纸翻过来，发现背后也写了几行字： 是否有人天生就很害羞呢？

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真正的智慧来自内心。

明辨是非者必能进退合宜。

苏菲已经知道白信封内的这些短句是哲学家给她的功课，目的要让她做好准备，以便阅读不久后会送来的大信封。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那位“使者”会把棕色的大信封送到密洞这儿来，她大可以坐在这里等他。（也许是“她”？）她一定会缠着那人，要他（或她）透露哲学家的一些底细。信上说，这个使者很小。会是个孩子吗？

“是否有人天生就很害羞呢？”

苏菲知道害羞就是难为情，例如因为光着身子被人瞧见而不好意思。但因为这样的事而觉得难为情是很自然的反应吗？在她认为，如果某件事情很自然，那每个人做它的时候都应该觉得很自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赤身露体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一定是一个社会决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奶妈年轻时，女人做上空日光浴是绝对不可以的。然而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做很“自然”，虽然这种行为在许多国家还是严格禁止的。苏菲抓了抓头。难道这就是哲学？

第二个句子是“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这是怎么比较的呢？如果哲学家的意思是，那些明白自己并不知道太阳底下每一件事的人，比那些知道不多，却自认懂得很多的人要聪明，她还比较可以同意。苏菲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但她愈想就愈明白：知道自己无知，也是一种知识。她所见过最愚蠢的人，就是那些对某些自己一无所知的事自信满满的人。

再下面一句：“真正的智慧来自内心”。不过在某个阶段，所有的知识一定得从外面进入人的脑袋吧？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苏菲记得有些时候她对妈妈或学校老师教她的事充耳不闻，而她真正学到的知识则或多或少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时候她也会突然间领悟一些事情。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谓的“智慧”吧！

嗯，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苏菲心想，前面这三个问题她答的都算可以。但接下来这句话实在太奇怪了，她不禁莞尔：“明辨是非者必能进退合宜。”

这是不是说一个强盗抢银行是因为他不能辨别是非？她可不这么想。

相反的，她认为无论孩童还是成人有时总是会干一些傻事，之后可能会后悔，这正是因为他们在做事时不依照自己理性的判断所致。

当她坐在那儿思考时，听见树篱靠近树林那一边的干枯灌木丛中有某个东西正沙沙作响。使者来了吗？她的心开始怦怦地跳。

然后她愈来愈害怕地发现，那个正朝她走来的东西居然发出像动物喘息一般的声音。

说时迟，那时快，一只猎狗钻进了密洞。

它口中衔着一个棕色的大信封，随后便将信丢在苏菲的脚跟前。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以致苏菲来不及有什么反应。下一秒钟，她发现自己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个大信封，而那只金黄色的狗已经一溜烟跑回树林里去了。

苏菲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开始哭泣。

她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忘记了时间。

然后她突然抬起头。

原来这就是他所说的使者。她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难怪那些白色信封的边缘会有些潮湿并且有洞了。她怎么没有想到呢？无怪乎哲学家会要她在写信给他时，在信封里放一块饼干或糖了。

她也许并不像她自认的那样聪明。但谁会想到送信的使者居然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狗呢？这还真有点不寻常呢！现在她可别想从送信使者那儿盘问出艾伯特的行踪了。

苏菲打开大信封，开始看了起来。

雅典的哲学

亲爱的苏菲：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可能已经遇见汉密士了。

如果你还没遇见，我可以先告诉你它是一只狗。不过你不用担心。它是一只性情很温和的狗，智商也比许多人要高得多，而且它从来不会试图假装聪明。

你可能也已经发现，它的名字其实是有意义的。

在希腊神话中，汉密士(Hermes)是为天神送信的使者，也是航海人的神。不过我们现在且不谈这个。更重要的是，从Hermes衍生了Hermetic这个字。它的意思是“隐藏的”或“无法接近的”。

从汉密士小心不让我俩见面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名字不是颇为恰当吗？

好了，我们的送信使者终于出场了。不用说，你叫它的名字它就会答应，而且它非常乖。

现在我们还是来谈哲学吧！我们已经完成第一部分了。我曾提到自然派的哲学理论以及人类后来完全摒弃神话式世界观的：事。现在我们要谈谈三位伟大的古典派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哲学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整个欧洲文明。

自然派的哲学家也被称为“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生在苏格拉底之前。德谟克里特斯虽然死于苏格拉底数年之后，但他所有的想法都属于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派哲学。无论就时间或空间而言，苏格拉底都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是第一个在雅典诞生的伟大哲学家，他和他的两位传人都在雅典生活、工作。你也许还记得安纳萨哥拉斯以前也曾经在雅典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因为他宣称太阳只是一块红热的石头而被驱逐出境。苏格拉底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

自从苏格拉底之后，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我们要注意的，在哲学理论从自然派演变到苏格拉底学说的过程中，哲学课题的性质也有了改变。但在我们谈到苏格拉底之前，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所谓“诡辩学派”的学说。这一派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主流学派。

哲学史就像一出分成许多幕的戏剧。注意，苏菲，现在舞台上的布幕就要升起了。

以人为中心

从大约公元前四五〇年左右起，雅典成了希腊王国的文化中心。从此以后，哲学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自然派的哲学家关切的主题是自然世界的本质，这使得他们在科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而雅典的哲学家的兴趣主要在个人本身与

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当时，一个拥有人民议会与法庭等机构的民主制度正在雅典逐渐成形。

为了使民主能够运作，人民必须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参与民主的进程。在现代，我们也看到新兴的民主国家如何需要开启民智。

当时的雅典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精通演说术，也就是说要能够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时，有一群四处游历的教师与哲学家从希腊各殖民地来到了雅典。他们自称为哲士或智者(SopLists),Sophist这个字原来指的是一个有智慧而且博学的人(按：一般贬称为诡辩学家)。这些诡辩学家在雅典以教导市民为生。

诡辩学家与自然派哲学家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批评传统的神话。但诡辩学家不屑于从事在他们眼中了无益处的哲学性思考。他们的看法是：虽然哲学问题或许有答案，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揭开大自然及宇宙之谜。在哲学上，类似这样的看法被称为“怀疑论”。

诡辩学家认为，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所有自然之谜的答案，却可以肯定人类必须学习如何共同生活。因此，他们宁愿关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问题。

诡辩学家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 约公元前四八五—公元前四一〇年)曾说过：“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他的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完全要看它与人类的需求有何关系而定。

当有人问他是否相信希腊的诸神时，他答道：“这个问题太复杂，而生命又太短促了。”一个无法确定世上是否有神的人，我们称他为“不可知论者”。

这批诡辩学家多半都是一些游遍各地、见过不同政治制度的人。在他们到过的各个城邦中，无论传统规范或地方法律可能都各不相同。这使得那些诡辩学家不禁质疑哪些事物是与生俱来，而哪些事物又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就这样，他们播下了雅典城邦内社会批评的种子。

例如，他们指出，像“天生害羞”这样的说法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假使害羞是一种“天生”的性格，那一定是人一出世就有的，是一种出于内在的品格。但是，苏菲，害羞的个性果真是天生的吗？还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对于某个已经游遍世界的人来说，答案应该很简单：害怕展露自己赤裸的身体并非“自然”的，也不是天生的。

害羞——或不害羞——最主要还是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所致。

你应该想象得到，这批游历四方的诡辩学家宣称，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这种说法在雅典会造成多么激烈的争议。

相反的，苏格拉底则试图证明此类的规范事实上不容置疑，而且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苏格拉底是谁？

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〇—公元前三九九年)也许是整个哲学史上最神秘难解的人物。他从未留下任何文字，但却是对欧洲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而这并不全然是因为他后来戏剧性的结束了生命的缘故。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生于雅典。他有生之年大半天时间都在市中心广场与市场等地与他遇见的人闲谈。他说：“乡野的树木不能教我任何东西。”有时他也会连续好几小时站着思想、发呆。

即使在当时，他也被视为谜样的人物，但他死后很快就被誉为许多哲学学派的始祖。正因为神秘难解、模棱两可，才使得一些在学说上大相径庭的学派都可以宣称他们是苏格拉底的传人。

我们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苏格拉底长得很丑。他肚大、眼凸，有个狮子鼻。但据说他的性情“极为和蔼可亲”，也有人说他是“古今无人能及”的人物。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他从事的哲学活动而被判处死刑。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苏格拉底的生平，主要是透过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曾撰写过几本《对话录》，以类似戏剧对白来讨论哲学，而苏格拉底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与代言人。

由于柏拉图在书中是透过苏格拉底之口来阐扬自己的哲学，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说的话是否确是苏格拉底本人说的。因此，要区分苏格拉底的学说与柏拉图的哲学并不容易。这也是我们面临其他许多未曾留下撰述的历史人物时遭遇的难题。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耶稣了。

我们无法确定当年的耶稣是否讲过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上记载的话。同样的，苏格拉底本人究竟说过些什么话，将会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

不过，苏格拉底的真正面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近两千五百年来对西方思想家产生启发作用的，事实上是柏拉图描绘出来的苏格拉底。

谈话的艺术

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与人谈话时看来并无意要指导别人。事实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想从那些与他谈话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并不像传统的学校教师那般讲课，而是与别人进行讨论。

如果他纯粹只是倾听别人说话，那他显然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也不会被判处死刑。不过，话说回来，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提出问题而已，尤其是在刚开始与人谈话时，仿佛他一无所知似的。通常在讨论过程中，他会设法使他的对手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弱点。最后，到了词穷之际，他们也不得不认清是非与对错。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产婆。苏格拉底也常说他的谈话艺术就像为人接生一样。产婆本身并不是生孩子的人，她只是帮忙接生而已。同样的，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生出”正确的思想，因为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而不是得自别人的传授。同时，唯有出自内心的知识，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智慧。

说得更明白些：生小孩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同样的，每一个人只要运用本身的常识，就可以领悟哲学的真理。所谓运用本身的常识就是搜寻自己的内心，运用内心的智慧。

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这使得他能够不断揭露人们思想上的弱点。即使在市区广场的中心，他也照做不误。于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与苏格拉底谈话无异于当众出丑并成为众人的笑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人愈来愈将苏格拉底视为眼中钉，尤其是那些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据说，苏格拉底曾说：“雅典就像一匹驽马，而我就是一只不断叮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虻。”

“我们是如何对付牛虻的？苏菲，你可以告诉我吗？”

神圣的声音

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断地像牛虻般叮他的同胞，并不是想折磨他们。而是他内心有某种声音让他非如此做不可。他总是说他的心中有“神明指引”。举例说，他不愿伙同众人将他人判处死罪，也不愿打政敌的小报告。这终于使他丧失性命。

在公元前三九九年时，他被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

在五百名陪审团员的投票之下，他以些微的票数之差被定罪。

他大可以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或至少可以同意离开雅典，借以免于一死。

然而，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是苏格拉底了。问题在于他重视他的良心——与真理——更甚于生命。他向陪审团保证他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国家的福祉。然而他们还是要他服毒。不久，苏格拉底就当着友人的面喝下毒药，结束了生命。

为什么？苏菲，为什么苏格拉底非死不可？两千四百年来人们不断问着这个问题。然而，他并不是历史上唯一坚持不肯妥协，最后落得被定罪处死的人。

我曾经提过的耶稣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苏格拉底与耶稣之间还有若干极为相似之处。

他们两人都是谜样的人物，即使对于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将他们的学说教诲撰写成书，因此我们只好透过他们门徒的描述来认识他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两个都是通晓谈话艺术的专家。他们说起话来都充满自信、侃侃而谈，虽然引人入胜，但也可能会得罪别人。此外，他们都相信自己是某一种更高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批评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腐败现象，向地方势力挑战，最后并因此丧命。

耶稣与苏格拉底所受的审判显然也有雷同之处。

他们原本都可以求饶，但他们却都觉得如果不成仁取义，就无法完成他们的使命。而由于他们如此从容就义，所以吸引了许多徒众追随，即使在他们死后仍然如此。

我指出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是说耶稣与苏格拉底相像。我只是要提醒你注意，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与他们个人的勇气是密不可分的。

雅典的小丑

苏菲，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谈苏格拉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他所使用的方法，但他的哲学课题又是什么？

苏格拉底与那些诡辩学家生在同一时代。他就像他们一样，比较关心个人与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对于大自然的力量较不感兴趣。

就像几百年后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不过，苏格拉底有一点与诡辩学派不同，而这点很重要。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智者”，即博学或聪明的人。他也不像诡辩学家一样，为赚钱而教书。不，苏格拉底称自己为“哲学家”，而他也是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英文 philosophy —— sopher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

苏菲，你现在坐得舒服吗？你必须完全了解“智者”与“哲学家”之间的差异，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上以后的课程。诡辩学家教人道理，并收取学费，而他们所说的道理或多或少都有吹毛求疵的意味。这样的诡辩学家千百年来不知凡几。我指的是所有的学校教师、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而以既有一丁点知识为满足的人，以及那些自夸博学多闻但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你年纪虽小，但或许已经遇见过几位这样的诡辩学家。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则完全不同，事实上他们与诡辩学家正好相反。他们知道实际上自己所知十分有限，这也是为何他们不断追求真知灼见的原因。苏格拉底就是这些稀有物之一。他知道自己对生命与世界一无所知，并对自己贫乏的知识感到相当懊恼。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最重要的是，当众说这句话是很危险的，可能会使你丧命。最具颠覆性的人就是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而回答问题则比较不危险。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比一千个答案要更具爆炸性。

你是否听说过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故事中的国王其实浑身一丝不挂，但他的臣民却没有人敢说出真相。这时，一个小孩突然脱口而出：“可是他什么衣服都没穿呀！”苏菲，这个孩子很勇敢，就像苏格拉底一样。苏格拉底也敢于告诉我们人类所知多么有限。哲学家与小孩子的相似性我们已经谈过了。

确切来说，人类面临了许多难解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因此现在我们面临两种可能：一个是假装拥有所有的知识，借此自欺欺人。另一个则是闭上眼睛，从此不去理会，并放弃一切我们迄今所有的成就。就这方面而言，人类的意见并不一致。人们通常不是太过笃定，就是漠不关心(这两种人都是在兔子的毛皮深处蠕动的虫子)。苏菲，这就像切牌一样。你把黑牌放在一堆，红牌放在一堆，但不时会有小丑牌出现。他们既不是红桃也不是黑桃，既不是红砖也不是梅花。在雅典，苏格拉底就像是小丑一样。他既不笃定也不漠然。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这使他非常苦恼。因此他成为一个哲学家，一个孜孜不倦追求真理，永不放弃的人。

据说，一个雅典人问戴尔菲的神谕：“谁是雅典最聪明的人？”

神谕回答说：“在所有的凡人中，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苏格拉底听到这件事时，大为震惊(苏菲，我想他一定曾经放声大笑)。他直接去找城内公认聪明出众的一个人问问题。但是当此人也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时，苏格拉底便知道神谕是对的。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奠定巩固的基础，他相信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由于他对人的理性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因此他显然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正确的见解导致正确的行动

正如我先前讲过的，苏格拉底声称他受到内心一个神圣声音的指引，同时他的“良心”也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他说：“知善者必能行善。”

他的意思是人只要有正确的见解，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也唯有行所当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德之人”。我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何者是对的。这是人何以必须不断学习的原因。苏格拉底想为是非对错找出一个清楚明白，而且放诸四海皆准的定义。他与那些诡辩家不同的是，他相信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而不存在于社会中。

你，也许会认为最后一部分有些大过含糊。让我们这样说好了：苏格拉底认为，人如果违反自己的理性就不会快乐。而那些知道如何找到快乐的人就会遵照自己的理性行事。因此，明白是非者必然不会为恶。因为世间哪有人会想要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

你怎么想呢？苏菲。如果你一直做一些自己深知不对的事，你还会活得很快乐吗？有很多人撒谎、舞弊、中伤别人，而他们本身也深深明白这些行为是不对或不公平的。你想这些人会快乐吗？

苏菲看完有关苏格拉底的信后，匆匆将信放在饼干盒内便爬出密洞。她在妈妈买菜回家前进门，以免妈妈啰哩啰唆地盘问她的行踪。再说，苏菲答应要帮妈妈洗碗。

苏菲刚在碗槽里放满水，妈妈就提着两个大袋子，跌跌撞撞地走进来了。也许是因为这样，妈妈才说：“苏菲，最近你心不在焉。”

苏菲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脱口就说：“苏格拉底也是这样啊！”

“苏格拉底？”

妈妈睁大眼睛看着她。

“他因此而非死不可，这真是太悲哀了。”苏菲悠悠地说。

“天哪！苏菲，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苏格拉底也是。他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然而他却是雅典最聪明的人。”

妈妈差点说不出话来。最后，她说：“这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吗？”

苏菲用力摇摇头：“我们在那儿什么也学不到。教师和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老师自认为懂得很多，并且强迫我们吸收。哲学家则是与学生一起寻求答案。”

“瞧，现在我们又回到兔子的问题了。苏菲，我要你告诉我你的男朋友究竟是谁。要不然我会认为他脑筋有点问题。”

苏菲转过身来，背对着碗槽，手拿着一块洗碗布指着妈妈：“脑筋有问题的可不是他。不过他喜欢让别人伤一伤脑筋，让他们脱离清白。”

“够了！我看他有点目中无人。”

苏菲转回身去。

“他既不是目中无人，也不是目中有人，他只是努力追寻真正的智慧。一个真正的小丑和其他纸牌是大不相同的。”

“你是说小丑吗？”

苏菲点点头。“你有没有想过一副牌里面有很多红心和红桃，也有很多黑桃和梅花，但只有一个小丑。”

“天哪！你看你多会顶嘴。”

“你看你问的什么问题嘛！”

妈妈已经把买来的东西都放好了，于是她拿着报纸走进起居室。苏菲感到，她今天关门的声音比平常都大。

苏菲洗完碗后，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已经把那条红色的丝巾和积木一起放在衣柜的上层。现在她把丝巾拿了下来，仔细地看。

席德……

雅典

……废墟中升起了几栋高楼……那天傍晚，苏菲的妈妈去拜访一位朋友。她一出门，苏菲立刻下楼，跑到花园中老树篱内的密洞。她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就放在饼干盒旁。苏菲拆开包裹，里面是一卷录影带。

她跑回屋里。一卷录影带！这次特别不同。哲学家怎会知道她家有录影机？录影带内又是什么呢？

苏菲将带子放进录影机。电视荧屏出现了一座面积辽阔的城市。当摄影机镜头带人到巴特农神殿时，苏菲知道这座城市一定是雅典。她从前常常看到当地古代废墟的照片。

这卷录影带拍的是真实的情景。一群穿着夏装、的游客背着相机在废墟之间走动。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拿着一块告示牌。又来了。

苏菲心想，牌子上面写的可不是“席德”这两个字吗？

一两分钟后，镜头变成一个中年男子的特写。他个子甚为矮小，留着一脸整齐干净的黑胡子，头上戴着一顶蓝扁帽。他看着镜头说：“欢迎你来到雅典，苏菲。我想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我就是艾伯特。如果你还没猜到，我可以再说一次，那只大兔子仍然可以被魔术师从宇宙的帽子之中拉出来。”

“我们现在正站在雅典的高城(Acropolis)。这个词的意思是‘城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山城’的意思。自从石器时代以来，这里就有人居住。这自然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特殊的缘故。它的地势高，在盗匪入侵时容易防守。从高城这儿俯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地中海的一个良港。古代雅典人开始在高地下面的平原发展时，高城被当作城堡和神庙。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前半，雅典人对波斯人发动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前四八〇年时，波斯国王齐尔克西(Xerxes)率兵掠夺了雅典城，并将高城所有的古老木造建筑焚烧净尽。一年后，波斯人被打败，雅典的黄金时代也从此开始。雅典人开始重建高城，规模更大，气象也更雄浑，而且完全做为神庙使用。”

“就在这个时期，苏格拉底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广场上，与雅典人民谈话。他原本可以目睹高城的复兴，并看到我们四周这些雄伟建筑的进展。你瞧，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在我后面，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巴特农神殿。巴特农(Pantheon)的意思是‘处女之地’，是为了供奉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e)而建造的。”

这座宏伟的大理石建筑看不到一条直线。它的四面墙壁都稍微有些弧度，以使整栋建筑看来不致太过沉重。也因此这座神庙虽然硕大无朋，却仍给人轻巧之感，这就是所谓的视觉幻象。神殿所有的柱子都微向内弯，如果继续朝上发展，将可以形成一座一千五百公尺高的金字塔。神殿内只有一尊十二公尺高的雅典娜雕像。此处所用的白色大理石是从十六公里以外的一座山上运来的，当年上面还有五彩的图画。“苏菲的心差一点跳出来。哲学家真的在跟她说话吗？她只有一次在黑暗中看过他的侧影。他真的就是这位站在雅典高城的男人吗？”

他开始沿着神殿的前方走，摄影机也跟着他。他走到台地边缘，指着四周的风景。摄影机把焦点放在高城高地的正下方一座古老的戏院。

“你在那里可以看到古老的酒神剧院。”这位戴着扁帽的老人继续说：“这也许是欧洲最古老的剧院。在苏格拉底时期，伊思齐勒斯(Aeschylus)、索福克里斯(Sophocles)与尤瑞皮底斯(Euripides)等希腊剧作家写的伟大悲剧就在这儿上演。我以前曾经提到命运凄惨的伊迪帕斯国王。这出悲剧最先就是在这儿上演。不过这里也演喜剧。当时最知名的喜剧作家叫亚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他曾经写过一出恶毒的喜剧，将苏格拉底描写成雅典的一个丑角。在剧院正后方，你可以看到一块当年被演员们用作背景的地方，叫做skene，英文的scene(场景)这个字就是由此字衍生的。顺便一提的是，英文theater(剧院、剧场)这个字是源自古希腊文，原意是“看”。不过，到这里，我们得回头谈谈哲学家了。现在我们要绕过巴特农神殿走下去，经过大门口……”

这个矮小的男人绕过巨大的神殿，经过右边几座较小的神庙。

然后他开始沿着两边排列着高大石柱的梯阶走下去。到达高城的最低点时，他走上一座小山丘，用手遥指着雅典的方向：“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小山丘是古代雅典的高等法院(Areopagos)，也是雅典人审判杀人犯的地方。几百年以后，使徒保罗曾站在此处对雅典人宣扬耶稣基督的教诲。以后我们会谈到他所说的。”

在左下方，你可以看到雅典古老的市区广场(Agora)的遗迹，如今除了供奉铁匠与金属工人之神贺非斯托思(Hephaestus)的大神庙之外，只剩下几块大理石了。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不久，他出现在这片古废墟中。在荧屏上方，只见高城的雅典娜神殿巍然矗立在天空下。她的哲学教师已经坐在一块大理石上。

一两分钟后，他看着摄影机说：“现在我们正坐在从前雅典的市区广场上。如今这里的景象令人唏嘘，不是吗？但从前这里四周环绕的都是壮丽的神殿、法院和其他政府机构、商店、音乐厅，甚至还有一个大型的体育场。这些建筑物环绕着广场，而广场本身则是一个宽阔开放的空间……整个欧洲的文明都在这个朴实的地方扎下根基。”

“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字眼，如政治与民主、经济与历史、生物与物理、数学与逻辑、神学与哲学、伦理学与，b理学、理论与方法、概念与系统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字眼，最先都是由以这个广场为日常生活中心的一小群人发明的。这里也就是当年苏格拉底花了许多时间与别人谈话的广场，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抓住一个扛着一瓶橄榄油奴隶不放，并且问这个倒楣的人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苏格拉底认为奴隶与一般人一样”

有常识。有时他也会与别人争辩得脸红脖子粗，或与他的学生柏拉图进行一场温和的讨论。想起来，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现代人仍然时常提到‘苏格拉底式’与‘柏拉图式’的哲学，但真正做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却是两码子事。”

一时之间，苏菲也觉得这件事想起来真是很奇妙。

不过，她认为，她的哲学老师居然派他那只很不寻常的狗把录影带送到她在花园中的密洞，而现在他本人正在荧屏上对她说话，这件事不也是很奇妙吗？

哲学家从大理石上起身，平静地说道：“苏菲，我原来只打算到此为止，让你看看高城和古代雅典广 畅的遗迹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还不确定你是否能够想象从前这几四周的景象是多么壮观……因此我很想……再进一步……当然这是不太寻常的……但我确实想要这么做。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告诉别人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就够了……”

他说完后站在那儿静默了好一会儿，眼睛看着摄影机。就在这段时间，废墟中突然升起了几栋高大的建筑。就像魔术一般，所有昔日的建筑又突然再现。高城依旧巍然矗立天际，但不同的是，无论高城或是广场上的屋宇建筑，如今看来都焕然一新，上面镶着金箔，绘着艳丽的色彩。服饰鲜明的人群在广场四周慢慢走着。有人佩着剑，有人头上顶着瓶子，其中有一人腋下夹着一卷纸草做成的纸。

这时，苏菲看到了她的哲学老师。他还是戴着那顶蓝色的扁帽，只是换了衣裳。如今他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黄衫，与其他人没有两样。他走向苏菲，看着镜头说道：“这样好些了。我们来到了古代的雅典城，我就是希望你能够亲自来这儿。你瞧，现在的年代是公元前四〇二年，也就是苏格拉底逝世的三年前。我希望你喜欢这次游览，因为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雇到一个摄影师的……”

苏菲觉得头昏。这个奇怪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到了两千四百年前的雅典？自己怎么可能看到另外一个时代的录影带？古代并没有录影机呀！难道这是电影吗？

然而，那些大理石建筑看起来却是如此逼真。如果他们为了拍片而重建整座雅典广场与高城的话，那光是布景一定就要花一大笔钱。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苏菲了解雅典昔日的景象，那花费实在是太大了。

戴着蓝扁帽的男人再度抬起头看着苏菲“你看到那边廊柱下站的两个男人吗？”

苏菲看到一个年长的男子穿了一件皱巴巴的长衫，一脸乱七八糟的胡子，狮子鼻，目光犀利，两颊丰满。他身旁站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这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你将亲自与他们见面。”

哲学家走到那两人身旁，取下他的扁帽，说了一些苏菲听不懂的话。苏菲想，那一定是希腊文。然后，他看着摄影机说：“我告诉他们你是一个挪威女孩，很想见见他们。因此，现在柏拉图会问你一些问题让你思考。不过我们得快点，以免被警卫发现。”

当那位年轻人走向前来，看着摄影机时，苏菲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涌到太阳穴来。

“苏菲，欢迎你到雅典来，”年轻人用一种浓厚的外国腔调轻声地说。“我的名字叫柏拉图。我要让你做四件事。第一，请你想一想，一个面包师傅如何能做五十个一模一样的饼干。其次，你要问自己，为何所有的马都一样。第三，你必须肯定地回答人的灵魂是否不朽。最后请你告诉我们，男人与女人是否一样具有理性。祝你好运。”

然后，电视荧屏上的影像消失了。苏菲将带子转了又转，倒了又倒。不过再也没有任何影像了。

苏菲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绪。不过她一件事还没想完，第二件事已开始脑中浮现。

她一开始就知道她的哲学教师与常人不同。不过苏菲认为，他运用这类违反所有自然法则的教学方法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她真的在电视上看到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吗？当然不，这完全不可能。但那看起来又绝对不像是卡通。

苏菲将带子从录影机内取出，拿到楼上房间。她把它放在柜子上层，积木的旁边，然后她就一股脑儿躺下，整个人疲倦不堪。不久就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妈妈走进她的房间，轻轻地摇一摇她，说：“苏菲，你怎么啦？”

“嗯？”

“你衣服都没脱就睡了。”

苏菲睁了睁惺忪的睡眠。

“我到雅典去了。”她含糊地说，之后翻个身又睡着了。

柏拉图

……回归灵魂世界的渴望……第二天清早，苏菲猛然惊醒，看一看钟，才刚过五点，但她却已经没有一点睡意了，于是她便在床上坐起来。奇怪，自己为何仍然穿着白天的衣裳呢？然后，她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一切。

她爬到凳子上，检查一下柜子的上层。没错，带子还在那里。原来这真的不是一场梦。至少不完全是一场梦。

不过她一定不可能真的见到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算了，真伤脑筋，她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想它了。也许妈妈说得对，也许她这几天真的有些神经兮兮的。

不管怎样，她是再睡不着了。也许她应该到密洞去，看看那只狗是否曾留下任何信件。

苏菲溜下楼，穿上一双慢跑鞋便出门了。

花园中一切都清朗宁静美好。鸟儿们唱得如此起劲，使苏菲忍不住想笑。草叶上的朝露宛如水晶一般闪闪发光。

这世界如此美好，令人不可思议。苏菲再一次深深受到感动。

老树篱内非常潮湿。苏菲没有看到哲学家的来信，不过她还是掸了掸一截粗大的树根，坐了下来。

她想起录影带上的柏拉图曾经要她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面包师傅如何做出五十个一模一样的饼干。

苏菲暗忖，她得仔细想一想才行，因为这个问题一定不简单。

妈妈偶尔也会做一些饼干，但从来没有一次饼干形状完全相同。不过话说回来，妈妈不是专业的面包师傅，有时厨房甚至乱得像被炸弹轰炸过一样。即使是店里卖的饼干也从来没有完全一样的，每一块饼干在制饼师傅手中都捏成不同的样子。

此时，苏菲脸上浮现满意的笑容。她记得有一回妈妈忙着烤圣诞节的饼干，因此她和爸爸一起去买东西。他们回到家后看到厨房的桌子上散放了许多姜饼人。这些姜饼人虽然不很完美，但就某一方面来说，却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是由于妈妈做这些姜饼人时用了同一个模子的缘故。

想到自己居然记得这件小事，苏菲很得意。因此她想这第一个问题应该已经答完了。

如果一个饼干师傅做了五十个完全一模一样的饼干，他一定是用了同样一副饼干模子。很简单，就是这样。

录影带上的柏拉图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所有的马都一样？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啊！相反的，苏菲认为没有两匹马是完全相同的，就像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苏菲正要放弃这个问题时，突然想到她刚才对饼干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两块饼干是一模一样的，有些比较厚，有些比较薄，有些碎了。然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饼干就某一方面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也许柏拉图问的是为马一直是马，而不会变成一种既像马又像猪的动物。因为，虽然有些马像熊一样是棕色的，有些则白得像绵羊，但所有的马都有一些共同点。举例来说，苏菲就从没有见过六条腿或八条腿的马。

但柏拉图不可能相信所有的马之所以相同，是因为他们是用同一个模子做成的吧？

然后柏拉图又问了她一个很深、很难的问题：人有没有不朽的灵魂？

苏菲觉得自己不太够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她只知道人死后，人体不是火葬就是土葬，因此实在没有未来可言。如果有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那我们就必须相信一个人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用了多年之后就会老旧、损坏的躯体，还有一个是无论身体情况如何，仍然多少可以独立作业的靈魂。苏菲的奶奶曾经说过，她觉得变老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而已，在内心她一直都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想到“年轻女孩”，苏菲就想到最后有理性吗？对于这点，她可不敢确定。

性“是什么。

一个问题：女人和男人一样

这要看柏拉图所谓的“理

哲学老师在谈论苏格拉底时所说的一些话突然浮现在苏菲的脑海中。苏格拉底曾经指出，每一个人只要运用自己的常识，都可以了解哲学的真理。他也曾说奴隶与贵族一样有常识。因此苏菲肯定他也会说女人和男人一样有常识。

当她正坐在那儿想着这些问题时，突然听到树篱里有沙沙的声音以及类似蒸汽引擎“噗！噗！”喷气的声音。下一秒钟，一条金色的狗已经钻进了密洞，嘴里衔着一个大信封。

“汉密士！”苏菲叫它，“丢下来，丢下来！”

狗儿把信放在苏菲的怀中。苏菲伸出手摸摸它的头“你真乖。”她说。

狗儿躺下来任由苏菲抚摸。但过了两三分钟，它就站了起来，钻过树篱由原路回去。苏菲手拿棕色的信封跟着它，爬过浓密的枝叶，不一会就出了花园。

汉密士已经开始向树林的边缘跑去了。苏菲在后头跟了几码路，狗儿两次转过身来对她吠叫，但苏菲一点也不害怕。

这次她决心要找到那个哲学家，即使必须一路跑到雅典也在所不惜。狗儿愈跑愈快，然后突然跑到一条窄的小路上。苏菲紧迫不舍，但几分钟后狗儿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像看门狗一样的吠叫。

苏菲仍然不肯放弃，趁机会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汉密士一转身，向前飞奔。苏菲发现自己永远不可能追得上。

于是她停下来，在那儿站了好久好久，听到它愈跑愈远，而后一切复归寂静。

她在林中空地旁的一截树木残桩上坐下，手里仍拿着那个棕色的信封。她把它拆开，拿出几页打着字的信纸，开始看信：柏拉图学院

苏菲，谢谢你与我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我是指我们在雅典的时候。现在我至少已经算是做过自我介绍了。还有，既然我也向你介绍了柏拉图，因此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地谈他吧。

苏格拉底服毒而死时，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七~公元前三四七年)才二十九岁。当时他受教于苏格拉底门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密切注意苏格拉底受审的经过。当他看到雅典人民居然将他们当中最高贵的人判处死刑时，内心非常震动。这件事影响了他后来的哲学生涯。

对柏拉图而言，苏格拉底之死证明了当今社会与理想社会之间的冲突。柏拉图成为哲学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苏格拉底对陪审团的陈情内容出版成《自辩》(Apoloogy)一书。

你也许还记得，苏格拉底从未留下任何文字。至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虽然有许多人曾著书立说，但他们的文字到现在却几乎都荡然无存。至于柏拉图，我们相信他所有的重要著作应该都已经保存下来了。除了苏格拉底的《自辩》之外，柏拉图也写了好些书信与至少三十五篇哲学对话录。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留存至今，一部分是因为柏拉图在距雅典不远之处的一个树林中创立了一个哲学学校，并以传奇中的希腊英雄阿卡戴慕士(Akademus)为名。因此这个学校被称为“学园”或“学院”(Academy)(从此以后全世界各地成立了成千上万所学院，以后我们会谈到有关“学院”与“学科”的问题)。

柏拉图学园中教授的科目包括哲学、数学与体育。不过，说“教授”其实不太正确，因为柏拉图学园也是采取活泼的对话方式上课，因此柏拉图之所以采用对话录的形式来写作并非偶然。

永远的真善美

在这堂课的序言中，我曾经提到一个人可以不时问问自己某一个哲学家研究什么课题。因此我现在要问：柏拉图关心的是哪些问题？

简单地讲，我们可以断定柏拉图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事物与“流动”事物之间的关系(就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一样)。我们已经谈过诡辩论学派与苏格拉底如何将他们的注意力由有关自然哲学的问题转到与人和社会的问题。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就连苏格拉底与诡辩论学派也都关心永恒不变的事物与“流动”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乃是由于它与人类道德与社会理想及美德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诡辩论学家认为每一个城邦、每一个世代对于是非的观念各不相同。因此是非的观念是“流动”的。苏格拉底则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认为世间有所谓永恒、绝对的是非观念存在。我们只要运用自己的常识便可以悟出这些不变的标准，因为人类的理智事实上是永恒不变的。

你明白吗？苏菲。后来，柏拉图出现了。他既关心自然界中永恒不变的事物，也关心与人类道德及社会有关的永恒不变的事物。

对于柏拉图而言，这两个问题是一体的两面。他试图掌握有关个人永恒不变的“真理”。

坦白说，这正是世间为何要有哲学家的原因。我们需要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这是他们为何经常不受欢迎的原因)哲学家们总是试图避开这类没有永恒价值的热门话题，而努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远“真”、永远“善”、永远“美”的事物上。

明白了这点，我们才可以开始略微了解柏拉图课题的大概内容，不过还是让我们一样一样来吧。我们将试着了解一个不凡的心灵、一个对后来所有欧洲哲学有着深远影响的心灵。

理型的世界

恩培窦可里斯与德谟克里特斯两人都提醒世人：尽管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是“流动”的，但世间一定仍有“某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如“四根”或“原子”)。柏拉图也同意这个命题，但他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所以世间才没有不会分解的“物质”。属于“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必然是由某种物质做成。这种物质会受时间侵蚀，但做成这些东西的“模子”或“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你了解了吗？苏菲。不，我想你还不了解。

为何全天下的马儿都一样？你也许不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但有些特质是所有的马儿都具备的，这些特质使得我们可以认出它们是马。当然个别的马是“流动”的，因为它会老、会瘸，时间到了甚至会死。但马的“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对柏拉图而言，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种“基本物质”，而是形成各种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

我们这么说吧：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对于自然界的变化提出了相当不错的解释。他们指出，自然界的事物事实上并未“改变”，因为在大自然的各种变化中，有一些永恒不变的最小单位是不会分解的。他们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是，苏菲，他们并未对为何这些原本可能组成一匹马“最小单位”突然会在四五百年后突然又聚在一起，组成另外一批新的马(或大象或鳄鱼)提出合理的解释。柏拉图的看法是：这些德谟克里特所说的原子只会变成大象或鳄鱼，而绝不会成为“象鳄”或“鳄象”。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特色。如果你已经了解我所要说的，你可以跳过这一段。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假如你有一盒积木，并用这些积木造了一匹马。完工后，你把马拆开，将积木放回盒内。你不可能光是把盒子摇一摇就造出另外一匹马。这些积木怎么可能自动找到彼此，并再度组成一匹新的马呢？不，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重新再组合过。而你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了一幅马的图像，你所参考的模型适用于所有的马匹。

关于五十块一模一样的饼干的问题，你回答得如何呢？让我们假设你是从外太空来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位面包师傅。有一天你无意间走进一家香气扑鼻的面包店，看到架子上有五十个一模一样的姜饼人。我想你大概会搔搔头，奇怪它们怎么看起来都一个样子。

事实上这些姜饼人可能有的少了一双胳膊，有的头上缺了一角，有的则是肚子上很滑稽的隆起了一块。不过你仔细想过之后，还是认为这些姜饼人都有一些共同点。虽然这些姜饼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你仍会怀疑它们是出自同一双手的杰作。你会发现这些饼干全部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苏菲，你现在开始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念头，想要看看这个模子。因为很明显的，这个模子本身一定是绝对完美的，而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比起这些粗糙的副本来，也会更美丽。

如果你是完全靠自己的思考解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回答这个哲学问题的方法就跟柏拉图完全一样。

就像大多数哲学家一般，他也是“从外太空来的”(他站在兔子毛皮中一根细毛的最顶端)。他看到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如此类似，觉得非常惊讶，而他认为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周遭事物的“背后”有一些特定的形式的缘故。柏拉图称这些形式为“理型”或观念。在每一匹马、每一只猪或每一个人的后面，都有一个“理型马”、“理型猪”或“理型人”。(同样的，刚才我们说的面包店也可能会有姜饼人、姜饼马或姜饼猪，因为每一家比较有规模的面包店都会做一种以上的姜饼模子。但一个模子已够做许许多多同样形状的姜饼了。)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物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他称这个实在为‘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模式。”这种独树一帜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柏拉图的理型论”。

真正的知识

亲爱的苏菲，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话你一定可以了解。不过你也许会问，柏拉图是认真的吗？他真的相信类似这样的形式的确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吗？

他也许并不是终其一生都保持这种看法，但在他部分对话录中他的意思无疑就是这样。让我们试着追随他思想的脉络。

就像我们看到的，哲学家努力掌握一些永恒不变的事物。举例来说，如果我要你就“某个肥皂泡的存在”这个题目来撰写一篇哲学论文，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原因之一是：往往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之前，肥皂泡就破了。原因之二是：这个肥皂泡没有别人看过，并且仅存在五秒钟，这样的哲学论文可能很难找到市场。

柏拉图认为我们在周遭的自然界中所看到的一切具体事物，都可以比做是一个肥皂泡泡，因为没有一件存在于感官世界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迟早会死，而且会腐烂分解。即使一决大理石也会发生变化，逐渐分解。(希腊的高城目前正在逐渐倒塌，这真是非常糟糕的事，但也没有办法。)柏拉图的观点是：我们对于那些不断改变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于那些属于感官世界的具体事物只能有意见或看法。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的，只有那些我们可以运用理智来了解的事物。

好，苏菲，我再解释得更清楚一些：经过烘烤后，有的姜饼人可能会不成形状。不过在看了几百个像与不像的姜饼人之后，我可以非常确定姜饼人的模型是什么样子。虽然我未曾见过它的模样，但也可以猜到。甚至可以说，即使我们亲眼见过那个模子也不见得会更好，因为我们并不一定信任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事物。视觉能力因人而异，但我们却能信赖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的事物，因为理智是人人相同的。

如果你和三十个同学一起坐在教室内。老师问全班学生彩虹里的哪一种颜色最漂亮，他也许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但如果他问 8×3 是多少，全班大概都会提出相同的答案。因为这时理性正在发言，而理性可说是“想法”或“感觉”的相反。正因为理性只表达永恒不变、宇宙共通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永恒不变，而且是宇宙共通的。

柏拉图认为数学是非常吸引人的学科，因为数学的状态永远不会改变，因此也是人可以真正了解的状态。这里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在树林间捡到一个圆形的松果，也许你会说你“认为”这个松果是圆的，而乔安则坚持它一边有点扁。(然后你们两个就开始为这件事拌嘴！)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肉眼所见的事物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一个圆形内所有的角度加起来一定是三六〇度。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理想的圆形，也许这个圆形在物质世界中并不存在，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出来。(这个圆形就像那个看不见的姜饼人模子，而不是放在厨房桌上的那些姜饼人。)简而言之，我们对于感官所感受到的事物，只能有模糊、不精确的观念，但是我们却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用理智所理解的事物。三角形内的各内角总和一定是一八〇度，这是亘古不变的。而同样的，即使感官世界中所有的马都瘸了，“理型”马还会是四肢健全的。

不朽的灵魂

我们已经见到柏拉图如何认为实在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领域。

其中一个感官世界。我们只能用我们五种并不精确的官能来约略认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件事物都会流动”，而且没有一个是永久不变的。这里面存在的都是一些生生灭灭的事物。

另外一个领域则是理型的世界。我们可以用理性来确实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无法用感官来感知这个理型的世界，但这些理型(或形式)是永恒不变的。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人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生物。我们的身体是“流动”的，与感官的世界不可分割，并且其命运与世界上其他每一件事物(如肥皂泡)都相同。我们所有的感官都是以身体为基础，因此是不可靠的。但我们同时也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则是理性的天下。由于灵魂不是物质，因此可以探索理型的世界。

苏菲，柏拉图的学说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但这并不是全部。这并不是全部！

柏拉图同时认为，灵魂栖居在躯体内之前，原本就已经存在(它和所有的饼干模子一起躺在橱柜的上层)。然而一旦灵魂在某一具躯体内醒来时，它便忘了所有的完美的理型。然后，一个奇妙的过程展开了。当人类发现自然界各种不同的形式时，某些模糊的回忆便开始扰动他的灵魂。他看到了一匹马，然而是一匹不完美的马。(一匹姜饼马！)灵魂一看到这匹马，便依稀想起它在理型世界中所见过的完美“马”，同时涌起一股回到它本来领域的渴望。柏拉图称这种渴望为eros，也就是“爱”的意思。此时，灵魂体验到“一种回归本源的欲望”。从此以后，肉体与整个感官世界对它而言，都是不完美而且微不足道的。灵魂渴望乘着爱的翅膀回“家”，回到理型的世界。它渴望从“肉体的枷锁”中挣脱。

我要强调的是，柏拉图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生命历程，因为并非所有人都会释放自己的灵魂，让它踏上回到理型世界的旅程。大多数人都紧抱完美理型在感官世界中的“倒影”不放。他们看见一匹又一匹的马，却从未见到这些马所据以产生的“完美马”的形象。(他们只是冲进厨房，拿了姜饼人就吃，也不想一想这些姜饼人是打哪里来的。)柏拉图描述的是哲学家面对事物的方式。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对哲学性做法的一种描述。

苏菲，当你看到一个影子时，一定会假定有一样东西投射出这个影子。你看到一只动物的影子，心想那可能是一匹马，但你也不太确定。于是你就转过身来，瞧瞧这匹马。而比起那模糊的影子，这匹马当然显得更俊秀，轮廓也更清晰。同样的，柏拉图也相信，自然界所有的现象都只是永恒形式或理型的影子。但大多数人活在影子之间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从不去思考是什么东西投射出这些影子。他们认为世间就只有影子，甚至从不曾认清世间万物都只是影子，也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灵魂不朽的物质从不在意。

走出黑暗的洞穴

柏拉图用一个神话故事来说明这点。我们称之为“洞穴神话”。

现在就让我用自己的话再说一次这个故事。

假设有些人住在地下的洞穴中。他们背向洞口，坐在地上，手脚都被绑着，因此他们只能看到洞穴的后壁。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堵高墙，墙后面有一些人形的生物走过，手中举着各种不同形状的人偶，由于人偶高过墙头，同时墙与洞穴间还有一把火炬，因此它们在洞穴的后壁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穴中居民所看到的唯一事物就是这种“皮影戏”。他们自出生以来就像这样坐着，因此他们认为世间唯一存在的便只有这些影子了。

再假设有一个穴居人设法挣脱了他的锁链。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洞壁上的这些影子从何而来？你想：如果他一转身，看到墙头上高举着的人偶时，会有何反应？首先，强烈的火光会照得他睁不开眼睛，人偶的鲜明形状也会使他大感惊讶，因为他过去看到的都只是这些人偶的影子而已。如果他想办法爬过墙，越过火炬，进入外面的世界，他会更加惊讶。在揉揉眼睛后，他会深受万物之美的感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色彩与清楚的形体。他看到了真正的动物与花朵，而不是洞穴里那些贫乏的影子。不过即使到了现在，他仍会问自己这些动物与花朵从何而来？然后他会看到天空中的太阳，并悟出这就是将生命赋予那些花朵与动物的源头，就像火光造就出影子一般。

这个穴居人如获至宝。他原本大可以从此奔向乡间，为自己新获的自由而欢欣雀跃，但他却想到那些仍然留在洞里的人，于是他回到洞中，试图说服其他的穴居人，使他们相信洞壁上那些影子只不过是“真实”事物的闪烁影像罢了。然而他们不相信他，并指着洞壁说除了他们所见的影子之外，世间再也没有其他事物了。最后，他们把那个人杀了。

柏拉图借着这个洞穴神话，想要说明哲学家是如何从影子般的影像出发，追寻自然界所有现象背后的真实概念。这当中，他也许曾想到苏格拉底，因为后者同样是因为推翻了“穴居人”传统的观念。并试图照亮他们追寻真知的道路而遭到杀害。这个神话说明了苏格拉底的勇气与他的为人导师的责任感。

柏拉图想说的是：黑暗洞穴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像是自然世界的形式与理型世界的关系。他的意思并非说大自然是黑暗、无趣的，而是说，比起鲜明清楚的理型世界来，它就显得黑暗而平淡。同样的，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也不是单调无趣的，但再怎么说什么也只是一张照片而已。

哲学之国

洞穴神话记载于柏拉图的对话录《理想国》(The Republic)中。

柏拉图在这本书中也描述了“理想国”的面貌。所谓“理想国”就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国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乌托邦”。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柏拉图认为这个国度应该由哲学家来治理。他用人体的构造来解释这个概念。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人体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头、胸、腹。人的灵魂也相对的具有三种能力。“理性”属于头部的能力，“意志”属于胸部，“欲望”则属于腹部。这些能力各自有其理想，也就是“美德”。理性追求智慧，意志追求勇气，欲望则必须加以遏阻，以做到“自制”。唯有人体的这三部分协调运作时，个人才会达到“和谐”或“美德”的境界。在学校时，儿童首先必须学习如何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后再培养自己的勇气，最后运用理性来达到智慧。

在柏拉图的构想中，一个国家应该像人体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就像人有头、胸、腹一般，一个国家也应该有统治者、战士与工匠(如农夫)。此处柏拉图显然是参考希腊医学的说法。正如一个健康和谐的人懂得平衡与节制一般，一个“有德”之国的特色是，每一位国民都明白自己在整个国家中扮演的角色。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与他在其他方面的哲学一般，是以理性主义为特色。国家要能上轨道，必须以理性来统治。就像人体由头部来掌管一般，社会也必须由哲学家来治理。

现在让我们简单说明人体三部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身体 灵魂 美德 国家

头部 理性 智慧 统治者

胸部 意志 勇气 战士

腹部 欲望 自制 工匠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点类似印度的阶级世袭制度，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以满足社会整体的需求。事实上，早在柏拉图降生以前，印度的社会便已分成统治阶级(或僧侣阶级)、战士阶级与劳动阶级这三个社会族群。对于现代人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可算是极权国家。但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他相信女人也能和男人一样有效治理国家，理由很简单：统治者是以理性来治国，而柏拉图认为女人只要受到和男人一样的训练，而且毋庸生育、持家的话，也会拥有和男人不相上下的理性思考能力。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与战士都不能享受家庭生活，也不许拥有私人的财产。同时，由于养育孩童的责任极为重大，因此不可由个人从事，而必须由政府来负责(柏拉图是第一位主张成立公立育儿所和推展全时教育的哲学家)。

在遭遇若干次重大的政治挫败后，柏拉图撰写了《律法》(The Laws)这本对话录。他在书中描述“宪法国家”，并认为这是仅次于理想国的最好国家。这次他认为在上位者可以拥有个人财产与家庭生活，也因此妇女的自由较受限制。但无论如何，他说一个国家若不教育并训练其女性国民，就好像一个人只锻炼右臂，而不锻炼左臂一般。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就他那个时代而言，柏拉图对妇女的看法可算是相当肯定。他在《飨宴》(Symposium)对话录中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见解一部分得自于一个名叫黛娥缇玛(Diotima)的女祭司。这对妇女而言可算是一大荣耀了。

柏拉图的学说大致就是这样了。两千多年来，他这些令人惊异的理论不断受人议论与批评，而第一个讨论、批评他的人乃是他园内的一名学生，名叫亚里斯多德，是雅典第三位大哲学家。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苏菲坐在虬结的树根上读着柏拉图的学说，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升到东边的树林上。当她读到那个人如何爬出洞穴，被外面闪耀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睛时，太阳正在地平线上露出顶端，向大地窥望。

苏菲感觉自己仿佛也刚从地下洞穴出来一般。在读了柏拉图的学说后，她对大自然的看法已经完全改观。那种感觉就好像她从前一直是色盲，并且只看到一些影子，从没见过清楚的概念。

她并不确定柏拉图所谓永恒范式的说法是否都对，但“每一种生物都是理型世界中永恒形体的不完美复制品”，这种想法多美妙啊！世上所有花、树、人与动物不都是“不够完美”的吗？

苏菲周遭所见的事物在在如此美丽、如此生气盎然，以至于她不得不揉揉眼睛才能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不过，她现在眼见的东西没有一样会永远存在。但话说回来，在一百年之后，同样的一些花朵和动物仍然会在这里。虽然每一朵花、每一只动物都会凋萎、死去，而且被世人遗忘，但却有某种东西会“记得”它们从前的模样。

苏菲向远处望去。突然间一只松鼠爬上了一棵松树，沿着树干绕了几圈，然后就消失在枝桠间。

苏菲心想：“我看过这只松鼠！”然后又悟到也许这只松鼠并非她从前看到的那只，但她看过同样的“形式”。在她看来，柏拉图可能说得没错。也许她过去真的见过永恒的“松鼠”——在理型世界中，在她的灵魂还没有栖息在她的身体之前。

有没有可能苏菲从前曾经活过呢？她的灵魂在找到身体寄宿之前是否就已经存在？她的身体内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物体，一个不受光阴侵蚀的宝物，一个在她的肉身衰朽之后仍然活着的灵魂？

少校的小木屋

……镜中的女孩双眼眨了一眨…… 时间才七点十五分，没有必要赶回家。苏菲的妈妈在星期日总是过得比较悠闲一些，因此她也许还会再睡两个小时。

她应不应该再深入树林去找艾伯特呢？上次那只狗为何对她叫得这么凶呢？

苏菲站起身来，开始沿上次汉密士走过的路走去，手里拿着那个装着柏拉图学说的棕色信封。遇到岔路时，她便挑大路走。

到处都可听到鸟儿们轻快的叫声。在林梢、在空中、在荆棘与草丛之中。这些鸟儿正忙于它们的晨间活动。对它们而言，周间与周末并没有分别。是谁教它们如此的呢？难道每一只鸟儿体内都有一架迷你电脑，设定好程式，叫它们做某些特定的事？

苏菲沿着路走上了一座小山丘，然后走到一个向下的陡坡，两旁都是高大的松树，树林非常浓密，以至于苏菲只能看到树与树枝间几码之处。

突然，她看到树干间有个东西在闪动。那一定是个小湖。路向另外一头延伸，但苏菲却转向树丛间走去。她不由自主地走着，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湖并不比足球场大。在湖的彼岸，一块由银色桦树所围绕的小小空地上，有一栋红色的小屋。屋顶上的烟囱有一道轻烟正袅袅上升。

苏菲走到湖畔。这里有多处泥泞，不过后来她发现了一条小船，船身有一半在水中，里面还有一对桨。

苏菲环顾四周。看来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在不把鞋子弄湿的情况下，渡湖到小红屋那边。于是，她一咬牙，走到小船那儿，将它推到水中。然后她爬上船，将桨固定在桨架上，开始划过湖面。不一会儿，船便到了对岸。苏菲跨上岸，想把船拖上来。此处的湖岸要比刚才那边陡。

她只回头望了一望，便走向小木屋。

一探究竟

她对自己如此大胆的行径也感到讶异。她怎么敢这样做呢？她也不知道。仿佛有“某种东西”催促她似的。

苏菲走到小木屋的门前，敲敲门，但等了一会儿并没有人应门。她小心地转了一下门柄，门就开了。

“嗨！”她喊。“有人在家吗？”

她走进去，进入一个客厅，但却不敢把门带上。

这里显然有人住。苏菲听到柴火在旧炉子里发出哔哔剥剥的声音，显然不久前还有人住在这里。

客厅里的一张大餐桌上放了一台打字机、几本书、几支铅笔和一沓纸。面湖的窗前有一张较小的桌子和两把椅子。除此之外，屋里很少家具，不过有一整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放满了书。一个白色的五斗柜上方挂了一面圆形的大镜子，外围镶着巨大的铜框，看起来已经是老古董了。

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油画作品，画里有一个建有红色船坞的小港湾，距港湾不远处有一栋白屋。船库与白屋之间是一个有点坡度的花园，种了一株苹果树、几棵浓密的灌木，此外还有几块岩石。一排浓密的桦树像花环一般围绕着这座花园。画的题名为“柏客来”(Bjerkely)。这幅油画旁挂了另一幅古老的肖像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怀中放了一本书，背景也是一个有树、有岩石的小港湾。这幅画看来像是几百年前画的，题名是“柏克莱”(Berkeley)。画家的名字叫史密伯特(Smibert)。“柏克莱”与“柏客来”，苏菲心想，多奇怪呀！

苏菲继续勘查这座小木屋。客厅有一扇门通向一间小厨房。不久前这里刚有人洗过碗，盘子与玻璃杯都堆在一条茶巾上，其中几个碗杯上面还有几滴闪闪发光的肥皂水。地板上有一个锡碗，里面放着一些剩饭剩菜。这房子的主人一定养了狗或猫。

苏菲回到客厅。另外一扇门通向一间小小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两、三条捆得厚厚的毯子。苏菲在毯子上发现几根金色的毛发。这就是证据了！现在苏菲知道住在这栋小木屋里的就是艾伯特和汉密士。

再回到客厅后，苏菲站在五斗柜上方的镜子前。镜面已经失去光泽，而且刮痕累累，因此她在镜中的影像也显得模糊不清。苏菲开始对着镜中的自己扮鬼脸，就像她在家中浴室里做的一般。镜中人也一如预期的跟着她的动作。

突然间，一件骇人的事发生了。有一刹那，苏菲很清楚地看到镜中的女孩同时眨着双眼。苏菲吓得倒退了一步。如果是她自己同时眨动双眼，那她怎么看到镜中的影像呢？不仅如此，那个女孩眨眼的样子仿佛是在告诉苏菲：“我可以看到你喔！我在这里，在另外一边。”

苏菲觉得自己的心怦怦地跳着。就在这时候，她听到远处的狗吠声。汉密士来了！她得马上离开这里才行。这时她看到镜子下方的五斗柜上面有一个绿色的皮夹，里面有一张百元大钞、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以及一张学生证，上面贴着一张金发女孩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女孩的名字：席德…… 苏菲打了一个冷颤。她再次听到狗叫声，她必须马上离开！

当她匆匆经过桌旁时，看到那些书与纸堆旁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两个字：“苏菲”。

在她还没有时间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前，她已经一把抓起了那封信，把它塞到装着柏拉图学说的棕色信封里，然后她便冲出大门，把门在身后“砰！”一声关上。

狗叫声愈来愈近。但最糟的是小船不见了。一两秒钟后，她才看到它，原来它正在湖心漂浮，一只桨也在船边漂着。这都是因为她那时无力将它拖上岸的缘故。她听到狗叫声已经逼近，同时湖对岸的树林间也有一些动静。

苏菲不再迟疑。手里拿着大信封，她飞奔到小木屋后面的树丛中。不久她就已置身一片潮湿的沼地。当她在草地上跋涉时，好几次不小心踩进比她脚踝还高很多的水洼中。但是她非继续往前走不可。她必须回家……回家。

不久，她看到了一条路。这是她来时所走的路吗？她停下来把衣服拧干，然后开始哭泣。

她怎么会这么笨呢？最糟的是那条船。她忘不了那船还有那只桨在湖上无助地漂浮的景象。真难为情，真是羞死人了…… 她的哲学老师现在可能已经到达湖边了。他必须要坐船才能回到家。苏菲觉得自己几乎像是个罪犯一般，不过她不是故意的。

对了，那封信！这下，事情更糟了。她为什么要拿它呢？当然，是因为信上写着她的名字，因此可以说那封信是她的。但即使如此，她仍然觉得自己像个小偷。更糟的是，她这样做无异留下证据，显示擅闯小屋的不是别人，就是她。

苏菲把那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上面写着： 鸡与鸡的观念何者先有？

人是否生来就有一些概念？

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在哪里？

天为何会下雨？

人需要什么才能过好的生活

Chapter_4

呢！老爸他们一连读了六张，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张了。上面写道： 亲爱的席德：

我现在内心满溢有关你生日的秘密，以致我一天里不得不好几次克制自己不要打电话回家，以免把事件搞砸了。那是一件会愈长愈大的事物。而你也知道，当一个东西愈长愈大，你就愈来愈难隐藏它了。

P.S：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名叫苏菲的女孩。为了让你们两人在见面前有机会认识，我已经开始将我写给你的明信片寄一份给她。我想她应该可以很快赶上。目前她知道得不比你多。她有一个朋友名叫乔安，也许她可以帮得上忙。

读了最后一张明信片后，乔安与苏菲静静坐着不动，彼此瞪大了眼睛对望。乔安紧紧地抓着苏菲的手腕。

“我有点害怕。”她说。

“我也是。”

“最后一张明信片盖的是什么时候的邮戳？”

苏菲再看看卡片。

“五月十六日，”她说。“就是今天。”

“不可能！”乔安大声说，语气中几乎有些愤怒。

他们仔细地看了邮戳。没错，上面的日期的确是一九九〇五月十六日。

“这是不可能的。”

乔安坚持。“何况我也想不出来这会是誰写的。一定是一个认识我们两个人的人。但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在今天来到这里的？”

乔安比苏菲更害怕，苏菲却已经习惯了。

“我想这件事一定与那面铜镜有关。”

乔安再度跳起来。

“你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卡片在黎巴嫩盖了邮戳后就从镜子里飞出来吧？”

“难道你有更好的解释吗？”

“没有。”

苏菲站起身来，举起蜡烛照着墙上的两幅画。

“‘柏克莱’和‘柏客来’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蜡烛快要烧完了。

“我们走吧”乔安说。“走呀！” “我们得把镜子带走才行。”

苏菲踮起脚尖，把那面大铜镜从墙壁的钩子上取下。乔安想要阻止她，但苏菲可不会理会。

当她们走出木屋时，天色就像寻常五月的夜晚一样黑。天边仍有一些光线，因此她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灌木与树林的轮廓。小湖静静地，仿佛是天空的倒影。划向彼岸时，两个人都心事重重。

回到帐篷途中，乔安与苏菲都不太说话，但彼此心里明白对方一定满脑子都是方才所见的事。沿途不时有受惊的鸟呱呱飞起。有几次她们还听到猫头鹰“咕！咕！”的叫声。

她们一到帐篷就爬进睡袋中。乔安不肯把镜子放在帐篷里。入睡前，两人一致认为那面镜子是满可怕的，虽然它只是放在帐篷入口。苏菲今天也拿走了那些明信片，她把它们放在登山背包的口袋里。

第二天上午她们起得很早。苏菲先醒过来。她穿上靴子，走出帐篷。那面镜子就躺在草地上，镜面沾满了露水。

苏菲用毛衣把镜子上的露水擦干，然后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她感觉仿佛自己正同时向下、向上地看着自己。还好她今天早晨没有收到从黎巴嫩寄来的明信片。

在帐篷后面的平原上方，迷离的晨雾正缓缓飘移，逐渐形成许多小小片的棉絮。小鸟儿一度哗然，仿佛受到惊吓，但苏菲既未看到也未听见任何猛禽的动静。两人各加了一两件毛衣后，便在帐篷外用早餐。她们谈话的内容很快转到少校的小木屋和那些神秘的明信片。

吃完早餐后，她们卸下帐篷，打道回府。苏菲手臂下挟着那面大镜子。她不时得停下来休息一下，因为乔安根本不愿碰它。

她们快走到市郊时，听到间歇的枪声。苏菲想起席德的父亲提到的那备受战火摧残的黎巴嫩。她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够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后来，她才发现那些“枪声”原来是有人放烟火庆祝仲夏节的声音。

到家后，苏菲邀请乔安进屋里喝一杯热巧克力。苏菲的妈妈很好奇她们是在哪里发现那面镜子的，苏菲说她们是在少校的木屋外面捡到的，妈妈于是又说了一遍那里已有许多年无人居住等等的话。

乔安走后，苏菲穿上一件红洋装。那天虽是仲夏节，但与平常也没什么两样。到了晚上，电视新闻有个专题报道描写挪威驻黎巴嫩的联合国部队如何庆祝仲夏节。苏菲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屏不放，她想她看到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可能是席德的父亲。

五月十七日那天，苏菲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把那面大镜子挂在她房间的墙上。第二天早上，密洞中又放了一个棕色的信封，苏菲将信打开，开始看了起来。

两种文化

.....避免在真空中飘浮的唯一方式..... 亲爱的苏菲：

我们相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想你大概会回到少校的小木屋，所以我把席德的父亲寄来的明信片留在那儿，这是把那些明信片转给她的唯一方式。你毋需担心她如何才能拿到它们，在六月十五日以前有许多事可能会发生呢！

我们已经谈过希腊文化时期的哲学家如何重新利用早期哲学家的学说，其中有人还把这些哲学家当成宗教先知。普罗汀就只差没有把柏拉图说成人类的救星。

说到救星，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另外一位救星诞生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希腊罗马地区以外的地方，我们所说的这位救星就是拿撒勒的耶稣。在这一章中我们会谈到基督教如何逐渐渗透希腊罗马地区，就像席德的世界逐渐渗透我们的世界一样。

耶稣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属于闪族文化。

希腊人与罗马人则属于印欧文化。我们可以断言欧洲文明曾同时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孕育。不过，在我们详细讨论基督教如何影响希腊罗马

地区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下这两种文化。

印欧民族

所谓印欧民族指的是所有使用印欧语言的民族与文化，包括所有的欧洲国家，除了那些讲菲诺依格里克(Finno-Ugrian)语族语言(包括斯堪地那维亚半岛最北端的拉普兰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匈牙利语)或巴斯克语的民族之外。除此之外，印度和伊朗地区的大多数语言也属于印欧语系。

大约四千年前，原始的印欧民族住在邻近黑海与里海的地区。

后来他们陆续向四方迁徙。他们往东南进入伊朗与印度，往西南到达希腊、意大利与西班牙，往西经过中欧，到达法国与英国，往西北进入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往北进入东欧与俄罗斯。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些印欧民族都努力吸收当地文化，不过在语言和宗教方面还是以印欧语和印欧宗教较占优势。

无论是古印度的吠陀经、希腊的哲学或史特卢森(Snorri Sturluson)的神话都是以相近的印欧语言撰写的。但相近的不只是语言而已，因为相近的语言往往导致相近的思想，这是我们为何经常谈到印欧“文化”的缘故。

印欧民族相信宇宙间有许多天神(此即所谓的“多神论”)，这对他们的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些天神的名字和许多宗教词汇曾出现在印欧文化所及的各个地区。下面我将举一些例子：古印度人尊奉的天神是戴欧斯(Dyaus)，希腊文称他为宙斯(Zeus)，拉丁文称他为朱彼得(Jupiter)(事实上是iovis—pater，或“法父”之意)，斯堪地那维亚文则称之为泰尔(Tyr)。这些名字事实上指的是同一个字，只是各地称呼不同罢了。你可能读过古代埃及人相信他们所谓的Aser(诸神)的事，Aser这个字也出现在各印欧文化地区。在印度古代的传统语言“梵语”中，诸神被称为asura，在波斯文中则被称为ahura。梵语中另外一个表示“神”的字为deva，在波斯文中为daeva，在拉丁文中为deus，在斯堪地那维亚文中则为tivrur。

古代的北欧人也相信有一群掌管万物生育、生长的神(如尼欧德与芙瑞雅)。这些神有一个通称，叫做vaner，这个字与拉丁文中代表生育之神的字Venus(维纳斯)相近。梵语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字叫Vani为“欲望”之意。

有些印欧神话也很明显有相近之处。在Sn.ni有关古代北欧诸神的故事中，有些与两三千年前印度流传下来的神话非常相似。

尽管Snorri的神话反映的是古代北欧的环境，印度神话则反映印度当地的环境，但其中许多神话都有若干痕迹显示他们具有共同的渊源。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关于长生不老仙丹与诸神对抗混沌妖魔的神话故事。

此外，很明显的，各印欧文化也有相近的思想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都将世界看成善与恶无休无止相互对抗的场所，因此舟欧民族才会经常试图“预测”世界未来的前途。

我们可以说，希腊哲学源自印欧文化并非偶然。印度、希腊与古代北欧的神话明显都有一种以哲学或“思索”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的倾向。

印欧人希望能够“洞察”世界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在各舟欧文化中都有一个特别的字来表示“洞见”或“知识”。在梵语中，这个字是vidya，这个字的意思与希腊文中的idea这个字相当。而idea这个词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在拉丁文中这个字是video，不过对罗马人来说，这个字只是“看见”的意思。在英文中，I see可能表示“我懂了”。在卡通影片中，啄木鸟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时，脑袋上方会有灯泡发亮。(到了现代，seeing这个字才变成“盯着电视看”的同义字。)英文中有wise和wisdom这两个字。

在德文中有wissen(知道)这个字，在挪威文中则有viten。这些字的来源与印度文中的vidya、希腊文中的idea与拉丁文中的video这些字相同。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定对印欧人而言，视觉乃是最重要的感官。印度、希腊、波斯与条顿民族(Teutons)的文学都以宏大的宇宙观(cosmic vision)为特色(在这里vision这个字源自拉丁文中的video这个动词)。此外，印欧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经常制作描绘诸神以及神话事件的图画和雕刻。

最后一点，印欧民族认为历史是循环的。他们相信历史就像四季一样会不断循环。因此历史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不过在无尽的生生死死中有不同的文明兴亡消长罢了。

印度教与佛教这两大东方宗教都源自印欧文化，希腊哲学亦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间有明显相似的痕迹。到了今天，印度教与佛教仍然充满了哲学式的省思。

我们可以发现，印度教与佛教都强调万物皆有神性(此即“泛神论”)，并主张人悟道后就可以成佛。(还记得普罗汀的说法吗?)为了要悟道，人必须深深自省或打坐冥想。因此，在东方，清静无为、退隐山林可以成为一种宗教理想。同样的，在古代的希腊，许多人也相信禁欲苦修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可以使灵魂得救。中世纪僧侣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就是受到希腊罗马观念的影响。

此外，许多印欧文化也有“灵魂转生”或“生命轮回”的观念。

两千五百多年来，每一个印度人的生命终极目的就是要挣脱轮回。柏拉图也相信灵魂可以转生。

闪族文化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闪族文化。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也和印欧语系完全不同。闪族人源自阿拉伯半岛，不过他们后来同样也迁徙到世界各地。两千多年来，这些犹太人一直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透过基督教与回教，闪族文化(历史与宗教)的影响遍及各地。

西方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编按：Christianity，系包括所有信奉基督的教派，最重要的有四种：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英国圣公会，其中基督教又称新教，是十六世纪宗教革命后才分出来的)与伊斯兰教——都源自闪族。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与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都是以闪族语系的语言写成的。旧约中代表神的一个字和伊斯兰文中的Allah(“阿拉”，就是“神”的意思)同样都源自闪语。

谈到基督教时，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基督教虽然也是源自闪族文化，但新约则是以希腊文撰写，同时，基督教的教义神学成形时，曾受到希腊与拉丁文化的影响，因此当然也就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

我们说过，印欧民族乃是多神论者，但闪族一开始就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这就是所谓的“一神论”。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

闪族文化另外一个共同的特色是相信历史乃是呈直线式发展，捷句话说，他们认为历史是一条不断延伸的线。神在鸿濛大初时创造了世界，历史从此展开，但终于有一天它会结束，而这一天就是所谓的“最后审判日”，届时神将会对所有生者与死者进行审判。

历史扮演的角色乃是这西方三大宗教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他们相信，上帝会干预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甚至认为历史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上帝可以完成他在这世界的旨意。就像他曾经带领亚伯拉罕到“应许之地”一般，他将带领人类通过历史，迈向“最后审判日”。当这一天来临时，世界上所有的邪恶都将被摧毁。

由于强调上帝在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闪族人数千年来一直非常注重历史的纪录。这些历史文献后来成为圣经的核心。

到了今天，耶路撒冷城仍是犹太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共同的重要宗教中心。这显示三大宗教显然具有某种相同的背景。

我们曾经说过，对印欧人而言，最重要的感官乃是视觉。而有趣的是，闪族文化中最重要感官则是听觉，因此犹太人的圣经一开始就是“听哪！以色列”。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读到人们如何“听到”上帝的话语，而犹太先知通常也以“耶和(华)上帝说”这几个字开始他们的布道。同

样的，基督教也强调信徒应“听从”上帝的话语。无论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同样都有大声朗诵经文的习惯。

此外，我曾提到印欧人经常以图画或雕刻来描绘诸神的形象。

在这一点上闪族人正好相反，他们从来不这样做，对闪族人而言，描绘或雕凿神像是不可以的。旧约曾训诫人们不要制作任何神像。

你也许会想：

“可是，基督教会的教堂却到处都是耶稣与上帝的画像呀广没错，确是如此。不过，这是基督教受到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结果(希腊与俄罗斯等地的希腊正教至今仍不许信徒制作有关圣经故事的雕像)。与东方各大宗教相反的是，西方三大宗教强调上帝与造物之间有一段距离。对他们而言，生命的目的不在脱离轮回，而在于从罪恶与谴责中得救。此外，西方的宗教生活较偏重祈祷、布道和研究圣经，而不在于自省与打坐。

以色列

苏菲，我无意与你的宗教课老师互别苗头，但现在我想简短地谈一下基督教与犹太文化的渊源。

一切都是从上帝创造世界时开始。你可以在圣经第一页看到这件事的始末。后来人类开始反抗上帝，为了惩罚他们，上帝不但将亚当与夏娃逐出伊甸园，并且从此让人类面对死亡。

人类对上帝的反抗乃是贯穿整部圣经的主题，旧约创世记中记载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然后我们读到上帝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立约，要求亚伯拉罕与他的世代子孙都必须遵守上帝的戒律。为了奖赏他们，上帝答应保护亚伯拉罕的后裔。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颁布十诫时，又再次与他立约。那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当了很久的奴隶，但借着上帝的帮助，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土地。

约公元前一千年时(在希腊哲学诞生很久很久之前)有三位伟大的以色列王。第一位是扫罗王，第二位是大卫王，第三位是所罗门王。当时，所有的以色列子孙已经在这个王国之下团结起来。尤其是大卫王统治时期，以色列在政治、军事与文化上都卓然有成。

依当时的习俗，国王被遴选出来时，要由人民行涂油礼，因此他们被赋予“弥赛亚”(意为“受膏者”)的称号。在宗教的意义上，国王被视为上帝与他的子民间的媒介，因此国王也称为“上帝之子”，而他的王国则可称为“天国”。

然而，不久之后，以色列的国力开始式微，国家也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国为“犹太”，北国则仍称“以色列”。公元前七二二年时北国被亚述人征服，失去了政治与宗教的影响力。南国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它在公元前五八六年时被巴比伦人征服，圣殿被毁，大多数人民也被运往巴比伦充当奴隶。这段“巴比伦奴隶时期”一直持续了四十余年，直到公元前五三九年时以色列人民才获准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然而，一直基督降生，犹太人都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

犹太人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既已答应保护以色列，为何大卫的王国会被摧毁？犹太人又为何一次次遭逢劫难？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也曾答应要遵守上帝的诫律。因此，愈来愈多人相信，上帝是因为以色列不遵守诫律才加以惩罚。

公元前七五〇年左右，有多位先知开始宣称上帝已因以色列不遵守诫律而发怒。他们说，总有一天上帝会对以色列进行最后的审判。我们称这类预言为“末日预言”。

后来，又另有一些先知预言上帝将拯救少数的子民，并且派遣一位“和平之子”或大卫家族的国王协助他们重建大卫的王国，使这些人民享受繁荣的生活。

先知以赛亚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们称这类预言为“救赎预言”。

总而言之，以色列的子民原来在大卫王的统治之下安居乐业，但后来当情形每下愈况时，他们的先知开始宣称有一天将会出现一位大卫家族的新国王。这位“弥赛亚”或“上帝之子”将“拯救”人民，使以色列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建立“天国”。

耶稣

苏菲，你还在看吗？我刚才说的关键字是“弥赛亚”、“上帝之子”与“天国”。最初人们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解释这些字眼。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想象将会出现一位“救世主”(像大卫王一样有才干的政治、军事与宗教领袖)。这位“救世主”被视为国家救星，可以使犹太人脱离罗马统治之苦。

这固然是一件美事，但也有许多人把眼光放得较远。在那两百年间，不断有先知预言上帝应许派来的“救世主”将会拯救全世界。

他不仅将使以色列人挣脱异族的桎梏，并将拯救所有世人，使其免于罪草与上帝的责罚，得到永生。这种渴望救赎的想法在希腊文化影响所及的各地区也很普遍。

于是拿撒勒的耶稣出现了。他不是唯一以“救世主”姿态出现的人，但他同时也使用“上帝之子”、“天国”与“救赎”等字眼，因此保持了他与旧先知之间的联系。他骑马进入耶路撒冷，接受群众赞颂为人民救星，仿佛从前的国王在登基时例行的“加冕典礼”一般。

他并接受民众涂油。他说：“时候到了，天国近了。”

这些都很重要，但请你注意：耶稣不同于其他“救世主”，因为他声明他并非军事或政治叛徒。他的任务要比这伟大得多。他宣称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与赦免，因此他可以置身沿途所见的人群中，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这种“赦免罪恶”的方式是当时人闻所未闻的。更糟的是他称上帝为“天父”。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于是，不久后，律法学者便一致起而反对他。他们一步一步地准备将他处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耶稣那个时代有许多人等待一位“救世主”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换句话说，就是大举挥军)重建“天国”。耶稣传道时的确也时常提到“天国”这个字眼，但意义要宽广得多。耶稣说，“天国”就是爱你的邻居、同情病弱穷困者，并宽恕犯错之人。于是，“天国”这样一个原本具有战争意味的古老字眼，到了耶稣口中便在意义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人们原本期待的是一位很快能够建立“天国”的军事领袖，但他们看到的却是穿着短袍、凉鞋，告诉他们“天国”——或“新约”——就是要“爱邻如己”的耶稣。除此之外，耶稣还说我们必须爱我们的敌人，当他们打我们时，我们不得报复，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把另外一边脸转过来”让他们打，同时我们必须宽恕，不止宽恕七次，更要宽恕七十个七次。

耶稣用他一生的行动显示，他并不以和妓女，贪污、放高利贷的人与政治颠覆分子交谈为耻。但他所行之事还不止于此；他说一个把父亲的家财挥霍净尽的浪子或一个侵吞公款的卑微税吏只要肯悔改并祈求上帝宽恕，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义人，因为上帝的恩典浩瀚广大。

然而，耶稣还认为，像浪子与税吏这般的罪人在上帝眼中比那些到处炫耀自己德行的法利赛人更正直，更值得宽恕。

耶稣指出，没有人能够获得上帝的怜悯，我们也不能(像许多希腊人相信的)拯救自己。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要求人们遵守的严格道德规范不仅显示上帝的旨意，也显示在上帝眼中，没有人是正直的。上帝的恩典无垠无涯，但我们必须向他祈祷，才能获得宽恕。

有关耶稣与他的教谕的细节，我还是留给你的宗教老师来讲授吧。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他能够让你们了解耶稣是一个多么伟大不凡的人。他很巧妙地用那个时代的语言，赋予一个古老的战争口号崭新而宽广的意义。无怪乎他会被钉上十字架，因为他那些有关救赎的崭新信息已经威胁到当时许多人的利益与在位者的权势，因此他们非铲除他不可。

在谈到苏格拉底时，我们发现，如果有人诉诸人们的理性，对某些人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也发现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爱别人、无条件地宽恕别人，也可能对于某些人造成极大的威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人民开始要求和平与爱、要求让穷人免于饥饿、要求当权者赦免政敌时，强权也可能因此在一夕之间倾覆。

你也许还记得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这位雅典最正直的人居然被处死一事如何忿忿不平。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耶稣也是世上唯一正直的人。然而他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基督徒说他是为了人类而死，这就是一般所称的“基督受难记”。耶稣是“受苦的仆人”

(sulfengservant)，背负起人类所有的罪孽，以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并免受上帝的责罚。

保罗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就下葬了。几天后有人传言他已经从坟墓中复活。因此证明他并非凡人，而真正是“上帝之子”。

我们可以说复活节当天早上，人们传言耶稣复活之时就是基督教会创始之日。保罗已经断言：“若基督没有复活，则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如今全人类都可以盼望“肉体的复活”，因为耶稣正是为了拯救我们才被钉上十字架。不过，苏菲，你不要忘了：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世间并没有“不朽的灵魂”，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转生”。这些都是希腊人和整个印欧民族的想法。基督教认为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如灵魂）是生来就不朽的。虽然基督教会相信“人的肉体将复活并得到永生”，但我们之所以能免于死亡与“天谴”，乃是由于上帝所行的神迹之故，并非由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或先天的能力。

秉持着这种信念，早期的基督徒开始传扬相信耶稣基督即可得救的“福音”。他们宣称，在耶稣居间努力之下，“天国”即将实现。

他们想使全世界归于基督的名下。(Christ“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教世主“的意思。在希伯来文中，此字为messiah，即“弥赛亚”。)耶稣去世数年后，法利赛人保罗改信基督教。他在希腊罗马各地游历布道，使基督教义传遍世界各地。我们在圣经使徒行传中可以读到有关的记载。从他写给早期教会会众的多封使徒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保罗传扬的教义。

后来，保罗来到了雅典。他直接前往这个哲学首府的中心广场，据说当时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他拜访了雅典城内的犹太教会堂，并与伊比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谈话。他们带他到最高法院所在的一座小丘上，问他：“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苏菲，你可以想象吗？一个犹太人突然出现在雅典的市集，并开始谈到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后从坟墓里复活的救星。从保罗这次造访雅典，我们便可察觉到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救赎的教义间即将发生的冲突。不过保罗显然办到了一件事：他使得雅典人倾听他的言论。在最高法院小丘——卫城的宏伟神殿下——他发表了以下演讲：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都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从保罗到雅典传教开始，基督教会就逐渐渗透希腊罗马地区。

它虽不同于希腊原有的伊比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或新柏拉图哲学，但保罗仍然在两者间找到了共同点。他强调世人皆试图寻找上帝。对希腊人而言这并非新的概念，但是保罗声称上帝已经向人类显现他自己，并且实际上已经把手伸给人类，因此他不再是一位人们可用理性来了解的“哲学的上帝”，也不是“金、银、石雕刻的偶像”(这两者在希腊的卫城与市集中到处都是)，而是一位“不住人手所造殿”的神，也是一位会干预历史发展方向，并为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神。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在最高法院小丘发表演讲，提到耶稣死而复生的事时，有人就讥笑他，但也有人：“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有些人后来追随保罗，开始信奉基督教，其中有一个女人名叫大马哩(Damaris)。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一提，是因为妇女是最热切信奉基督教的族群之一。

就这样，保罗继续他的传教活动。耶稣受难数十年后，雅典、罗马、亚力山卓、以弗所(Ephesus)与哥林多(Corinth)等重要的希腊罗马城市都成立了基督教会。在后来的三四百年之间，整个希腊文化地区都成为基督教的世界。

教义保罗对基督教的贡献不仅是做一个传教士而已，他对基督教的教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教徒普遍需要灵性上的指引。

耶稣受难后的最初几年中，基督教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非犹太人(外邦人)是否可以成为基督徒？还是一定要先归化为犹太人才可以？又，外邦人——如希腊人——应该遵守十诫吗？保罗认为，外邦人不一定成为犹太人就可以信奉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不只是犹太人的宗教。它的目标在拯救全体世人。上帝与以色列订的“旧约”已经由耶稣代表上帝与人类订的“新约”所取代。

无论如何，基督教并非当时唯一的宗教。我们已经看到希腊文化如何受到各种宗教的影响，因此，为了显示与其他宗教有别，也为了防止教会内部分裂，基督教会认为有必要提出一套简明扼要的教义。因此他们写成了第一部《使徒信经》(Creed)，总结基督徒教义的中心“信条”或主要教义。

其中一条是：耶稣是神，也是人。他不仅是凭借上帝之力的“上帝之子”，他也是上帝本身。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为人类分担灾祸并因此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真人”。

乍听之下，这话也许有自相矛盾之嫌，但教会的意思正是：上帝已经变成了人，耶稣不是一位“半人半神”(当时希腊与地中海东岸的许多宗教都相信宇宙有此“半人半神”的存在)，教会宣称耶稣乃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后记亲爱的苏菲，让我再描述一下当时的整个情况。当基督教进入希腊罗马地区后，两种文化于是浩浩荡荡地交会融合，形成了历史上的一大文化革命。

此时，距早期希腊哲学家的年代已经大约有一千年了。古代时期就要过去，历史将进入以基督教为重心的中世纪。这段期间同样维持了将近一千年之久。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说过：“不能汲取三千年历史经验的人没有未来可言。”我不希望你成为这些人当中之一。我将尽我所能，让你熟悉你在历史上的根。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仅是一只赤身露体的猿猴)的唯一方式，也是我们避免在虚空中飘浮的唯一方式。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仅仅是一只赤身露体的猿猴)的唯一方式……”

苏菲坐了一会儿，从树篱的小洞中凝视着花园。她开始了解为何人必须要了解自己在历史上的根。对于以色列的子民来说，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她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已。不过，如果她了解自己在历史上的根，她就不至于如此平凡了。

同时，她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不会只有几年而已。如果人类的历史就是她的历史，那么从某方面来说，她已经有好几千岁了。

苏菲拿着所有的信纸，爬出密洞，蹦蹦跳跳地穿过花园，回到楼上的房间。

中世纪

.....对了一部分并不等于错..... 一个星期过去了，艾伯特并没有来信，苏菲也没有再接到从黎巴嫩寄来的明信片。不过，她和乔安倒是时常谈到她们在少校的小木屋中发现的那些明信片。那次乔安真的是被吓到了。不过由于后来也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于是当时的恐怖感就慢慢消退在功课与羽毛球之中了。

苏菲一遍遍重读艾伯特的来信，试图寻找一些线索以解答有关席德的谜，她因此有许多机会消化古典哲学。现在她已经能够轻易地辨别德谟克里特斯与苏格拉底的不同，以及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差异了。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那天，妈妈还没有回家。苏菲站在炉子前准备晚餐。这是他们母女订的协议。今天苏菲煮的是鱼丸萝卜汤，再简单不过了。

屋外的风愈来愈大。苏菲站在那儿搅拌着汤时，转身朝窗户看。窗外的桦树正像玉蜀黍茎一般地摇摆不定。

突然间，有个东西“啪”一声碰到窗框。苏菲再度转身来看，发现有一张卡片贴在窗户上。

那是一张明信片。即使透过玻璃，她也可以看清楚，上面写着：“请苏菲代转席德”。

她早料到了。她打开窗户取下那张明信片，它总不会被风一路从黎巴嫩吹到这里来的吧？这张明信片的日期也是六月十五日。

苏菲把汤从炉子上端下来，然后坐在餐桌旁。明信片上写着：亲爱的席德：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张卡片时，你的生日过了没有。我希望还没有，至少不要过大久。对于苏菲来说，一两个星期也许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漫长。我将回家过仲夏节。到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坐在秋汗上看海几个小时。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对了，爸爸我有时对一千年来犹太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纷争感到非常沮丧。

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这三个宗教事实上都是从亚伯拉罕而来的。

因此，我想，他们应该都向同一个上帝祷告吧！在这里，这隐与亚伯仍然还未停止互相残杀。

P.S：请替我向苏菲打招呼。可怜的孩子，她还是不知道这到卜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想你大概知道吧！苏菲把头趴在桌子上，觉得好累。她的确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席德却好像知道。

如果席德的父亲要她向苏菲打招呼，这表示席德对苏菲的了解比苏菲对她的了解多。这件事情实在太复杂了。苏菲决定回去继续做晚饭。

居然有明信片会自己飞到厨房的窗户上来！这应该可以算是航空邮件了吧！她刚把汤锅放在炉子上，电话就响了起来。

如果是爸爸打来的该多好！她急切希望他赶快回家，她就可以告诉他这几个礼拜以来发生的事。不过她想很可能只是乔安或妈妈打来的.....苏菲赶快拿起话筒。

“我是苏菲。”她说。

“是我。”电话里的声音说。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苏菲可以确定这人不是她爸爸，而且这个声音她以前听过。

“你是哪一位？”

“我是艾伯特。”

“哦！”

苏菲讲不出话来。她这才想到原来自己是在高城的录影带上听过这个声音。

“你还好吗？”

“我没事。”

“从现在起，我不会再寄信给你了。”

“不过，我并没有寄一只青蛙给你呀！”

“我们必须见面。因为，情况开始变得比较急了”为什么？“ “因为席德的爸爸正在向我们逼近。”

“怎么逼近？”

“从四面八方逼近。现在我们必须一起努力。”

“怎么做呢？”

“在我告诉你有关中世纪的事以前，你是帮不上什么忙的。还有，我们也应该谈一谈文艺复兴时期和十七世纪。柏克莱是最重要的人物.....”

“他不是少校的小木屋里那幅肖像画中的人吗？”

“没错。也许这场对抗就是和他的哲学有关。”

“听起来好像在打仗一样。”

“我宁可以说这是一场意志之战。我们必须吸引席德的注意力，并且设法使她在他父亲回到黎乐桑之前站在我们这边。”

“我还是不懂。”

“也许那些哲学家们能够让你明白。早上四点你到圣玛莉教堂来找我，不过你只能一个人来。”

“半夜去呀？”

电话“卡！”的响了一声。

“喂？”

电话里传来嗡嗡的声音。他把电话挂上了！苏菲冲回炉子旁，汤已经沸腾，差点溢了出来。

她把鱼丸和萝卜放进汤锅中，然后开小火。

圣玛莉教堂？那是一座中世纪的古老教堂，以石材建成，现在只有在开音乐会及特殊场合时才使用，夏天有时也会开放给游客参观。不过，半夜里它不可能开门吧？午夜约会当妈妈进门时，苏菲已经把那张黎巴嫩寄来的明信片放在与艾伯特和席德有关的档案里。晚饭后，她便前往乔安家。

乔安刚开门，苏菲便对她说：“我们必须做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然后她便不再作声，直到乔安把卧室的门关上为止。

“这问题有点麻烦。”苏菲说。

“你就说吧！”我必须告诉我妈，我今天晚上要睡在你这里。“ “好极了。”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你懂吗？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

“你坏喔！要跟男生出去呀？”

“才不是，这件事和席德有关。”

乔安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苏菲严肃地看着她的眼睛。

“我今天晚上会过来，”她说。“不过明天凌晨三点时，我必须溜出去。你得帮我掩护，直到我回来为止。”

“可是你要到哪里去呢？有什么事你非做不可？”

“抱歉，不能告诉你。”

对于苏菲要在同学家过夜的事，妈妈一向不曾反对。事实上有时苏菲觉得妈妈好像满喜欢一个人在家的样子。

当苏菲出门时，妈妈只问了一句：“你会回家吃早饭吧？”

“如果没回来，那就是在乔安家。”

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样可能会有破绽。

苏菲到了乔安家后，她俩就像一般的女孩一样，叽叽喳喳聊到深夜。只不过，到了晚上一点左右他们终于准备要睡觉时，苏菲把闹钟上到三点十五分。

两个小时后，苏菲把闹钟关掉，这时乔安醒了一下。

“你要小心。”她含糊地说。

然后苏菲便上路了。到圣玛莉教堂要走好几英里路。不过虽然她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此刻她仍觉得自己很清醒。这时，东方的地平线上已经有一抹微红。

她到达圣玛莉教堂的入口时，已经快要四点了。苏菲推了一下那扇巨大的门，竟然没有上锁。

教堂里面安静而荒凉。一道淡蓝色的光透过彩色玻璃照进来。

照见了无数个在空中游移不定的细小尘粒。在光的照射下，这些尘粒在教堂内各处形成一道又一道粗大的光束。苏菲坐在本堂中央的一张木椅上，视线穿过祭坛，落在一个古老、已经褪色的耶稣受难像上。

几分钟过去了。突然间管风琴开始演奏，苏菲不敢环顾四周。

风琴奏出的曲调听起来颇为古老，也许是中世纪的乐曲。

不久，教堂内又恢复一片静寂，然后苏菲听到有脚步声从后面走来。她应不应该回头看呢？她决定把目光集中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

脚步声经过她，沿着侧廊前行。苏菲看到一个穿着棕色僧袍的身影乍看之下仿佛是直接从中世纪走来的一个僧侣。

她有点紧张但不很害怕。这个僧侣在祭坛前转了半圈，然后便爬上讲坛。他把身子前倾，俯视着苏菲，开始用拉丁文向她说话：“Gloria Patri et Filio et Spiritui sancto. Sicut erat in principio et nunct semper in saecula saeculorum. Amen.”

“谁听得懂嘛！呆子！”她忍不住脱口而出。

她的声音在整座教堂内回响。

虽然她确定这个僧侣就是艾伯特，但她还是很后悔自己在如此庄严神圣的地方说出这样不恭敬的话。不过，这都是因为她太紧张的缘故。一个人紧张时，如果能打破一些禁忌就会觉得比较自在些。

黑暗时代“嘘！”艾伯特举起一只手，就像神父要群众坐好时所做的动作。

“现在几点了，孩子？”他问。

“四点五分。”苏菲回答。她不再紧张了。

“时候到了，中世纪已经开始了。”

“中世纪在四点钟开始呀？”苏菲问，觉得自己好蠢。

“是的，大约在四点钟时，然后是五点、六点、七点。不过时间就好像静止不动一样。然后时间到了八点、九点与十点，但还是在中世纪。你也许会想，这是一个人起床展开新的一天的时刻。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不过，现在仍然是星期天，一长串无休止的星期天。然后，时钟会走到十一点、十二点与十三点。这是我们所称的高歌德(High Gothic)的时期，也是欧洲各大教堂开始兴建的时候。然后，大约在十四点时，有一只公鸡开始啼叫，于是漫长的中世纪就逐渐消逝了。”

“这么说中世纪维持了十个小时啰？”苏菲说。

艾伯特把头探出棕色僧袍的头罩，打量着他面前的听众(这时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而已)。“是的，如果每一个小时代表一百年的话。我们可以假装耶稣是在午夜诞生的，快到凌晨一点半时，保罗开始四处游历传教，刻钟后死于罗马。在接近凌晨三点时，基督教教会大致上仍遭到禁止，但到了公元后三三三年时，基督教已经被罗马帝国接受。这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时候。许多年后，这位伟大的君主在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徒。从公元三八〇年起，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罗马帝国最后不是衰亡了吗？”

“这时它才刚开始瓦解而已。这段时期是文化史上变动最大的时期之一。第四世纪时，罗马不但外有北方蛮族进攻的威胁，内部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公元三三〇年时，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首都由罗马迁到他在通往黑海之处所兴建的一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许多人把这座新城市当成‘第二个罗马’。三九五年时，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西方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东方帝国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四一〇年时，罗马遭蛮族劫掠。到四七六年，整个西方帝国都被摧毁了。东方帝国则继续存在，一直到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

“那时君士坦丁堡就改名为伊斯坦堡吗？”

“没错！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代是公元五二九年，也就是教会关闭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那一年。同年，圣本笃修会成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大修会。这一年，因此成为基督教会箝制希腊哲学的一个象征。从此以后，修道院垄断了所有的教育与思想。这时，时钟正滴答走向五点半……”

苏菲很快便了解艾伯特的意思。午夜是零，一点钟是公元后一百年，六点钟是公元后六百年，十四点钟则是公元后一四〇〇年。

艾伯特继续说：“中世纪事实上指的是界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时期。这个名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另外，这个时期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因为它是古代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笼罩欧洲的漫长的‘一千年的夜晚’。如今英文‘medieval’(中世纪)这个字仍被用来指那些过度权威、缺乏弹性的事物，具有贬意。不过，也有些人认为中世纪是各项体制萌芽成长的时期。例如，学校制度就是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第一批修道院学校在中世纪初期成立，教会学校则在十世纪成立。在公元一二〇〇年左右，历史上最早的几所大学成立了。当时学校研习的科目也像今天一样分成几个不同的‘学院’。”

“一千年真的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是的，不过基督教也需要这样的一段时间来招揽信徒。此外，许多民族也在这段时间内相继建国，拥有自己的城市、公民、民俗音乐与民俗故事。如果没有中世纪，哪来的这些民俗故事与民俗音乐呢？甚至，没有中世纪，欧洲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也许仍然会是罗马的一个省份吧！英国、法国或德国这些名词就是在中世纪出现的。在中世纪这个浩瀚汪洋的深处，有许多闪闪发亮的鱼儿游来游去，只是我们不见得都能看到。史特卢森就是中世纪的人，圣欧雪夫(SaintOlaf)与查理曼大帝也是，更不用提罗密欧与朱丽叶、圣女贞德、艾文豪、穿花衣服的吹笛手以及那些强大的王侯与君主、侠义的骑士、美丽的少女、不知名的彩色玻璃工匠与灵巧的管风琴师傅了。再说，我还没提到那些修道士、十字军与女巫哩！”

“你也没提到那些牧师和教士呀！”

“对。基督教直到十一世纪才来到挪威。如果说北欧马上就信奉了基督教，那是过于夸大其辞了。那时在基督教的表面之下，一些古代异教徒的信仰仍然存在，而这些早期的信仰有许多后来融入了基督教。举例来说，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圣诞节的庆典中至今仍可以看到基督教与古代北欧风俗结合的痕迹。俗话说，夫妻结合之后会愈来愈彼此相像。这两种文化结合后也是如此。于是我们看到耶稣饼干、耶稣小猪与耶稣啤酒等风俗，开始愈来愈像东方三智者与伯利恒的马槽。无论如何，基督教逐渐成为北欧人主要的生活哲学。因此我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是一股以基督教文化来统一欧洲的力量。”

“那么，中世纪也不算太糟啰？”

“公元四〇〇年以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间确实是一段文化式微的时期。你要知道，在此之前的罗马时期是一个‘高等文化’，有许多大城市，城市里有大型的排水沟、公共澡堂与图书馆等，还有许多宏伟的建筑。然而，到了中世纪最初的几百年间，这整个文化都瓦解了，贸易与经济也崩溃了。中世纪的人们又回到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时的经济是以‘封建制度’为特色。所谓‘封建制度’就是所有的田产都由少数势力强大的贵族拥有，农奴必须辛勤耕种才能生活。除此之外，在中世纪最初的数百年间，欧洲人口大量减少。举个例子，在古代时期，罗马的人口繁盛，一度超过一百万，但到了公元六〇〇年时，却减少到四万人左右，真是天壤之别。当时，这些人生活在这个曾经繁华一时、建筑宏伟的城市中，需要建材时，就从到处可见的废墟中取用。对于现代的考古学家而言，这是很可悲的现象。他们多希望中世纪的人们不曾破坏这些古迹。”

“这都是后见之明呀！”

“从政治方面来说，罗马时期在第四世纪末时就结束了。不过，当时罗马主教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最高领袖。他被称为‘教宗’或‘父’，并逐渐被视为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因此，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马一直是基督教的首府。不过，当各新兴民族国家的君主与主教势力愈来愈强大时，有些人就开始反抗教会的势力。”

“你说过教会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那是不是从此以后希腊哲学就统统被遗忘了？”

“这倒没有。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部分著作仍然流传下来，但古罗马帝国却逐渐分裂成三种不同的文化。其中在西欧的是拉丁式的基督文化，以罗马为首都。在东欧则是希腊式的基督文化，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君士坦丁堡后来又改为希腊名‘拜占庭’。因此我们现在一般都将欧洲的中世纪文化分成‘拜占庭的中世纪’与‘罗马天主教的中世纪’。除此之外，北非与中东地区过去也曾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在中世纪期间发展成为讲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文化。公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中东与北非成了伊斯兰教地区。不久后，西班牙也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将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与巴格达视为‘圣城’。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当时阿拉伯人也占据了古代希罗马地区的城市亚力山卓。因此，古希腊科学文明有一大部分为阿拉伯人所继承。在整个中世纪期间，阿拉伯人在数学、化学、天文学与医学等方面都居于领先的地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使用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我们可以说，当时在若干领域中，阿拉伯文化确实是优于基督教文化。”

“我想知道后来希腊哲学怎么了。”

“你能想象一条大河一下子分成三股支流，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再度汇集成一条大河吗？”

“嗯，可以。”

“那么你也应该可以了解希腊罗马文化如何分裂成三种文化，并分别在其中存活。这三种文化分别是：西边的罗马天主教文化、东边的东罗马帝国文化与南边的阿拉伯文化。大致上，我们可以说新柏拉图派哲学在西边承传了下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分别在东边与南边承传了下来。不过，我们可以说，在这三种文化中，每种成分都各有一些。重要的是，在中世纪末期，这三种文化在意大利北部交会融合。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时，‘文艺复兴时期’(古代文化的‘再生’)就逐渐开始了。从某个角度来看，古代文化在中世纪期间可说并未消亡。”

“原来如此。”

“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先谈这个。我们应该先谈学。我不想继续站在讲坛上说话了，我要下来。”

点中世纪哲由于睡得太多，苏菲的眼皮已经渐渐沉重。现在，当她看到这个奇怪的僧侣从圣玛莉教堂的讲坛走下来时，她感觉好像在作梦一般。

艾伯特走向祭坛的栏杆。他先抬起头看着竖着古老的耶稣受难像的祭坛，而后眼光朝下看着苏菲，并慢慢走向她。最后他与她并排坐在木椅上。

苏菲头一遭如此靠近他，感觉很奇特。他的头罩下面是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一个中年男子，有着黑色的头发，蓄着有点削尖胡子。

你到底是誰呢？苏菲心想。你为何要把我的生活弄得秩序大乱？“我们将会慢慢彼此了解。”他说，仿佛能够看穿她的心思。

当他们坐在一起时，透过彩色玻璃窗照进教堂的光线变得愈来愈强。艾伯特开始谈论中世纪的哲学：“中世纪的哲学家几乎认定基督教义就是真理。”他一开始时说。

“他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相信基督教的启示？还是我们可以借助理性来探索基督教的真理？希腊哲学家与圣经的记载有何关系？圣经与理性之间有抵触吗？还是信仰与知识是可以相容的？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哲学都围绕在这些问题上打转。”

苏菲不耐烦地点点头。她在宗教课考试时已经都谈过这些了。

圣奥古斯丁“我们将谈一谈最著名的两大中世纪哲学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开始好了。他生于公元三五四年，死于四三〇年。在他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末期到中世纪初期的变迁。圣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一个名叫塔加斯特(Tagaste)的小镇。十六岁时，他前往迦太基求学。稍后，他转往罗马与米兰，最后在迦太基西边几英里一个名叫西波(Hippo)的小镇度过他的余年。不过，他并非一生都是基督徒。他是在仔细研究各种不同的宗教与哲学后才决定信教。”

“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有一段时间他信奉摩尼教。那是古代末期很典型的一个教派一半是宗教，一半是哲学。他们宣称宇宙由善与恶、光与暗、精神与物质等

二元的事物所组成。人类可运用精神来超脱于物质世界之上，并借此为灵魂的救赎做好准备。不过，这种将善与恶一分为二的理论并不能使年轻的圣奥古斯丁完全信服。他全心思考着我们所谓的‘恶的问题’，也就是恶从何而来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他受到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斯多葛派认为，善与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然而，大致上奥古斯丁还是比较倾向于古代末期的另一派重要哲学，就是新柏拉图派的哲学。他在其间发现了神圣的大自然整体存在的概念。”

“所以他成了一位信奉新柏拉图派哲学的主教？”

“是的，可以这么说。他成为基督徒在先，不过他的基督教理念大部分是受到柏拉图派哲学观的影响。因此，苏菲，你必须了解，并非一进入基督教的中世纪，人们就与希腊哲学完全脱离了关系。希腊哲学有一大部分被像圣奥古斯丁这样的教会领袖带到这个新时代。”

“你的意思是说圣奥古斯丁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吗？”

“他认为他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因为他并不以为基督教的教义与柏拉图的哲学之间有所矛盾。对他而言，柏拉图哲学与天主教教义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以至于他认为柏拉图一定知道旧约的故事。这点当然很不可能。我们不妨说是圣奥古斯丁将柏拉图加以‘基督教化’的。”

“这么说，他开始信仰基督教以后，并没有把哲学完全抛到脑后是吗？”

“是的，但他指出，在宗教问题上理性能做的事有限。基督教是一个神圣的奥秘，我们只能透过信仰来领会。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则上帝将会‘照亮’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能够对上帝有一种神奇的体悟。圣奥古斯丁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哲学能做的有限。他的灵魂一直无法获得平静，直到他决定成为基督徒为止。他写道：“我们的心无法平静，直到在你(天主)中安息。”“我不太明白柏拉图的哲学怎能与基督教并存，”苏菲有点意见，“那关于永恒的理型又怎么办呢？”“圣奥古斯丁当然认为上帝自虚空中创造了世界，这是圣经中的说法。希腊人则比较相信世界是一向都存在的。不过，圣奥古斯丁相信，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些‘理型’乃是存在于神的心中。”

因此他把柏拉图所说的理型放在上帝的心中，借此保存了柏拉图有关永恒理型的看法。“他很聪明。”

“这显示圣奥古斯丁与其他许多教会领袖是如何努力将希腊与犹太思想融合在一起。就某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同时属于两种文化的。在有关恶的问题上，圣奥古斯丁也比较倾向新柏拉图派哲学看法。他和普罗汀一样相信邪恶是由于‘上帝不在’的结果。邪恶本身并不存在。因为实际上，上帝创造的事物只有好的，没有坏韵。圣奥古斯丁认为，邪恶是来自于人类的不服从。或者，用他的话说：“善的意念是上帝的事功，恶的意念是远离上帝的事功。”“他也相信人有一个神圣的灵魂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圣奥古斯丁主张上帝与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距离。在这方面他坚决支持圣经的说法，反对普罗汀所说‘万物皆为上帝的一部分’的主张。不过他仍然强调人是有灵性的生物。他认为人有一具由物质造成的躯体，这个躯体属于何为虫蚁铁锈所腐‘的物质世界，但同时人也有灵魂，可以认识上帝。”

“我们死了以后，灵魂会怎样呢？”

“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说法，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全人类都迷失了，不过上帝仍然决定要让某些人免于毁灭。”

“如果是这样，他大可以拯救所有人呀！”“就这点来说，圣奥古斯丁否认人有权批评上帝，他引述保罗所写的《罗马书》中的一段句子：“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神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么说上帝是高高坐在天堂里，把人类当成玩具，一旦他不满意一件造物，就把它丢掉。”

“圣奥古斯丁的观点是：没有人值得上帝的救赎。然而上帝到底还是决定拯救某些人，使他们免于地狱。因此，对他而言，谁会获救，谁会受罚，并不是秘密。这都是事先注定的。我们完全任凭他处置。”

“这样说来，从某个方面来看，他又回归到古老的迷信去了。”

“也许吧。不过圣奥古斯丁并不认为人类应该放弃对自己生命的责任。他教导众人要有自己就是少数选民之一的自觉。他并不否认人有自由意志，只不过上帝已经‘预见’我们将如何生活。”

“这不是很不公平吗？”苏菲问。“苏格拉底说我们都有同样的机会，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知识。但圣奥古斯丁却把人分成两种，一种会得救，一种会受罚。”

“在这方面你说对了。一般认为，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脱离了雅典的人本主义。但是，将人类分成两种人的并非圣奥古斯丁。他只是解释圣经中有关救赎与惩罚的教义罢了。他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这本著作中就这点做了说明。”

“书里说些什么？”

“‘上帝之城’或‘天国’这个名称来自圣经和耶稣的教诲。圣奥古斯丁相信，一部人类史就是‘天国’与‘世俗之国’之间奋战的历史。这两‘国’并非以政治区分，它们互相争夺对个人的控制权。‘天国’或多或少存在于教会中，而‘世俗之国’则存在于各个国家，例如当时已渐趋没落的罗马帝国中，这个观念在中世纪期间变得更为清晰，因为当时教会与各国不断互争主控权。当时有一个说法是：“除在教会之外，别无救赎。”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后来成为教会的同义字。一直要到第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才有人敢驳斥‘人们只能经由教会得救’的观念。”“的确是应该抗议了。”

“除此之外，圣奥古斯丁也是我们迄今所谈到的第一个将历史纳入哲学理论的哲学家。他所说的善恶之争并无新意，新鲜的是他说这场战争一直在历史上演出。在这方面，圣奥古斯丁的理念并没有太多柏拉图的影子。事实上，对圣奥古斯丁影响较大的是旧约中的线性历史观，也就是‘上帝要借历史来实现天国理想’的说法。圣奥古斯丁认为，为了使人类获得启蒙，也为了摧毁邪恶，历史是有必要存在的。或者，就像圣奥古斯丁所说的：“神以其先知先觉引导人类的历史，从亚当一直到世界末日。历史就像一个人从童年逐渐成长、衰老的故事。””苏菲看了看手表。

“已经八点了。”她说。“我很快就得走了。”

“在此之前，我还要和你谈谈中世纪另外一个哲学家。我们到外面去坐好吗？”

艾伯特站起身来，双掌合十，然后便大步沿着侧廊走出去，看来仿佛正在祈祷，或正深思某个关于性灵的真理。苏菲别无选择，只好跟着他。

教堂外的地上仍然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旭日早已东升，但仍躲在云层中。教堂所在的地区属于旧市区的边缘。

艾伯特在教堂外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苏菲心想，如果有人打这经过，看见他们，不知道会怎么想呢。早上八点就坐在长椅上已经够奇怪了，再加上身边还有一个中世纪的僧侣，那更是怪上加怪了。

“已经八点了。”艾伯特开始说。“从圣奥古斯丁的时代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年了。现在，学校开始成立了。从现在起到十点钟为止，道院所办的学校将会垄断所有教育工作。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第一所。由教堂创办的学校将会成立。到正午时，最早的几所大学将会出现，几座宏伟的歌德式大教堂也将在此时建成。这座圣玛莉教堂也是在十三世纪(或称‘高歌德时期’)兴建的。这个镇没钱盖大一点的教堂。”

“他们也不需要太大的教堂啊！”苏菲插嘴。“我讨厌空荡荡的教堂。”

“可是兴建大教堂并不只是为了供一大群人做礼拜，另外也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大教堂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庆典。话说回来，这段时期内发生了一件事，对像我们这样的哲学家别具意义。”

艾伯特继续说：“在这个时期，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所带来的影响开始显现。整个中世纪期间，阿拉伯人维系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后来，从十二世纪末起，阿拉伯学者陆续在各王公贵族的邀请之下抵达意大利北部。许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传扬开来，并且被人从希腊文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此举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科学重新燃起兴趣，并为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注入了新生命。在科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此时显然又再度受到重视，但是，在哲学方面，人们何时应该听从亚里士多德的话，何时又应该谨守圣经的教诲呢？你明白问题所在吗？”

圣多玛斯苏菲点点头。艾伯特继续说：“这段时期最伟大、最重要的哲学家是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他生于一二二五到一二七四年间，家住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一个名叫阿奎诺(Aquino)的小镇，后来他在巴黎大学教书。我称他为哲学家，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位神学家。当时，哲学与神学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圣多玛斯将亚里士多德加以‘基督教化’，就像中世纪初期的圣奥古斯丁将柏拉图‘基督教化’一样。”

“把活在基督降生前好几百年的哲学家加以基督教化。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所谓‘基督教化’的意思只是把这两位希腊大哲学家的观念，用一种不至于对基督教教义造成威胁的方式加以诠释。圣多玛斯就是那些试图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容共存的人之一。我们可以说他把信仰与知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他采取的方式是进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世界，并以他的话来诠释圣经。”“对不起，我昨晚几乎都没睡，因此恐怕你得讲清楚一些。”

“圣多玛斯认为，哲学、理性这两者和基督教的启示与信仰之间并不一定有冲突。基督教的教义和哲学的道理，其实往往是相通的。所以我们透过理性推断的真理时常和圣经上所说的真理相同。”

“怎么会呢？难道我们可以透过理性得知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或耶稣是上帝之子吗？”“不，这些所谓的‘信仰的事实’只能透过信仰与基督的启示得知。但圣多玛斯认为世间有若干‘自然的神学真理’。所谓‘自然的神学真理’指的是一些既可以透过基督教的信仰，也可以透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理性得知的真理，例如‘上帝确实存在’这个真理。圣多玛斯指出，我们可以透过两条途径接近上帝。一条是经由信仰和基督的启示，一条是经由理性和感官。其中，透过信仰和启示这条是比较确实可靠的，因为我们如果光依靠理性的话，会很容易迷失方向。不过他的重点还是在于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理论和基督教的教义之间并不一定有冲突。”

“这么说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话和圣经这两者当中做一个选择啰？”

“不，绝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只对了一部分，因为他不曾受到基督的启示。可是对了一半并不等于错。举个例子，如果说雅典位于欧洲，这句话并没有错，但也不算准确。如果一本书只告诉你雅典是欧洲的一个城市，那么你最好查一下地理书。书上会告诉你雅典是欧洲东南部小国希腊的首都。运气好的话，它还会告诉你有关高城的一些事情，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事迹。”

“可是那最初有关雅典的资料是正确的。”

“没错。圣多玛斯想要证明世间只有一个真理，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理并未与基督教教义冲突。他指出，我们可以透过理性的思考与感官的证据推知一部分的真理，例如亚里士多德对植物与动物王国的叙述。但另外一部分真理则是由上帝透过圣经对我们加以启示。这两方面的真理在一些重要的点是互相重叠的。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圣经和理性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一样的。”

“譬如说上帝确实存在之类的？”

“一点没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认定上帝(或‘目的因’)是造成各种自然现象的力量。但是他对上帝并没有进一步的描述，因此，圣多玛斯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只能仰赖圣经和耶稣的教诲。”

“上帝真的确实存在吗？”

“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人无法凭理性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圣多玛斯则更进一步指出，他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证明天主确实存在。”

“不坏嘛！”

“他认为，我们用理性可以体认到我们周遭的事物必然有个‘目的因’。这是因为上帝既透过圣经，也透过理性向人类显现，所以世上既有‘信仰神学’也有‘自然神学’。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希望人类如何生活，但上帝同时也赋予我们良心，使我们自然而然会分辨是非善恶。因此，我们要过道德的生活，也有两条路可走。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上读过‘己所欲者施于人’的道理，我们也知道伤害人是不对的，在这方面，比较可靠的道路仍然是遵守圣经中的十诫。”

“我懂了。”苏菲说。“这有点像是我们无论看到闪电或听到雷声，都可以知道有雷雨来临一样。”

“对，就是这样。即使我们瞎了，也可以听到雷声，即使我们聋了，也可看见闪电。当然如果我们能同时看到、听到是最好的。可是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事物两者之间并不抵触。相反的，这两种印象具有彼此增强的作用。”

“我明白了。”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读一本小说，例如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人鼠之间》……”

“我真的读过啦。”

“你难道不觉得你可以透过这本书了解作者的一些背景吗？”

“我知道这本书一定是有人写的。”

“你就只知道这点吗？”

“你好像很关心弱者。”

“当你读这本史坦贝克的‘创作’时，应该可以约略了解史坦贝克这个人的性情。可是你无法从书中获取任何有关作者的个人资料。例如，你读了《人鼠之间》这本书后，可以知道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年纪多大、住在哪里或有多少个孩子吗？”

“当然不能。”

“但是你可以在一本史坦贝克的传记里得知这些资料。唯有透过传记(或自传)你才能够更加了解史坦贝克这个人。”

“没错。”

“这多少就像是上帝的‘创作’与圣经的关系一样。我们只要在大自然中走动便可以体认到世间确实有上帝存在。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喜欢花儿与动物，否则他不会创造它们。但有关上帝的资料，我们只能透过圣经得知。你可以说圣经就是天主的‘自传’。”

“你还真会举例子。”

“嗯……”

这是第一次艾伯特坐在那儿想事情，没有回答苏菲的话。

“这些事情和席德有关吗？”苏菲忍不住问。

“我们不知道世上是否有‘席德’这个人。”

“可是我们知道有人到处留下与她有关的证据，像明信片、丝巾、绿皮夹、袜子什么的。”

艾伯特点点头。“而且到底要留下多少线索似乎是由席德的父亲来决定的。”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人寄给我们很多张明信片。我希望他也能在信上写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不过这点我们待会儿还会谈到。”

“已经十点四十五分了。我等不及谈完中世纪就得回家了。”

“我只想再谈一下圣多玛斯如何在各个不与基督教神学抵触的领域内采纳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这些领域包括他的逻辑学、知识理论与自然哲学。举个例子，你是否还记得亚里斯多德如何描述从植物到动物到人类的生命层级？”

苏菲点点头。

“亚里斯多德认为，这个生命的层级显示上帝乃是最高级的存在。这个理论并不难与基督教的神学取得共识。圣多玛斯认为，万物的存在分成若干渐进的层次。最低的是植物，其次是动物，再其次是人类，再其次是天使，最上面则是上帝。人像动物一样有身体和感官，但也有理性可以思考。天使既没有身体也没有感官，因此他们具有自发的、直接的智慧。他们不需要像人类一样的‘思索’，也不需要靠推理来获致结论。他们不需要像我们一样逐步学习，就可以拥有人类所有的智慧。而且由于没有身体的缘故，他们也不会死亡。他们虽然无法像上帝一样永远存在(因为他们也是天主的造物)，但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终有一天必须离开的身躯，因此他们也永远不会死亡。”

“这倒挺不错的。”

“高居天使之上的是掌管世间万物的天主，他可以看见、知道每一件事物。”

“所以他现在也可以看见我们吗？”

“是的，也许是这样的，但不是‘现在’。上帝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不同；我们的‘现在’不一定是天主的‘现在’，人间的几个星期并不等于天上的几个星期。”

“真恐怖！”苏菲用手掩住嘴巴。艾伯特俯视着她。她说：“我昨天接到席德的父亲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也说什么‘对苏菲来说是一两周的时间，对我们而言不见得这么长。’这几乎和你说的上帝一样。”

苏菲看到艾伯特在棕色头罩下面的脸闪过一抹不悦的神色。

“他真应该觉得惭愧！苏菲并不完全了解艾伯特的意思。他继续说：“令人遗憾的是，圣多玛斯也采取了亚里斯多德对于女人的观点。你可能还记得亚里斯多德认为女人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他并认为小孩子只继承父亲的特征，因为妇女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的，而男人则是积极的、具有创造力的。圣多玛斯认为这些观点与圣经的话语一致。例如，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女人是由亚当的肋骨所造的。“胡说八道！”

“事实上，人类是一直到一八二七年才发现哺乳类有卵子，因此难怪人们会认为男人是生殖过程中创造生命、赋予生命的力量。”

不过，圣多玛斯认为，女人只有在身体的构造上比不上男人，但在灵魂上则与男人相当。此外，在天堂里，两性是完全平等的，因为在那里所有身体上的性别差异都不存在了。“这点并不让人觉得好过多少。中世纪难道没有女哲学家吗？”

“中世纪的教会大部分是男人的天下，不过这并不表示当时没有女思想家。其中一位名叫席德佳(HildegardofBingen)...”

苏菲睁大了眼睛：“她和席德有什么关系吗？”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席德佳是一〇九八到一一七九年间一位住在莱茵河谷的修女。她虽然是个女人，却身兼传教士、作家、医生、植物学家与博物学者等几种头衔。通常中世纪的妇女要比男人更实际，甚至可能更有科学头脑，在这方面席德佳也许是一个象征。”

“我问她到底和席德有没有关系？”

“古代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相信上帝不只是个男人而已。他也有女性化——或所谓‘母性’——的一面。他们认为女人也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在希腊文中，上帝女性化的那一面被称为‘苏菲亚’(Sophia)‘苏菲亚’或‘苏菲’(Sophie)就是智慧的意思。”

苏菲无奈的摇摇头。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呢？她又为什么从来没问过呢？艾伯特继续说：“在中世纪期间，上帝的母性对于犹太人和希腊正教的教会而言别具意义，但在西方她则被人们所遗忘。所幸后来席德佳出现了。她宣称她在幻象中看到了苏菲亚，穿着一袭缀满华贵珠宝的金色袍子.....”

苏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苏菲亚在梦境中向席德佳显灵...“也许我也会向席德现身。”

她再度坐了下來。艾伯特第三次把手放在苏菲的肩膀上。

“这事我们必须好好谈一谈，不过现在已经快十一点钟，你得回家了。我们很快就要讲到一个新的纪元。下一次要讲文艺复兴时，我会通知你来。汉密士会到花园去接你。”

说完了，这位奇怪的僧侣就站了起来，开始向教堂走去。苏菲留在原地，想着有关“席德佳和苏菲亚、席德和苏菲”的事。突然间她跳了起来，追赶穿着僧侣服的艾伯特，在他身后喊道：“中世纪是不是也有一位艾伯特？”

他稍稍减缓了速度，偏了偏头说道：“圣多玛斯有一位著名的哲学老师，名叫大艾伯特(A1 berttheGreat).....”

说完了，他便颌了颌首，跨进圣玛莉教堂的门，消失无踪了。

苏菲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她也紧跟着回到教堂内，然而现在在里面却空无一人。难道他钻进地板去了吗？她正要离开教堂时，看见一幅圣母像。她走近画像，仔细审视。

突然间她发现圣母的一只眼睛下面有一滴水。那是眼泪吗？苏菲冲出教堂，跑回乔安家。

文艺复兴

.....啊！藏在凡俗身躯里的神明子孙哪..... 苏菲喘吁吁地跑到乔安家的前门时，刚好过了十二点。乔安正站在他们那栋小黄屋前面的院子里。

“你去了快十个小时了！”乔安提高了嗓门。

苏菲摇摇头。

“不，我去了一千多年了。”

“你究竟到哪里去了？”

“.....”

“你疯了吗？你妈妈半小时前打电话来。”

“你怎么跟她说？”

“我说你到药局去了，她说请你回来时打个电话给她。不过今天早上十点我爸和我妈端着热巧克力和面包进房里来，却发现你的床是空的。你真该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你怎么跟他们说？”

“我很尴尬。我告诉他们说我吵了一架，你就跑回家了。”

“这么说，我们最好赶快言归于好，而且这几天内我们不能让你爸妈和我妈说话。你想我们能不能办得到？”

乔安耸耸肩。就在这个时候，乔安的爸爸从角落里走过来，手里推着一辆独轮车。他身穿工人装，正忙着清扫去年掉下来的最后一些落叶和树枝。

“哈，你们和好了，你们看，我把地下室台阶上的落叶扫得干干净净，一片也不剩。”

“不错。”苏菲答道：“现在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喝热巧克力了？”

乔安的爸爸勉强笑了一下，乔安则吓了一跳。乔安的爸爸是一位财务顾问，因此乔安的家境比苏菲好，而他们家人彼此之间讲话是不像苏菲家那样直来直往的。

“对不起，乔安，我只是想我该帮你圆谎才对。”

“你要不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要啦！如果你陪我回家的话。因为这些事是不能让什么财务顾问呀、超龄的芭比娃娃呀之类的人听的。”

“说这种烂话！有的人结了婚，另外一半只好去出海，这种不稳定的婚姻我看也不见得比较好吧！”

“也许是吧！不管怎么说，我昨晚几乎都没睡。还有，我开始好奇席德是不是能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她们开始朝首蓆巷走去。

“你的意思是说她也许有第三只眼睛？”

“也许是，也许不是。”

很明显的，乔安对这个谜团并不热中。

“不过这并不能解释她爸爸为什么会寄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明信片到树林里一座空着的木屋去呀！”

“我承认这一点是不太能说得通。”

“你要告诉我你到哪里去了吗？”

于是，苏菲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安，连同那神秘哲学课程的事。她要乔安发誓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

她们继续向前走，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

当他们走到首蓆巷时，乔安说：“我不怎么喜欢这件事。”

她在苏菲家的门口停下来，转身准备回家。

“没有人要你喜欢。不过哲学不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团体游戏，它跟我们是谁、从何而来这些问题有关。你认为这方面我们在学校学的够多吗？”

“可是不管怎样都没有人能回答那些问题呀！”

“没错，但甚至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提出这些问题！”

苏菲走进厨房时，午饭已经摆在桌上了。关于她没有从乔安家打电话回家这件事，妈妈也没说什么。

梦境午后，苏菲宣布她要上楼睡觉，她老实地跟妈妈说她在乔安家几乎都没睡。不过话说回来，女孩子在一起过夜时，一整个晚上不睡觉也是常有的事。

在上床前，她站在墙上那面大铜镜前看着，起先只看到自己苍白疲倦的脸，但后来，在她的脸后面，似乎隐隐约有另外一张浮现，苏菲做了一两下深呼吸。她已经开始有幻觉了，这可不大妙。

她仔细审视着自己那张轮廓分明苍白的脸，以及脸四周那一头做不出任何发型的难缠的头发。但在那张脸之外却浮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幽灵。

突然间，那个女孩疯狂地眨着眼睛，仿佛是在向苏菲做信号，说她的确在那儿。这个幽灵出现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然后便消失了。

苏菲坐在床沿。她万确信信镜子里的女孩就是席德。她曾经在少校的小木屋内存着一份成绩单上看过席德的照片，刚才她在镜子里看到的一定就是她。

为什么她总是在疲倦至极的时候遇见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每次事情发生后，她总得问问自己那是否是真的。

苏菲把衣服放在椅子上，便爬上了床。她立刻睡着了，并且作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梦。

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大花园中。园里有一道山坡向下通往一座船库。船库后面的平台上坐着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孩，正在眺望着大海。苏菲走下去，坐在她身旁，但那女孩却似乎没有察觉她的到来。苏菲开始自我介绍：“我叫苏菲，”她说。但这个女孩显然既没看到她的人，也没听到她说话。“你显然又聋又瞎。”苏菲说。那女孩还是充耳不闻。突然间苏菲听到一个声音在喊：“席德！”那女孩立刻跳起来，向船库的方向飞奔。看来她既不聋也不瞎。此时一名中年男子从船库大步向她走来。他身穿卡其布制服，头戴蓝扁帽。

女孩展开双臂抱住他的脖子，他则将她抱起，转了几圈。这时，苏菲在女孩原先所坐之处看到一条小小的金色十字架链子。她将它捡起来，拿在手中，然后便醒了。

苏菲看看时钟，她已经睡了两个小时。

她坐起来，想着这个奇怪的梦。梦境中的一切是如此栩栩如生，她觉得自己好像确实到过那里一样，她也很确定那座船库和平台确实存在于某个地方。当然，它们看起来很像是在少校的小木屋中见过的那幅风景画。无论如何，她梦中的那个女孩无疑必是席德，而那个男人则是她的爸爸，刚从黎巴嫩回来。在梦中，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像艾伯特。

苏菲起床开始整理床铺时，在枕头下发现一条金色的十字架链子。十字架的背面刻着席德几个字。

这并不是苏菲第一次梦见自己捡到贵重的东西，但毫无疑问这是第一次那样东西从梦里跑了出来。

“去你的！”她大声说。

她生气地打开橱柜的门，把那条精致的十字架链子丢到最上面一格，跟丝巾、白袜子和从黎巴嫩寄来的明信片放在一起。

面授课程第二天早晨，苏菲醒来时，妈妈已经弄好了一顿可口的早餐，有热面包、橘子汁、蛋和蔬菜沙拉。通常星期天早晨妈妈很少比苏菲先起床，而每次她先起床时，总是会弄好一顿丰盛的早餐再叫醒苏菲。

她们吃着早餐时，妈妈说：“花园里有一只很奇怪的狗，整个早上都在老树篱旁边嗅来嗅去。我实在不知道它在那儿干什么，你呢？”

“我知道！”苏菲脱口而出，随即又后悔了。

“它以前来过吗？”

这时苏菲已经离开餐桌，走到客厅向着花园的那扇窗户往外看。果然不出她所料。

汉密士正躺在密洞的人口前。

她该怎么跟妈妈说呢？她还来不及想出什么借口时，妈妈已经走过来，站在她身边。

“你刚才说它以前来过这儿？”

“我想它大概是在那里埋了一根骨头，现在想把它挖出来。你知道，狗也有记性的……”

“大概是吧，苏菲。你是我们家的动物心理学家。”

苏菲急切的搜寻着借口。

“我带它回家好了”她说。

“你知道它住哪里吗？”

苏菲耸耸肩。

“项圈上也许会有地址吧！”

两三分钟后，苏菲已经走到了花园。汉密士一看到她两步跑了过来，摇了摇尾巴，扑向苏菲。

“乖狗狗！”

她知道妈妈正在窗户那边看着他们。她内心暗自祈祷汉密士不要钻进树篱。还好，它只是冲向屋前的石子路，飞快地跑过前院，奔向大门。

大门关上后，汉密士继续在苏菲前面跑了几码。这段路程颇远。由于是星期天的上午，路上有一些人在散步。眼看别人全家一起共度周末，苏菲真是羡慕极了。

一路上，汉密士不时跑去嗅嗅别的狗或别人家花园篱笆旁边的有趣玩意儿。不过只要苏菲一叫，“狗狗，过来”它就立刻回来。

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走过了一座老旧的牧场、一座大运动场和一个游乐场，进入了人车较多的地区。他们继续沿着一条铺着圆石并有电车往来的大街向市中心走。到了市中心时，汉密士引导苏菲穿越市中心广场，走到教会街上。这里属于旧市区，四周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建的平凡单调的大宅子。时间已经将近下午一点半了。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市区的另外一边。这里苏菲并不常来。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妈曾带她到这里的一条街上拜访一位年老的姨妈。

最后他们走到位于几栋旧宅子之间的一座小广场。这座广场虽然看起来非常古老，但却名为“新广场”。不过话说回来，这座城镇历史已经很久了，

Chapter_6

们对外在现实世界(如太阳和月亮)的概念时,笛卡尔认为,这些概念可能都只是幻象。但是外在现实世界也有若干我们可以用理性察知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数学特质,也就是诸如宽、高等可以测量的特性。这些‘量’方面的特性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就像人会思考这个事实一般显而易见。至于‘质’方面的特性,如颜色、气味和味道等,则与我们的感官经验有关,因此并不足以描述外在的真实世界。”

“这么说大自然毕竟不是一场梦。”

“没错。在这一点上,笛卡尔再度引用我们对完美实体的概念。”

当我们的理智很清楚地认知一事物(例如外在真实世界的数学特性)时,那么这件事物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因为一个完美的上帝是不会欺骗我们的。笛卡尔宣称‘上帝可以保证’我们用理智所认知到的一切事物必然会与现实世界相符。“二元论”那么,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三件事:一、人是会思考的生物,二、上帝是存在的,三、宇宙有一个外在的真实世界。”

“嗯,但基本上这个外在的真实世界还是与我们思想的真实世界不同。笛卡尔宣称宇宙间共有两种不同形式的真实世界(或称‘实体’)一种实体称为思想或‘灵魂’,另一种则称为‘扩延’(Ex—tension),或称物质。灵魂纯粹是属于意识的,不占空间,因此也不能再分解为更小的单位;而物质则纯粹是扩延,会占空间,因此可以一再被分解为更小的单位,但却没有意识。笛卡尔认为这两种本体都来自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本身是独立存在的,不隶属任何事物。不过,‘思想’与‘扩延’虽然都来自上帝,但彼此却没有任何接触。思想不受物质的影响,反之,物质的变化也不受思想的影响。”

“这么说他将上帝的造物一分为二。”

“确实如此。所以我们说笛卡尔是二元论者,意思就是他将思想的真实世界与扩延的真实世界区分得一清二楚。比方说,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动物则完全属于扩延的真实世界,它们的生命和行为都是机械化的。他将动物当成是一种复杂的机械装置。在谈到扩延的真实世界时,他采取十足的机械论观点,就像是一个唯物论者。”

“我不太相信汉密士只是一部机器或一种机械装置。我想笛卡尔一定不是很喜欢动物。那么我们人类又如何呢?我们难道也是一种机械装置吗?”

“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笛卡尔的结论是: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因此人既有灵魂,也有一个扩延的身体。圣奥古斯丁与圣多玛斯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们同样认为人有一个像动物一般的身体,也有一个像天使一般的灵魂。在笛卡尔的想法中,人的身体十足是一部机器,但人也有一个灵魂可以独立运作,不受身体的影响。至于人体则没有这种自由,必须遵守一套适用于他们的法则。我们用理智所思考的事物并不发生于身体内,而是发生于灵魂中,因此完全不受扩延的真实世界左右。顺便一提的是,笛卡尔并不否认动物也可能有思想。不过,如果它们有这种能力,那么有关‘思想’与‘扩延’的二分法必定也适用于它们。”

“我们曾经谈过这个。如果我决定要追赶一辆公车,那么我的身体这整部‘机械装置’都会开始运转。如果我没赶上,我的眼睛就开始流泪。”

“连笛卡尔也不能否认灵魂与身体之间时常相互作用。他相信只要灵魂存在于身体内一天,它就与会透过一个他称为松果腺的脑部器官与人脑连结。‘灵魂’与‘物质’就在松果腺内时时相互作用。因此,灵魂可能会时常受到与身体需要有关的种种感觉与冲引的影响。不过,灵魂也能够挣脱这种‘原始’冲动的控制,而独立于身体之运作。它的目标是使理性获得掌控权。因为,即使我肚子痛得很厉害,一个三角形内所有内角的总和仍然会是一百八十度。所以思想有能力超脱身体的需求,而做出‘合乎理性’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灵魂要比身体高尚。我们的腿可能会衰老无力,我们的背可能变驼,我们的牙齿会掉,但只要我们的理性存在一天,二加二就永远是四。理性不会变驼、变弱。老化的是我们的身体。对笛卡尔而言,理性事实上就是灵魂。诸如欲望、憎恨等原始的冲动与感情与我们的身体功能关系较为密切,所以与扩延的真实世界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笛卡尔将人体比做一部机器或一种机械装置的说法。”

“这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那些似乎能够自行运转的机器及钟表非常着迷。‘机械装置’指的就是一种能够自行运转的东西。不过这显然只是一个幻觉,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能够自行运转。举例来说,一座天文钟不但是由人类制造的,而且必须有人来上发条。笛卡尔强调,这类巧妙的发明事实上是由一些零件以简单的方式组合而成。而组成人类与动物身体的各种骨骼、肌肉、神经、静脉与动脉也可以说是一种零件,只是数量较为庞大而已。上帝为什么不可能依照机械定律来创造动物或人类的身体呢?”

“现代有很多人谈到所谓的‘人工智慧’。”

“没错。这些都是现代的机械装置。我们已经创造一些有时看起来似乎很有智慧的机器。类似这样的机器将会使笛卡尔吓破胆。”

他也许会开始怀疑人类的理性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独立自主。现代也有一些哲学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并不比身体各官能要自由。当然人的灵魂确实是比任何数据程式都要复杂得多,但有些人认为基本上我们就像这些数据程式一样是不自由的。现在,苏菲,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艾伯特指着位于房间另一头的一张大书桌。上面放着一台小电脑。他走过去,苏菲也跟着他。

会面艾伯特将电脑打开,荧屏的上方很快显示出一个C:符号。他键入“莱拉”这个字,并向苏菲解释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对话程式。

荧屏上方马上出现一行字:“嗨,我的名字叫莱拉。你现在坐得舒服吗?”

虽然苏菲还没有坐下,但她仍键入:“是的。”这时,艾伯特拿了一张椅子给她。

“你叫什么名字?”荧屏问道。

“苏菲。”苏菲键入这几个字。电脑回答道:“苜蓿巷三号。很高兴见到你,苏菲。你是不是很盼望在十五日那天过生日?”

苏菲吓了一跳。艾伯特将一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道:“我只不过是输进你的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而已。就像你要被介绍给一个新朋友一样,能够事先对对方有点了解总是比较好。”

“还好。”苏菲写道。

“喔,苏菲,我希望你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你必须写完整的句子才行。”

“谢谢你,我很好,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我很高兴你没事。有什么事你就问吧!”

“你几岁?”苏菲问道。

“我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在亚特兰大制造的,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被挪威理工学院译成挪威文。”

“天哪(Gosh)!”

“我说过你必须输进完整的句子。”

“我只说天哪。”

“我不懂俚语。我的字库里有十多万字，但我所能找到最接近‘Gosh~’的字是Gospel(福音).”

“那是指有关耶稣的故事。”

“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我也不知道。”

“照道理，承认自己不知道乃是获得新知识的一步。”

“苏格拉底很可能也会这样说，笛卡尔也是。”

“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家，生于公元前四七〇年到公元前三九九年。如果你希望知道得更多，请按F7键。笛卡尔是法国哲学家，生于公元一五九六年到一六五〇年间。如果你希望知道得更多，请按F8键。”

“谢谢你，这样就够了。我可以问你别的事吗？”

“我很高兴这样就够了。请问吧！”

艾伯特悄悄地笑了一下。苏菲写道：“席德是谁？”

“席德住在黎乐桑，跟苏菲同年。”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在硬碟上找到她的资料。”

苏菲感觉有一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我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关于席德的资料输进这个程式。”艾伯特说。

“关于席德，你还知道些什么？”

“席德的父亲是一位联合国驻黎巴嫩的观察员。他的军阶是少校，并且不断寄明信片给他女儿。”

“我希望你能找到关于他的资料。”

“我不能。他不在我的档案里，而且我也没有和其他的资料库连线。”

“我要你找到他！！！！！”

“你生气了吗？苏菲。这么多惊叹号是显示一种强烈感情的符号。”

“我要和席德的父亲说话。”

“你好像很难控制自己。如果你想谈谈你的童年，请按F9键。”

艾伯特再度把手放在苏菲的肩膀上。

“电脑说得没错。它不是一个水晶球，莱拉只是一个电脑程式。”

“闭嘴！”苏菲写道。

“好吧！苏菲。我们只认识了十三分五十二秒。我会记得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现在我要结束这个程式了。”

之后，C这个符号再度出现于荧屏。

“现在我们可以再坐下来了。”

但苏菲已经按了其他几个键。

“艾勃特。”她写。

下面几行字立刻出现在荧屏上：“我在这里。”

现在轮到艾伯特吓了一跳了。“”你是谁？“苏菲写道。

“艾勃特少校向你报到。我直接从黎巴嫩来，请问我的女士有何命令？”

“再没有比这个更过分的了！”艾伯特喘气道，“这个鬼鬼祟祟的东西居然偷溜到硬碟里来了！”

他把苏菲推离椅子，并且坐到键盘前。

“你是怎么跑进我的个人电脑里面的？”

“小事一桩，我亲爱的同仁。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

“你这个可恶的电脑病毒！”

“此时此刻我可是以生日病毒的身分来到这里。我可不可以说一些特别的贺词？”

“不，谢了，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

“我只花一点时间：亲爱的席德，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让我再说一次，祝你十五生日快乐。请你原谅我在这种场合出现。不过我只是希望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我写给你的生日贺词，我很想好好地拥抱你一下。爱你的爸爸。”

在艾伯特还没有来得及键入什么字之前，C这个符号已经再度出现在荧屏上。

艾伯特键入“dir艾勃特.。x”，结果在荧屏上现出了下列资料：艾勃特 1 il 1 4 7, 6 4 3 0 6 / 1 5—9 0 1 2: 4 7 艾勃特 il 3 2 6, 4 3 9 1 6—2 3—9 0 2 2: 3 4 艾伯特键入“清除艾勃特x.x”，并关掉电脑。

“现在我可把他给消除了。”他说。“不过很难说他下次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他仍然坐在那儿，盯着电脑看。然后他说：“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名字。艾勃特.....”

苏菲第一次发现艾勃特和艾伯特这两个名字是如此相像。可是看到艾伯特如此生气，她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一起走到茶几那儿，再度坐下来。

史宾诺莎

.....上帝不是一个傀儡戏师傅..... 他们坐在那儿，许久没有开口。后来苏菲打破沉默，想让艾伯特忘掉刚才的事。

“笛卡尔一定是个怪人。他后来成名了吗？”

艾伯特深呼吸了几秒钟才开口回答：“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重大，尤其是对另外一位大哲学家史宾诺莎。他是荷兰人，生于一六三二到一六七七年间。”

“你要告诉我有关他的事情吗？”

“我正有此意。我们不要被来自军方的挑衅打断。”

“你说吧，我正在听。”

“史宾诺莎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他因为发表异端邪说而被逐出教会。近代很少有哲学家像他这样因为个人的学说而备受毁谤与迫害，原因在于他批评既有的宗教。他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之所以流传至今完全是透过严格的教条与外在的仪式。他是第一个对圣经进行‘历史性批判’的人。”

“请你说得更详细一些。”

“他否认整本圣经都是受到上帝启示的结果。他说，当我们阅读圣经时，必须时时记得它所撰写的年代。他建议人们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如此便会发现经文中有若干矛盾之处。不过他认为新约的经文代表的是耶稣，而耶稣又是上帝的代言人。因此耶稣的教诲代表基督教已脱离正统的犹太教。耶稣宣扬‘理性的宗教’，强调爱甚于一切。史宾诺莎认为这里所指的‘爱’代表上帝的爱与人类的爱。然而遗憾的是，后来基督教本身也沦为一些严格的教条与外在的仪式。”

“我想无论基督教或犹太教大概都很难接受他这些观念。”

“到事态最严重时，连史宾诺莎自己的家人也与他断绝关系，他们以他散布异端邪说为由，剥夺他的继承权。这点令人备感讽刺，因为很少人像史宾诺莎这样大力鼓吹言论自由与宗教上的宽容精神。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史宾诺莎最后决定过清静隐遁的生活，全心研修哲学，并靠为人磨镜片糊口。其中有些镜片后来成为我的收藏品。”

“哇！”

“他后来以磨镜片为生这件事可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一个哲学家必须帮助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生命。史宾诺莎的主要哲学理念之一就是要用永恒的观点来看事情。”

水但削观点？“

“是的，苏菲。你想你可以用宇宙的观点来看你自己的生命吗？你必须试着想象此时此刻自己在人世间的的生活……”

“嗯……不太容易。”

“提醒自己你只是整个大自然生命中很小的一部分，是整个浩瀚宇宙的一部分。”

“我想我了解你的意思……”

“你能试着去感受吗？你能一下子看到整个大自然(应该说整个宇宙)吗？”

“我不确定。也许我需要一些镜片。”

“我指的不仅是无穷的空间，也包括无限的时间。三万年前在莱茵河谷住着一个小男孩，他曾经是这整个大自然的一小部分，是一个无垠的汪洋中的一个小涟漪。你也是，苏菲。你也是大自然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你和那个小男孩并没有差别。”

“只不过我现在还活着。”

“是的。但这正是我要你试着去想象的。在三万年之后，你会是谁呢？”

“你说的异端邪说就是指这个吗？”

“并不完全是……史宾诺莎并不只是说万事万物都属于自然，他认为大自然就是上帝。他说上帝不是一切，一切都在上帝之中。”

“这么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

一元论“没错。对史宾诺莎而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要置身其外。不，上帝就是世界，有时史宾诺莎自己的说法会有些出入。

他主张世界就在上帝之中。这里他乃是引用保罗在雅典小丘上对雅典人说的话：“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不过我们还是追随史宾诺莎的思想脉络吧。他最重要著作是《几何伦理学》(Ethics Geometrica Uj Demonstrated).”

“依几何方式证明的伦理学？”

“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在哲学上，伦理学研究的是过善良生活所需的道德行为。这也是我们提到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时所指的意思，可是到了现代，伦理学却多多少少沦为教导人们不要冒犯别人的一套生活准则。”

“是不是因为时常想到自己便有自我主义之嫌？”

“是的，多少有这种意味，史宾诺莎所指的伦理学与现代不太相同，它包括生活的艺术与道德行为。”

“可是……怎样用几何方法来展现生活的艺术呢？”

“所谓几何方法是指他所有的术语或公式。你可能还记得笛卡尔曾经希望把数学方法用在哲学性思考中，他的意思是用绝对合乎逻辑的推理来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史宾诺莎也秉承这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他希望用他的伦理学来显示人类的生命乃是遵守大自然普遍的法则，因此我们必须挣脱自我的感觉与冲动的束缚。他相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满足与快乐。”

“我们不只受到自然法则的规范吧？”

“你要知道，史宾诺莎不是一位让人很容易了解的哲学家，所以我们得慢慢来，你还记得笛卡尔相信真实世界是由‘思想’与‘外扩’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所组成的吧？”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实体’这个词可以解释成‘组成某种东西的事物’或‘某种东西的本质或最终的面貌’。笛卡尔认为实体有两种。每一件事物不是‘思想’就是‘扩延’。”

“你不需要再说一次。”

“不过，史宾诺莎拒绝使用这种二分法。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既存的每样事物都可以被分解、简化成一个他称为‘实体’的真实事物。他有时称之为‘上帝’或‘大自然’。因此史宾诺莎并不像笛卡尔那样对真实世界抱持二元的观点。我们称他为‘一元论者’。也就是说，他将大自然与万物的情况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实体。”

“那么他们两人的论点可说是完全相反。”

“是的。但笛卡尔与史宾诺莎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么大。笛卡尔也指出，唯有上帝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史宾诺莎认为上帝与大自然(或上帝与他的造物)是一体的。只有在这方面他的学说与笛卡尔的论点和犹太、基督两教的教义有很大的差距。”

“这么说他认为大自然就是上帝，只此而已。”

“可是史宾诺莎所指的‘自然’并不仅指扩延的自然界。他所说的实体，无论是上帝或自然，指的是既存的每一件事物，包括所有精神上的东西。”

“你是说同时包括思想与扩延。”

“对。根据史宾诺莎的说法，我们人类可以认出上帝的两种特质(或上帝存在的证明)。史宾诺莎称之为上帝的‘属性’。这两种属性与笛卡尔

的‘思想’和‘扩延’是一样的。上帝(或‘自然’)以思想或扩延的形式出现。上帝的属性很可能无穷无尽，远不止于此。但‘思想’与‘扩延’却是人类所仅知的两种。”

“不错。但他把它说得好复杂呀！”

“是的。我们几乎需要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才能参透史宾诺莎的证言，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有报偿的。最后你会挖掘出像钻石一般清澈透明的思想。”

“我等不及了。”

“他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件事物不是思想就是扩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每一种现象，例如一朵花或华兹华士的一首诗，都是思想属性或扩延属性的各种不同模态。所谓‘模态’就是实体、上帝或自然所采取的特殊表现方式。一朵花是扩延属性的一个模态，一首咏叹这朵花的诗则是思想属性的一个模态。但基本上两者都是实体、上帝或自然的表现方式。”

“你差一点把我唬住了。”

“不过，其中道理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复杂。在他严峻的公式之下，其实埋藏着他对生命美妙之处的体悟。这种体悟简单得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通俗的语言。”

“没错。那么我还是先用你来打个比方好了。当你肚子痛的时候，这个痛的人是谁？”

“就像你说的，是我。”

“嗯。当你后来回想到自己曾经肚子痛的时候，那个想的人是谁？”

“也是我。”

“所以说你这个人这会儿肚子痛，下一会儿则回想你肚子痛的感觉。史宾诺莎认为所有的物质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物都是上帝或自然的表现方式。如此说来，我们的每一种思绪也都是上帝或自然的思绪。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一个自然或一个实体。”

“可是，当我想到某一件事时，想这件事的人是我；当我移动时，做这个动作的人也是我。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你很有参与感。这样很好。可是你是谁呢？你是苏菲，没错，但你同时也是某种广大无边的存在的表现。你当然可以说思考的人是你，或移动的人是你，但你也可以说是自然在透过你思考或移动。这只是你愿意从哪一种观点来看的问题罢了。”

“你是说我无法为自己做决定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你当然有权决定以任何一种方式移动自己的拇指。但你的拇指只能根据它的本质来移动。它不能跳脱你的手，在房间里跳舞。同样的，你在这个生命的结构中也有其一席之地。你是苏菲，但你也上帝身体上的一根手指头。”

“这么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啦？”

“也可以说是由自然或自然的法则决定的。史宾诺莎认为上帝(或自然法则)是每一件事的‘内在因’。他不是一个外在因，因为上帝透过自然法则发言，而且只透过这种方式发言。”

“我好像还是不太能够了解其间的差异。”

“上帝并不是一个傀儡戏师傅，拉动所有的绳子，操纵一切的事情。一个真正的傀儡戏师傅是从外面来操纵他的木偶，因此他是这些木偶做出各种动作的‘外在因’。但上帝并非以这种方式来主宰世界。上帝是透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因此上帝(或自然)是每一件事情的‘内在原因’。这表示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必要性。对于物质(或自然)世界，史宾诺莎所采取的是决定论者的观点。”

“你从前好像提过类似的想法。”

自然法则“你说的大概是斯多葛学派，他们确实也认为世间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必要。这是为什么我们遇到各种情况时要坚忍卓越的缘故。人不应该被感情冲昏了头。简单地说，这也是史宾诺莎的道德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我仍然不太能够接受我不能替自己决定任何事情的看法。”

“好，那么让我们再来谈三万年前石器时代那个小男孩好了……长大后，他开始用矛射杀野兽，然后爱上了一个女人并结婚生子，同时崇拜他们那个部落的神。你真的认为那些事情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吗？”

“我不知道。”

“或者我们也可以想想非洲的一只狮子。你认为是它自己决定要成为一只兽的吗？它是因为这样才攻击一只跛脚的羚羊吗？它可不可能自己决定要吃素？”

“不，狮子会依照自己的天性来做。”

“所谓天性就是‘自然法则’。你也一样，苏菲，因为你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你当然可以拿笛卡尔的学说来反驳我，说狮子是动物，不是一个具有自由心智的自由人。可是请你想一想，一个新生的婴儿会哭会叫，如果没有奶喝，它就会吸自己的手指头。你认为那个婴儿有自由意志吗？”

“大概没有吧。”

“那么，一个孩子是怎样产生自由意志的呢？两岁时，她跑来跑去，指着四周每一样东西。三岁时她总是缠着妈妈叽哩呱啦说个不停。四岁时，她突然变得怕黑。所谓的自由究竟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当她十五岁时，她坐在镜子前面练习化妆。难道这就是她开始为自己做决定并且随心所欲做事的时候吗？”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

“当然，她是苏菲，但她同时也依据自然法则而活。问题在于她自己并不了解这点，因为她所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很多复杂的理由。”

“好了，你不需要再说了。”

“可是最后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一个大花园中，有两棵年纪一样大的树。其中一棵长在充满阳光、土壤肥沃、水分充足的地方，另外一棵长在土壤贫瘠的黑暗角落。你想哪一棵树会长得比较大？哪一棵树会结比较多的果子？”

“当然是那棵拥有最佳生长条件的树。”

“史宾诺莎认为，这棵树是自由的，它有充分的自由去发展它先天的能力。但如果它是一棵苹果树，它就不可能有能力长出梨子或李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人类。我们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可能会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阻碍，外在的环境可能限制我们，只有在我们能够‘自由’发展本身固有能力强时，我们才活得像个自由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像那个生长在石器时代莱茵河谷的男孩、那只非洲的狮子或花园里

那棵苹果树一样受到内在潜能与外在机会的左右。”

“好了。我投降了。”

“史宾诺莎强调世间只有一种存在是完全自主，且可以自由行动的，那就是上帝(或自然)。唯有上帝或自然可以表现这种自由、‘非偶然’的过程。人可以争取自由，以便去除外在的束缚，但他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意志’。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我们体内的每一件事，这是扩展性的一个模态。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思想。因此，人并没有自由的灵魂，他的灵魂或多或少都被囚禁在一个类似机器的身体内。”

“这个理论实在很难了解。”

“史宾诺莎指出，使我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和谐的是我们内心的各种冲动。例如我们的野心和欲望。但如果我们体认到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就可以凭直理解整个大自然。”

我们会很清楚地领悟到每一件事都有关联，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体的。最后的目标是以一种全然接纳的观点来理解世间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与满足。这是史宾诺莎所说的*subspecieaeternitatis*。“什么意思？”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不就是讲这个吗？”

“到这里我们也该结束了。我得走了。”

艾伯特站起身来，从书架上拿了一个大水果盘，放在茶几上。

“你走前不吃点水果吗？”

苏菲拿了一根香蕉，艾伯特则拿了一个绿苹果。

她把香蕉的顶端弄破，开始剥皮。

“这里写了几个字。”她突然说。

“哪里？”

“这里——香蕉皮里面。好像是用毛笔写的。”

苏菲倾过身子，把香蕉拿给艾伯特看。他把字念出来：“席德，我又来了。孩子，我是无所不在的。生日快乐！”

“真滑稽。”苏菲说。

“他愈来愈会把把戏了。”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是不是？黎巴嫩也种香蕉吗？”

艾伯特摇摇头。

“这种香蕉我才不要吃呢！”

“那就别吃吧。要是谁把送给女儿的生日贺词写在一根没有剥的香蕉里面，那他一定神经不太正常，可是一定也很聪明。”

“可不是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此认定席德有一个很聪明的父亲？换句话说，他并不笨。”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上次我来这里时，让你一直叫我席德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也许他就是那个透过我们的嘴巴说话的人。”

“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我们也应该怀疑每一件事情。”

“我只知道，我们的生命可能只是一场梦。”

“我们还是不要太早下结论。也许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

“不管怎样，我得赶快回家了。妈妈正在等我呢。艾伯特送她到门口。她离去时，他说：“亲爱的席德，我们会再见面。”然后门就关了。

洛克

……赤裸、空虚一如教师来到教室前的黑板…… 苏菲回到家时已经八点半了，比她和妈妈说好的时间迟了一个半小时。其实她也没和妈妈说好，她只是在吃晚饭前离家，留了一张纸条给妈妈说她会七点前回来。

“苏菲，你不能再这样了。我刚才急得打查号台，问他们有没有登记住在旧市区的艾伯特这个人，结果还被人家笑。”

“我走不开呀！我想我们正要开始解开这个大谜团。”

“胡说八道！”

“是真的。”

“你请他参加你的生日宴会了吗？”

“糟糕，我忘了！”

“那么，我现在一定要见见他。最迟在明天。一个年轻女孩像这样和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人见面是不正常的。”

“你没有理由担心艾伯特。席德的爸爸可能更糟糕。”

“席德是谁？”

“那个在黎巴嫩的男人的女儿。他真的很坏，他可能控制了全世界。”

“如果你不立刻介绍你的艾伯特给我认识，我就不准你再跟他见面。至少我要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否则我不会放心。”

苏菲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于是她马上冲到房间去。

“你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妈妈在她背后叫她。

一转眼的工夫，苏菲就回来了。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他的长相，然后我希望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

她挥一挥手中的录影带，然后走到录影机旁。

“他给你一卷录影带？”

“从雅典……”

不久，雅典的高城就出现在荧屏上。当艾伯特出现，并开始向苏菲说话时，妈妈看得目瞪口呆。

这次苏菲注意到一件她已经忘记的事。高城里到处都是游客，三五成群的往来穿梭。其中有一群人当中举起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席德”

……
艾伯特继续在高城漫步。一会儿之后，他往下面走，穿过人口，并爬上当年保罗对雅典人演讲的小山丘。然后他继续从那里的广场上向苏菲说话。

妈妈坐在那儿，不时发表着评论：“真不可思议……那就是艾伯特吗？他又开始讲关于兔子的事了……可是……没错哎，苏菲，他真的是在对你讲话。我不知道保罗还到过雅典……”

录影带正要放到古城雅典突然从废墟中兴起的部分，苏菲连忙把带子停掉。现在她已经让妈妈看到艾伯特了，没有必要再把柏拉图介绍给她。

客厅里一片静寂。

“你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长得很好看对不对？”苏菲开玩笑地说。

“他一定是个怪人，才会在雅典拍摄自己的录影带，送给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女孩子。他是什么时候跑到雅典去的？”

“我不知道。”

“还有……”

“还有什么？”

“他很像是住在林间小木屋的那个少校。”

“也许就是他呢！”

“可是已经有十五年都没有人看过他了。”

“他也许到处游历……也许到雅典去了。”

妈妈摇摇头。

“我在七十年代看到他时，他一点都不比我刚才看到的这个艾伯特年轻。他有一个听起来像是外国人的名字……”

“是艾伯特吗？”

“大概吧。”

“还是艾勃特？”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你说的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艾伯特，一个是席德的爸爸。”

“你把我弄得头都昏了。”

“家里有东西吃吗？”

“你把肉丸子热一热吧。”

失踪整整两个礼拜过去了，艾伯特消息全无。这期间苏菲又接到了一张寄给席德的生日卡，不过虽然她自己的生日也快到了，她却连一张卡片也没接到。

一天下午，她到旧市区去敲艾伯特的门。他不在家，只见门上贴着一张短短的字条，上面写着：席德，生日快乐！现在那个大转捩点就要到了。孩子，这是关键性的一刻。我每次想到这里，就忍不住笑得差点尿裤子。当然这和柏克莱有点关系，所以把你的帽子抓紧吧！苏菲临走时，把门上的字条撕了下来，塞进艾伯特的信箱。

该死！他不会跑回雅典去吧？还有这么多问题等待解答，他怎么可以离她而去呢？经验主义六月十四日，她放学回家时，汉密士已经在花园里跑来跑去了。苏菲向它飞奔过去，它也快活地迎向她。她用双手抱着它，仿佛它可以解开她所有的谜题。

这天，苏菲又留了一张纸条给妈妈，但这一次她同时写下了艾伯特的地址。

他们经过镇上时，苏菲心里想着明天的事。她想的主要并不是她自己的生日。何况她的生日要等到仲夏节那一天才过。不过，明天也是席德的生日。苏菲相信明天一定会有很不寻常的事发生。至少从明天起不会有人从黎巴嫩寄生日卡来了。

当他们经过大广场，走向旧市区时，经过了一个有游乐场的公园。汉密士在一张椅旁停了下来，仿佛希望苏菲坐下来似的。

于是苏菲便坐了下来。她拍拍汉密士的头，并注视它的眼睛。

突然间汉密士开始猛烈地颤抖。苏菲心想，它要开始吠了。

然后汉密士的下颚开始振动，但它既没有吠，也没有汪汪叫。

它开口说话了：“生日快乐，席德！”

苏菲惊讶得目瞪口呆。汉密士刚才真的跟她讲话了吗？不可能的。那一定是她的幻觉，因为她刚才正想着席德的事。

不过内心深处她仍相信汉密士刚才确实曾开口说话……而且声音低沉而厚实。

一秒钟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汉密士吠了两三声，仿佛是要遮掩刚才开口说人话的事实。然后继续往艾伯特的住所走去。当他们正要进屋时，苏菲抬头看了一下天色。今天整天都是晴朗的天气，但现在远方已经开始聚集了厚重的云层。

艾伯特一打开门，苏菲便说：“别多礼了，拜托。你是个大白痴，你自己知道。”

“怎么啦？”

“少校让汉密士讲话了！”

“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是呀！你能想象吗？”

“那他说些什么呢？”

“我让你猜三次。”

“我猜他大概是说些类似生日快乐的话。”

“答对了！”

艾伯特让苏菲进门。这次他又穿了不同的衣裳，与上次的差别不是很大，但今天他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穗带、蝴蝶结或花边。

“可是还有一件事。”苏菲说。

“什么意思？”

“你没有看到信箱里的纸条吗？”

“喔，你是说那个。我马上把它扔掉。”

：“我才不在乎他每次想到柏克莱时是否真的尿湿了裤子，可是那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他那个样子？”

“这个我们再看看吧。”

“你今天不就是要讲他吗？”

“是，啊，没错，就是今天。”

艾伯特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然后说道：“上次我们坐在这儿时，我向你说明笛卡尔和史宾诺莎的哲学。我们一致同意他们两人有一点很相像，那就是：他们显然都是理性主义者。”

“而理性主义者就是坚信理性很重要的人。”

“没错，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是知识的泉源。不过他可能也同意人在还没有任何经验之前，心中已经先有了一些与生俱来的概念。这些概念愈清晰，必然就愈与实体一致。你应该还记得笛卡尔对于‘完美实体’有清晰的概念，并且以此断言上帝确实存在。”

“我的记性还不算差。”

“类似这样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十七世纪哲学的特征，这种思想早在中世纪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也有这种倾向。但在十八世纪时，理性主义思想受到的批判日益严格。当时有些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透过感官的体验，我们的心中将一无所有，这种观点被称为‘经验主义’。”

“你今天就是要谈那些主张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吗？”

“是的。最重要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是洛克、柏克莱与休姆，都是英国人。十七世纪主要的理性主义哲学当中，笛卡尔是法国人，史宾诺莎是荷兰人，莱布尼兹则是德国人。所以我们通常区分为‘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的理性主义’。”

“这些字眼都好难呀！你可以把经验主义的意思再说一次吗？”

“经验主义者就是那些从感官的经验获取一切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人。亚理斯多德曾经说过：‘我们的心灵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先透过感官而来的。’这是对经验主义的最佳说明。这种观点颇有批评柏拉图的意味。因为柏拉图认为人生下来就从观念世界带来了一整套的‘观念’。洛克则重复亚理斯多德说的话，但他针对的对象是笛卡尔。”

“我们心灵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先透过感官而来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对它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概念或观念。如果我们有一个观念或概念是和我们所经验的事实完全不相关的，则它将是一个虚假的观念。举例来说，当我们说出‘上帝’、‘永恒’或‘实体’这些字眼时，我们并没有运用我们的理智，因为没有人曾经体验过上帝、永恒或哲学家所谓的‘实体’这些东西。因此，虽然有许多博学之士著书立说，探讨这些事物，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见解。这类精心构筑的哲学体系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是百分之百的虚幻。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虽然继承了若干这类理论，但他们现在要把这些理论拿到显微镜下检视，以便把所有空洞不实的观念淘汰掉。我们可以将这个比喻为淘金。你所淘取的东西大多是沙子和泥土，但偶尔你会发现一小片闪闪发亮的金属。”

“那片金属就是真正的经验吗？”

“至少是一些与经验有关的思想。那些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仔细检视人类所有的观念，以确定它们是否根据实际的经验而来，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过，我们还是一次谈一位哲学家好了。”

“好，那就开始吧。”

“第一位是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e)。他生于一六三二到一七〇四年间，主要的作品是《论人之理解力》(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出版于一六九〇年。他在书中试图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概念从何而来？第二，我们是否可以信赖感官的经验？”

“有意思。”

“我们一次谈一个问题好了。洛克宣称，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反映我们曾看过、听过的事物。在我们看过、听过任何事物之前，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块Tabularasa，意思是‘空白的板子’。”

“请你不要再讲拉丁文了。”

“洛克认为，在我们的感官察知任何事物前，我们的心灵就像老师还没有进教室之前的黑板一样空白。他也将此时我们的心灵；比做一间没有家具的房间。可是后来我们开始经验一些事物，我们看到周遭的世界，我们闻到、尝到、摸到、听到各种东西。其中又以婴儿最为敏锐。这是洛克所谓的‘单一感官概念’。然而，我们的心灵除了被动地接收外界的印象之外，同时也积极地进行某种活动，它以思考、推理、相信、怀疑等方式来处理它所得到的各种单一感官概念，因此产生了洛克所谓的‘思维’(reflection)。所以说，他认为感觉(sensation)与思维是不同的，我们的心灵并不只是一具被动的接收器，它也会将所有不断传进来的感觉加以分类、处理。而这些是我们需要当心的地方。”

“当心？”

“洛克强调，我们唯一能感知的事物是那些‘单一感觉’。例如，当我吃一个苹果时，我并不能一次感知整个苹果的模样与滋味。事实上，我所接到的是一连串的单一感觉，诸如它是绿色的、闻起来很新鲜、尝起来脆又多汁等。一直要等到我吃了许多口之后，我才能说：我正在吃‘苹果’。洛克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有关‘苹果’的‘复合概念’。当我们还是婴儿，初次尝到苹果时，我们并没有这种复合概念。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绿色的东西，尝起来新鲜多汁，好吃……还有点酸。我们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将许多类似的感觉放在一起，形成‘苹果’、‘梨子’或‘橘子’这些概念。但根本上，使我们得以认识这个世界的所有材料都来自感官。那些无法回溯到一种单一感觉的知识便是虚假的知识，我们不应该接受。”

“无论如何，我可以确定这些事物便是像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和尝到的一般。”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谈到这点，我们就要讨论洛克尝试解答的第二个问题。刚才他已经回答了‘我们的概念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现在他的问题是：‘这世界是否真的就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答案并不很明显。因此，苏菲，我们不能太早下定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遽下定论。”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呀！”

“洛克将感官的性质分为‘主要’与‘次要’两种。在这方面他承认受到笛卡尔等大哲学家的影响。所谓的‘主要性质’指的是扩延世界的特质，如重量、运动和数量等等。我们谈的是这类特质时，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感官已经将它们加以客观地再现。但事物还有其他特质，如酸或甜、绿或红、热或冷等。洛克称它们为‘次要性质’。类似颜色、气息、味道、声音等感觉并不能真正反映事物本身的固有性质，而只是反映外在实体在我们的感官上所产生的作用。”

“换句话说，就是人各有所好。”

“一点都没有错。在尺寸、重量等性质上，每个人都会有一致的看法，因为这些性质就存在于事物本身之内。但类似颜色、味道等次要性质就可能因人而异，因动物而异，要看每个人感觉的本质而定。”

“乔安吃柳丁时，脸上的表情跟别人在吃柠檬时一样。她一次最多只能吃一片，她说柳丁很酸。可是同样的一个柳丁，我吃起来却往往觉得很甜、很好吃。”

“你们两个人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你只是描述柳丁对你的感官所产生的作用而已。我们对颜色的感觉也是一样。你也许不喜欢某种色调的红，但如果乔安买了一件那种颜色的衣服，你最好还是不要加以批评。你对颜色的体验与别人不同，但颜色的本身并没有美丑可言。”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柳丁是圆的。”

“是的，如果你面前的柳丁是圆的，你就不会‘以为’它是方的。称会‘以为’它是甜的或酸的，但如果它的重量只有两百克，你不会‘以为’它有八公斤重。你当然可以‘相信’它重达几公斤，但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如果你同时要几个人来猜某东西的重量，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人的答案比较接近。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数目。罐子里豌豆的数量要不就是九八个，要不就不是，动作方面也是一样。一辆汽车要不就是正在移动，要不就是在静止的状态。”

“我懂了。”

“所以当牵涉到‘扩延’的实体时，洛克同意笛卡尔的说法，认为确实有些性质是人可用理智来了解的。”

“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应该不会太难才对。”

“洛克也承认笛卡尔所谓‘直觉的’或‘明示的’(demonstrative)知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例如，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一些道德原则。换句话说，他相信世间有所谓‘自然权利’(naturalright)存在。这正是理性主义者的特征。洛克与理性主义者相像的另外一点是：他相信人类凭理性就自然而然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

“他说的也许没错。”

“你是指哪一方面？”

“上帝确实存在这件事。”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他并不以为这只是一信仰，他相信关于上帝的概念是原本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之内的。这也是理性主义者的特色。还有，他也公开提倡知识自由与宽容的精神，并很关心两性平等的问题。他宣称，女人服从男人的现象是受到男人操纵的结果，因此是可以加以改变的。”

“这点我不能不同意。”

“洛克是近代哲学家中最先关心性别角色的人之一。他对于另外一个英国哲学家弥尔(JohnStuartMill)有很大的影响。而后者又在两性平等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总而言之，洛克倡导了许多开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后来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终于开花结果。他也是首先倡导‘政权分立’原则的人。”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国家的政权必须由不同的机构共同持有……？”

“你还记得是哪些机构吗？”

“人民所选出的代表握有立法权，法院握有司法权，政府握有行政权。”

“政权分立的观念最初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提出。但洛克最早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立，以防止专制政治。他生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年代。路易十四一人独揽所有政权，并说：“朕即国家。”因此我们说他是‘专制’的君主。这种政治我们称之为‘无政府状态’。洛克的观点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法治，必须由人民的代表制定法律，而由国王或政府执行法律。” 休姆

……将它付之一炬……

艾伯特坐在那儿，低头注视着茶几。最后他转过身来，看着窗外。

“云层愈来愈厚了。”苏菲说。

“嗯，天气很闷热。”

“你现在要谈柏克莱了吗？”

“他是三位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中的第二位，但在许多方面他可说是自成一个格局。因此我们还是先谈休姆(DavidHume)好了。休姆生于一七一一到一七七六年间。他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启发大哲学家康德，使他开始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人。”

“你不介意我对柏克莱的哲学比较有兴趣吗？”

休姆“这不重要。休姆生长在苏格兰的爱丁堡附近，家人希望他修习法律，但他觉得自己‘对哲学和学习以外的事物有不可抗拒的排斥心理’。他生在启蒙时代，与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与卢梭等人同一个时期。他早年曾经遍游欧洲各地，最后才回到爱丁堡定居，度过余年。他的主要作品是《人性论》(TreatiseonHumanNature)，在他二十八岁时出版。但他宣称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构想。”

“我看我也不应该再浪费时间了。”

“你已经开始了。”

“但如果我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哲学，那这套哲学会和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谈过的任何哲学理论都大不相同。”

“你认为我们谈的这些哲学理论缺少了什么东西吗？”

“这个嘛，首先，你谈的这些哲学家都是男人，而男人似乎只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我对真正的世界比较有兴趣。我是指一个有花、有动物、有小孩出生长大的世界。你说的那些哲学家总是谈什么‘人与人类’的理论。现在又有人写了一本《人性论》，好像这里面的‘人’是一个中年男人似的。我的意思是，生命是从怀孕和生产开始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却从来没有人谈到尿布呀、婴儿啼哭呀什么的。也几乎没有人谈到爱和友情。”

“你说得当然很对。但在这方面，休姆可能和其他哲学家不太一样。他比任何一位哲学家都要能够以日常生活为起点。我甚至认为他对儿童(世界未来的公民)体验生命的方式的感觉很强烈。”

“那我最好洗耳恭听。”

“身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休姆期许自己要整理前人提出的一些混淆不清的思想与观念，包括中世纪到十七世纪这段期间，理性主义哲学家留传下来的许多言论和著作。休姆建议，人应回到对世界有自发性感觉的状态。他说，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带我们体验日常生活，而事实上哲学家们提示的那些行为准则都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加以省思后，便可以领悟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他说的都不错。你能举一些例子吗？”

“在休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有天使。他们的模样像人，身上长着翅膀。你见过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可是你总见过人吧？”“什么傻问题嘛！”

“你也见过翅膀吗？”“当然，但不是长在人的身上。”

“所以，据休姆的说法，‘天使’是一个复合的概念，由两个不同的经验组成。这两个经验虽然事实上无关，但仍然在人的想象中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实的观念，应该立即受到驳斥。同样的，我们也必须以这种方式厘清自身所有的思想观念和整理自己的藏书。他说，如果我们手里有一本书……我们应该问：”书里是否包含任何与数量和数目有关的抽象思考？’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我们应该再问：“书里是否包含任何与事实和存在有关的经验性思考？’如果答案还是‘没有’，那么我们还是将它付之一炬吧，因为这样的书内容纯粹是诡辩和幻象。”

“好激烈呀”

“但世界仍然会存在，而且感觉更清新，轮廓也更分明。休姆希望人们回到孩提时代对世界的印象。你刚才不是说许多哲学家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还说你对真实的世界比较有兴趣吗？”

“没错。”

“休姆可能也会说类似的话。不过我们还是继续谈他的理念吧。”

“请说。”

“休姆首先断定人有两种知觉，一种是印象，一种是观念。‘印象’指的是对于外界实在的直接感受，‘观念’指的是对印象的回忆。”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如果你被热炉子烫到，你会马上得到一个‘印象’。事后你会回想自己被烫到这件事，这就是休姆所谓的‘观念’。两者的不同在于‘印象’比事后的回忆要更强烈，也更生动。你可以说感受是原创的，而‘观念’(或省思)则只不过是模仿物而已。‘印象’是在我们的心灵中形成‘观念’的直接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还可以理解。”

“休姆进一步强调印象与观念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复合的。你还记得我们谈到洛克时曾经以苹果为例子吗？对于苹果的直接经验就是一种复合印象。”

“对不起，打断你的话。这种东西重要吗？”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就算哲学家们在建构一个理论的过程中偶尔会讨论一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但你也绝对不可以放弃。笛卡尔曾说，一个思考模式必须从最基础处开始建立，我想休姆应该会同意这个说法。”

“好吧，好吧。”

“休姆的意思是：我们有时会将物质世界中原本并不共存的概念放在一起。刚才我们已经举过天使这个例子。以前我们也曾提到‘鳄鱼’这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飞马’。看过这些例子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心灵很擅长剪贴拼凑的工作。因为，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曾经由我们的感官体验过，并以真正‘印象’的形式进入心灵这个剧场。事实上没有一事物是由我们的心灵创造的。我们的心灵只是把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创造一个虚假的‘观念’罢了。”

“是的，我明白了。这的确是很重要的。”

“明白了就好。休姆希望审查每一个观念，看看它们是不是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复合而成的。他会问：这个观念是从哪一个印象而来的？遇到一个复合观念时，他要先找出这个观念是由哪些‘单一概念’共同组成的，这样他才能够加以批判、分析，并进而厘清我们的观念。”

“你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

“在休姆的时代，许多人对‘天堂’或‘新耶路撒冷’有各种生动鲜明的想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笛卡尔曾说：假使我们对某些事物有‘清楚分明’的概念，则这些事物就可能确实存在。”“我说过，我的记性不差。”

“在经过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天堂’的概念事实上是由许多元素复合而成的，例如‘珍珠门’、‘黄金街’和无数个‘天使’，等。不过到这个阶段，我们仍然还没有把每一件事物都分解为单一的元素，因为珍珠门、黄金街与天使本身都是复合的概念。只有在我们了解到我们对于天堂的概念实际上是由‘珍珠’、‘门’、‘街道’、‘黄金’、‘穿白袍的人’与‘翅膀’等单一概念所组成后，我们才能自问是否真的有过这些‘单一印象’。”

“我们确实有过，只是后来又把这些‘单一印象’拼凑成一幅想象的图像。”

“对，正是这样。我们在拼凑这类想象图画时除了不用剪刀、浆糊之外，什么都用了。休姆强调，组成一幅想象图画的各个元素必然曾经在某一时刻以‘单一印象’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灵。否则一个从未见过黄金的人又怎能想象出黄金街道的模样？”

“很聪明，但他怎么解释笛卡尔对于上帝有很清晰判明的观念这个现象呢？”

“休姆的解释是：假设我们想象上帝是一个无限‘智慧、聪明、善良的事物’，那么‘上帝’这个观念就是由某个无限智慧、某个无限聪明与某个无限善良的事物共同组成的一个‘复合观念’。如果我们不知道何谓智慧、何谓聪明、何谓良善的话，我们绝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对上帝的观念。当然，也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一个‘严厉但公正的父亲’，但这个观念同样是由‘严厉’、‘正义’与‘父亲’等元素所组成。休姆之后的许多宗教批评人士都指出，人类之所以对上帝有这些观念，可能和我们孩提时代对父亲的感觉有关。他们认为我们对于父亲的观念导致我们对于‘天父’的概念。”

“也许是吧。但我从不认为上帝一定是个男人。有时我妈会叫上帝‘天母’(Godiva)以求公平。”

“无论如何，只要是无法回溯到特定感官认知经验的思想与观念，休姆便不接受。他说他要‘推翻那些长久以来主导哲学思想，使得哲学蒙羞的无稽之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使用一些复合观念，而不去思考这些观念是否站得住脚。以‘我’(或自我)这个问题为例。这是笛卡尔哲学的基础，是他全部的哲学赖以建立的一个清晰判明的知觉。”

“我希望休姆不要否认‘我’就是我，否则就真的太胡扯了。”

“苏菲，我希望这门课能教你不要妄下定论。”

“对不起。你继续说吧。”

“不，我要你用休姆的方法来分析你所认知的你的‘自我’。”

“那我必须先了解自我是一个单一概念，还是复合概念？”

“你认为呢？”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自己挺复杂的。比方说，我很容易发脾气，也满优柔寡断的。有时候我会对一个人又爱又恨。”

“那么，这个‘自我概念’就是一个‘复合观念’。”

“好吧。那我现在得想一想我是否曾经对于这个自我有过这样的‘复合印象’。我想大概有吧。事实上，我一直都有。”

“你会因此而担心吗？”

“我是很善变的。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四岁时的我。我的脾气和我对自己的看法可能会在一分钟内改变，我可能会突然觉得自己使‘变了一个人’。”

不可知论者“所以说，以为自己有一个不变自我事实上是一种不实的认知。你对自我的认知实际上是一长串你同时体验过的单一印象造成的结果。正如休姆说的，这个自我‘只不过是一束不同的知觉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接连而来，不断改变并移动’的过程。他说，心灵是‘一个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不同的感官认知在各种位置和情况下轮流出现、经过、再现、消退及融合’。休姆指出，我们心中有的只是这些来来去去的知觉与感觉，并没有一定的‘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这就好比我们看电影一样。由于银幕上的影像移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看出这部电影事实上是由许多不相连的单一图像所‘组成’的。而实际上，一部影片只是许多片刻的集合而已。”

“我投降了。”

“你是说你不再认为人有一个不变自我了吗？”

“我想是吧。”

“你看，不久前你的想法还正好相反呢！我应该再提到一点：休姆的这些理论在两千五百年前世界的另外一端已经有人提出了。”

“谁？”

“佛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两人的想法极为相似。佛陀认为人生就是一连串心灵与肉身的变化，使人处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状态：婴儿与成人不同，今日的我已非昨日的我。佛陀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因此，并没有‘我’或不变的自我。”

“确实很像休姆的论调。”

“许多理性主义者因为认定人有一个不变自我，所以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难道这也是一个不实的认知吗？”

“据休姆和佛陀的看法，这的确是一个不实的认知。你知道佛陀在圆寂前对弟子说什么吗？”

“我怎么会知道？”

“‘世间复合之物必然衰朽，应勤勉修持以求己身之解脱。’这很像是休姆或德漠克里特斯会说的话。无论如何，休姆认为人类没有必要去证明灵魂不朽或上帝确实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人没有不朽的灵魂或上帝不存在，而是因为他认为要用人类的理性来证明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休姆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我们所谓的‘不可知论者’。”

“什么意思？”

“就是指一个怀疑上帝是否存在的人。休姆临终时，有一个朋友问他是否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据说他的回答是：“一块煤炭放在火上也可能不会燃烧。”“我懂了。”“休姆的心灵没有任何成见。这个回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只接受他用感官所认知的事物。他认为除此之外，一切事情都有待证实。他并不排斥基督教或奇迹，但他认为两者都属于信仰的范畴，与知识或理性无关。我们可以说在休姆哲学的影响下，信仰与知识的关系终于被切断了。“你说他并不否认奇迹可能会发生？”

“但这也并不表示他相信奇迹。事实上正好相反。休姆指出，这些被现代人称为‘超自然现象’的奇迹似乎很少发生，因为我们所听过的奇迹统统发生在一些遥远的地方或古老的年代。实际上，休姆之所以不相信奇迹，只是因为他从未体验过任何奇迹。但他也从来没有体验过奇迹一定不会发生。”

“请你说得明白一些。”“根据休姆的看法，奇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但是我们不能宣称自己已经体验过自然法则，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放掉一块石头时，会体验到石头掉在地上的事实。但如果石头不掉在地上，那也是我们的体验之一。”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说这是一个奇迹，或是超自然现象。”

“这么说你相信有两种自然——一种是‘自然的’自然，一种是‘超自然’的自然。那你不是又回到理性主义的空谈了吗？”

“也许吧。但我还是认为我每次把石头放掉时，它一定会掉到地上。”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不是这样，苏菲。哲学家问问题是绝对没有错的。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也许会谈到休姆哲学的要点。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肯定石头每次都会掉下来？”

“我看过太多次了，所以我才百分之百肯定。”

“休姆会说你只是有许许多多次石头掉在地上的经验而已，但你从来没有体验过它一定会掉。通常我们会说石头之所以掉到地上是受到重力定律的影响，但我们从未体验到这种定律。我们只是有过东西掉下来的经验而已。”

“那不是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你说你相信石头会掉在地上的原因是你见过它发生很多次，这正是休姆的重点所在。事情发生一次又一次之后，你会变得非常习惯，以至于每次你放开石头时，总会期待发生同样的事，所以才形成我们所谓的‘自然界不变的法则’。”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石头可能不会掉下来吗？”

“他也许和你一样相信石头每次都会掉下来，但他指出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你看，我们又远离婴儿和花朵了。”

“不，事实上正好相反。你大可以拿孩童来证明休姆的理论。如果石头浮在空中一两个小时，你想谁会比较惊讶？是你还是一个一岁大的婴儿？”

“我想是我。”

“为什么呢？苏菲。”

“因为我比那孩子更明白这种现象是超自然的。”

“为什么那个孩子不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呢？”

“因为他还没有了解大自然的规律。”

“还是因为他还没有习惯大自然？”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休姆希望人们能够让自我的知觉更敏锐。”

“所以现在我要你做个练习：假设你和一个小孩子一起去看一场魔术表演，看到魔术师让一些东西浮在空中。你想，你们两个当中哪一个

会看得比较津津有味？”

“我想是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种现象是多么不可能。”

“所以说，在那个孩子还不了解自然法则之前，他看到违反自然法则的现象时，就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喽？”

“应该是吧。”

习惯性期待“这也是休姆的经验哲学的要点。他可能会说，那孩子还没有成为‘习惯性期待’的奴隶。在你们两个当中，他是比较没有成见的一个。我想，小孩子应该比较可能成为好哲学家，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念。而这正是哲学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小孩子眼中所见到的乃是世界的原貌，他不会再添加任何东西……”“每一次我察觉到人家有偏见的时候，感觉都很不好。”

“休姆谈到习惯对人的影响时，强调所谓的‘因果法则’，也就是说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他举两个撞球台上的球做例子。如果你将一个黑球推向一个静止的白球，白球会怎样？”

“如果黑球碰到白球，白球就会开始滚动。”

“嗯，那么白球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被黑球碰到了呀。”

“所以我们通常说黑球的撞击是白球开始滚动的原因。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只能讨论我们自己实际经验到的。”

“我已经有这种经验了呀。乔安家的地下室就有一座撞球台。”

“如果是休姆的话，他会说你经验到的唯一事件是白球开始滚过台面。你并没有经验到它滚动的实际原因。你只经验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另外一件事情跟着发生，但你并没有经验到第一件事是第二件事的原因。”

“这不是有点吹毛求疵吗？”

“不，这是很重要的。休姆强调的是，‘一件事情发生后另外一件事情也会发生’的想法，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期待，并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期待心理乃是与习惯有关。让我们再回到小孩子的心态吧。一个小孩子就算看到一个球碰到另外一个，而两个球都静止不动时，也不会目瞪口呆。所谓‘自然法则’或‘因果律’，实际上只是我们所期待的现象，并非‘理当如此’。自然法则没有所谓合理或不合理，它们只是存在罢了。白球被黑球碰到后会移动的现象只是我们的期待，并不是天生就会这样。我们出生时对这世界的面貌和世间种种现象并没有什么期待。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慢慢去了解它。”

“我开始觉得我们又把话题扯远了。”

“不。因为我们的期待往往使我们妄下定论。休姆并不否认世间有不改变的‘自然法则’。但他认为，由于我们无法体验自然法则本身，因此很容易做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说……？”

“比如说，因为自己看到的马都是黑马，就以为世间的马都是黑色的。其实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我这一辈子只见过黑色的乌鸦，但这并不表示世间没有白色的乌鸦。无论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都不能否认世间可能有白色的乌鸦。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几乎可以说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寻‘白色的乌鸦’。”

“嗯，我懂了。”

“谈到因果问题时，可能很多人会以为闪电是造成打雷的原因，因为每次闪电之后就会打雷，这个例子和黑白球的例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打雷真的是闪电造成的吗？”

“不是。事实上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打雷和闪电都是由于放电作用所致，所以事实上是另外一种因素造成了这两个现象。”

“对。”

“二十世纪的实验主义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举了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例子。他说，有一只鸡发现每天农妇来到鸡舍时，它就有东西可吃。久而久之，它就认定农妇的到来与饲料被放在钵子里这两件事之间必然有某种关联。”

“后来是不是有一天这只鸡发现农妇没有喂它？”

“不是，有一天农妇跑来把这只鸡的脖子扭断了。”

“真恶心。”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跟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并不一定表示两者之间必有关联。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因为，妄下定论可能会导致许多迷信。”

“怎么会呢？”

“假设有一天你看到一只黑猫过街，后来你就摔了一交，跌断了手。这并不表示这两件事有任何关联。在做科学研究时，我们尤其要避免妄下结论。举个例子，有很多人吃了某一种药之后，病就好了，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是被那种药治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们在做实验时，总是会将一些病人组成一个所谓的‘控制组’。这些病人以为他们跟另外一组病人服用同样的药，但实际上他们吃的只是面粉和水。如果这些病人也好了，那就表示他们的病之所以痊愈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那种药有效，于是在心理作用之下，他们的病就好了。”

“我想我开始了解经验主义的意义了。”

“在伦理学方面，休姆也反对理性主义者的想法。理性主义者一向认为人的理性天生就能辨别是非对错。从苏格拉底到洛克，许多哲学家都主张有所谓的‘自然权利’。但休姆则认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并不是由理性决定的。”

“那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由我们的感情来决定。譬如说，当你决定要帮助某个需要帮助的人时，那是出自你的感情，而不是出自你的理智。”

“如果我不愿意帮忙呢？”

“那也是由于你的感情。就算你不想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没有什么合理或不合理可言，只是不怎么仁慈罢了。”

“可是这种事一定有个限度呀。譬如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杀人是错误的。”

“根据休姆的看法，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别人的悲喜苦乐，所以我们都有同情心。但这和理智没有什么关系。”

“这点我不太同意。”

“有时候，除掉一个人并不一定是不智的，甚至可能是个好办法，如果你想达成某个目的的话。”

“嘿，慢着！我反对。”

“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一个使我们头痛的人杀掉。”

“那个人也想活下去呀！因此你不应该杀他。”

“这个理由是根据逻辑吗？”

“我不知道。”

“你从一句描述性语句‘那个人也想活’而得出你的结论‘因此你不应该杀他’。后者是我们所谓的‘规范性语句’。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是说不通的。否则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说‘有很多人逃漏税，因此我也应该逃漏税’。休姆指出，我们绝不能从‘是不是’的语句，得出‘该不该’的结论。不过，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报纸的文章或政党的演讲都充满了这样的句子。你要不要我举一些例子？”

“要。”

“愈来愈多人出门时想搭飞机，因此我们应该兴建更多的机场。‘你认为这样的结论成立吗？’

“不，这是说不通的。我们必须考虑环保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兴建更多的铁路才对。”

“也可能有人会说：‘开发油田将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达百分之十，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开发新的油田。’“胡说八道。我们还是应该考虑我们的环境，何况挪威的生活水准已经够高了。”

“有时有人会说：‘这项法令已经由参议院通过了，因此所有民众都应该加以遵守。’可是民众常常并不认为他们应该遵守这类法案。”“嗯，我明白。”

“所以他们已经肯定我们不能以理智做为行事的标准。因为，我们之所以做出负责任的举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智发达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同情别人的处境。休姆说：‘一个人可能宁愿整个地球遭到毁灭也不愿意自己的手指被割到。这与理智并没有什么冲突。’“这种说法真可怕。”

“如果你看看历史，可能会觉得更可怕。你知道纳粹分子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你会说是这些人的理性有问题呢，还是他们的感情有问题？”

“他们的感情一定异于常人。”

“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头脑非常清楚的人。要知道，最无情、最冷血的决定，有时是经过最冷静的筹划的。许多纳粹党人在战后被定了罪，但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而是因为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有时那些心智丧失的人倒可以免罪，因为我们说他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丧失感情而被免罪。”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

“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么可怕的例子吧。现在如果有几百万人因为洪水而无家可归，我们究竟要不要伸出援手完全是凭感情而定。

如果我们是无情冷血、完全讲求‘理性’的人，我们也许会觉得在世界人口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死掉几个百万人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请注意，现在生气的并不是你的理智。”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了。”

柏克莱

……宛如燃烧的恒星旁一颗晕眩的行星…… 艾伯特走到面向市区的那一扇窗户旁。苏菲也过去站在他身边。

当他们站在那儿看着外面那些古老的房子时，突然有一架小飞机飞到那些屋顶的上方，机尾挂了一块长布条。苏菲猜想那大概是某项产品、某种活动或某场摇滚音乐会的广告。但是当它飞近，机身转向时，她看到上面写的是：“席德，生日快乐！”

“不请自来。”艾伯特只说了一句。

这时，从南边山上下来的浓厚乌云已经开始聚集在市区上方了。小飞机逐渐隐没在灰色的云层中。

“恐怕会有暴风雨呢。”艾伯特说。

“所以我回家时必须坐车才行。”

“我只希望这不是少校的计谋之一。”

“他又不是万能的上帝。”

艾伯特没有回答。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再度坐在茶几旁。

过了一会，他说：“我们得谈谈柏克莱。”

此时苏菲已经坐回原位。她发现自己开始咬起指甲来。

柏克莱“柏克莱(George Berkeley)是爱尔兰的一位天主教的主教，生于一六八五到一七五三年间。”艾伯特开始说，然后便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刚才说到柏克莱是爱尔兰的一位主教……”苏菲提醒他。

“他也是一个哲学家……”

“是吗？”

“他觉得当时的哲学与科学潮流可能会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有不利的影响。他认为他那个时代无所不在的唯物主义，将会腐蚀基督徒对于上帝这位创造者与大自然保护者的信心。”

“是吗？”

“然而他也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中理论最一贯的一位。”

“他也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知识只能经由感官的认知而获得吗？”

“不只是这样。柏克莱宣称世间的事物的确是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但它们并非‘事物’。”

“请你解释一下好吗？”“你还记得洛克说我们无法陈述事物的‘次要性质’吗？例如，我们不能说一个苹果是绿的或酸的。我们只能说我们感觉到它是绿的或酸的。但洛克同时也说像密度、比重和重量等‘主要性质’确实是我们周遭的外在真实世界的特性。而外在的真实世界具有物质的实体。”

“我记得。而且我也认为洛克区分事物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是的，苏菲，但事实上并不只于此。”

“说下去。”

“洛克和笛卡尔、史宾诺莎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真实的。”

“然后呢？”

“但柏克莱却对这点提出了疑问。他利用经验主义的逻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世间所存在的只有那些我们感受到的事情。但我们并未感受到‘物质’或‘质料’。我们无法察知我们所感受到的事物是否确实存在。他认为，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所感知到的事物之下有‘实体’存在，我们就是妄下结论，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

“胡说八道！你看！”

苏菲用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好痛。”她说。“难道这不能证明这张桌子的确是一张桌子，既是物质，也是质料？”

“你觉得这张桌子怎么样呢？”

“很硬。”

“你感觉到一个硬的东西，可是你并没有感觉到实际存在于桌子中的物质，对不对？同样的，你可以梦见自己碰到一个硬物，可是梦里不会有硬的东西，对不对？”

“没错。”

“人也会在睡眠的状态下‘感觉’冷或热，感觉被人抚摸或被人打了一拳。”

“可是如果桌子实际上不是硬的，我又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柏克莱相信人有‘灵’。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有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成因。但这个成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性的。”

苏菲又开始咬指甲了。艾伯特继续说：“根据柏克莱的看法，我们的灵魂可能是形成我们本身各种概念的原因，就像我们在做梦时一般。但世间只有另外一个意志或灵可能形成造就这个‘形体’世界的诸般概念。他说，万物都是因为这个灵而存在，这个灵乃是‘万物中的万物’的成因，也是‘所有事物存在之处’。”

“他说的这个‘灵’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他指的当然是天主。他宣称：‘我们可以说天主的存在比人的存在要更能够让人清楚地感知到。’“难道连我们是否存在都不确定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柏克莱说，我们所看见、所感受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天主力量的作用’，因为天主‘密切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造成那些我们不断体会到的丰富概念与感官体验’。他认为，我们周遭的世界与我们的生命全都存在于天主之中。他是万物唯一的成因，同时我们只存在于天主的心中。”

“太让人惊讶了。”

“因此，tobeornottobe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什么。我们真的是血肉之躯的人类吗？我们的世界是由真实的事物组成的吗？或者我们只是受到心灵的包围？”

苏菲再度咬起指甲来。艾伯特继续说：“柏克莱不只质疑物质真实性的问题，他也提出了‘时间’和‘空间’是否绝对存在或独立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知可能也只是由我们的心灵所虚构的产物而已。我们的——两个星期并不一定等于上帝的一两个星期……”

“你刚才说柏克莱认为这个万物所存在于其中的灵乃是天主？”

“是的。但对我们来说……”

“我们？”

“……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造成万物中之万物’的‘意志或灵’可能是席德的父亲。”

苏菲震惊极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但同时她也开始悟出一些道理来。

“你真的这么想吗？”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还有别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包括那些到处出现的明信片和标语、汉密士开口说人话……还有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叫错你的名字。”

“我……”

“我居然叫你苏菲，席德。我一直都知道你的名字不叫苏菲。”

“你说什么？你这回是真的糊涂了。”

“是的，我的脑子正转呀转的，像围绕燃烧的恒星旋转的一颗晕眩的星球。”

“而那颗恒星就是席德的父亲吗？”

“可以这么说。”

“你是说他有点像是在扮演我们的上帝吗？”

“坦白说，是的。他应该觉得惭愧才对。”

“那席德呢？”

“她是个天使，苏菲。”

“天使？”

“因为她是这个‘灵’诉求的对象。”

“你是说艾伯特把关于我们的事告诉席德？”

“也可能是写的。因为我们不能感知那组成我们的现实世界的物质，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东西。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的外在现实世界是由声波组成还是由纸和书写的动作组成。根据柏克莱的说法，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是灵。”

“而席德是个天使……”

“是的，席德是个天使。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吧。生日快乐，席德！”

突然间房里充满了一种红光。几秒钟后，他们听见雷电劈空声音，整栋房子都为之震撼。

“我得回家了。”苏菲说。她站起身，跑到前门。她刚走出来，厉本在门廊上睡午觉的汉密士就醒过来了。她走时，仿佛听到它说“再见，席

德。”

苏菲冲下楼梯，跑到街上。整条街都空无一人。雨已经开始滂沱地下着。

偶尔有一两辆车在雨中穿梭而过。但却连一辆公车的影踪也没有。苏菲跑过大广场，然后穿过市区。她一边跑时，脑中不断浮现一个念头。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苏菲心想。在十五岁生日前夕突然领悟到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梦境而已，那种感觉真是分外苦涩啊！就好像是你中了一百万大奖，正要拿到钱时，却发现这只不过是南柯一梦。

苏菲啪哒啪哒地跑过泥泞的运动场。几分钟后，她看见有人跑，向她，原来是妈妈。此时闪电正发怒般一再劈过天际。

当她们跑到彼此身边时，妈妈伸出手臂搂着苏菲。

“孩子，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苏菲啜泣。“好像一场噩梦一样。”

柏客来

……曾祖母向一名吉普赛妇人买的一面古老魔镜…… 在黎乐桑郊区古老的船长屋的阁楼里，席德醒来了。她看看钟，才六点，但天色已经大亮。早晨的太阳已经将房间内的一整面墙壁都照亮了。

她起床走向窗前，经过书桌时停了一下，看见桌上写着：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她把这页撕了下来，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中。

现在桌历上的日期是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簇新的日历纸闪闪发亮。早在今年一月时，她就在这页上写下了“十五岁生日”这几个字。她觉得能在十五日这一天过十五岁生日实在很特别。这种机会一生只有一次。

十五岁！今天岂不是她过成人生活的第一天吗？所以，她不能再回床上去睡了。再说，今天是学校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学生下午一点钟必须在教堂集合。更何况，再过一个星期，爸爸就从黎巴嫩回来了。他答应要在仲夏节前回家。

席德站在窗前，俯瞰着外面的花园，以及红色的小船屋后面的平台。夏天用的汽艇还没有抬出来，但那条老旧的小船已经系在平台边了。她想到昨夜的那场倾盆大雨，便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记得把小舟里的积水舀出来。

现在，她俯视着那个小海湾，想起她还是个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曾经爬进那条小船，独自一人划到狭湾去。后来她掉到水里，勉强挣扎着上岸，然后浑身湿淋淋的穿过矮树篱；当她站在花园里仰望着她家的房子时，她妈妈跑过来了。那条小船和两支桨就一直在狭湾里漂浮着。如今她偶尔还会梦见小船空无一人、径自漂流的情景。那真是很令人难为情的一次经验。

她家的这座园子花草既不特别繁茂，也没有经过刻意修整，但却相当宽敞。这是属于她的花园。园里那棵久经风霜的苹果树和几株光秃秃的灌木经过

Chapter_8

“为什么他一定要分清楚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做的事才真正符合道德原则？我想最重要的应当是我们做的事确实对别人有所帮助。”

“的确如此。我想康德一定不会反对你的说法。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确知我们纯粹是为了遵守道德法则而行动时，我们的行为才是自由的。”

“只有在遵守一项法则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于康德来说并不奇怪。你也许还记得他必须‘假定’人有自由意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康德也说过每一件事都服从因果律，那么我们会不会有自由意志呢？”

“我怎么会知道？”

“在这点上，康德把人分为两部分，有点像笛卡尔说人是‘二元的受造物’一样，因为人有身体，也有心灵。康德说，做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生物，我们完全受到不变的因果律的支配。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感官经验。这些经验因为某种必要性而发生在我们身上，并对我们造成影响，不管我们乐意与否。但我们不仅是由物质形成的受造物，也是具有理性的受造物。”

“请你再说明一下。”

“做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存在者，我们完全属于自然界，因此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可是做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在康德所谓的‘物自身’(与我们的感官印象没有关系的世界本身)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我们追随我们的‘实践理性’，并因此得以做道德上的抉择时，我们才有自由意志可言。因为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也正是制定这项法则的人。”

“是的，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对的。因为是我自己(或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决定不要对别人不好的。”

“所以当你选择不要对别人不好时——即使这样会违反你自己的利益——你就是在从事自由的行为。”

“而如果你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就不算自由或独立。”

“我们可能会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我们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自我中心思想的奴隶。独立与自由正是我们超脱自我的欲望与恶念的方法。”

“那动物呢？我想它们大概只是遵循自己的天性和需求，而没有任何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由，不是吗？”

“对。这正是动物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懂了。”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说康德指引了一条道路，使哲学走出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僵局。哲学史上的一个纪元于是随着康德而结束。他死于一八〇四年，当时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正开始发展。康德死后葬在哥尼斯堡。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他最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艾伯特靠回椅背。

“说完了。”他说。“我想我已经把康德最重要的理念告诉你了。”

“也已经四点十五分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请你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老师没讲完，我是不会离开教室的。”

“我有没有说过康德认为如果我们只是过着感官动物的生活，我们就没有自由可言？”

“有，你说过类似的话。”

“可是如果我们服膺宇宙普遍的理性，我们就是自由和独立的。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吗？”

“说过呀。你干嘛要再说一遍？”

艾伯特倾身向前，靠近苏菲，深深地凝视她的眼睛，并轻声地说道：“苏菲，不要相信你看到的每一件事物。”

“你是什么意思？”

“孩子，你要走另外一条路。”

“我不懂。”

“人们通常说：眼见为信。可是即使是你亲眼见到的，也不一定能相信。”

“你以前说过类似的话。”

“是的，在我讲帕梅尼德斯的时候。”

“可是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唔……我们坐在台阶上讲话的时候，不是有一只所谓的水怪在湖里翻腾吗？”

“对呀。真是大奇怪了。”

“一点也不奇怪。后来小红帽来到门口说：“我在找我奶奶住的地方。‘多愚蠢的表演哪！那只是少校的把戏，苏菲。就像那香蕉里写的字和那愚蠢的雷雨一般。’” “你以为……”

“我说过我有一个计划。只要我们坚守我们的理性，他就不能骗过我们。因为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可以让我们‘感知’各种事物，但没有一事物会让我感到惊讶。就算他让天色变黑、让大象飞行，我也只会笑笑而已。可是七加五永远是十二。不管他要再多的把戏，这仍然会是一个事实。哲学是童话故事的反面。”

有好一会儿，苏菲只是坐在那儿惊奇地注视着他。

“你走吧。”他终于说。“我会打电话通知你来上有关浪漫主义的课。除此以外，你也得听听黑格尔和祁克果的哲学。可是只剩一个礼拜少校就要在凯耶维克机场着陆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设法挣脱他那死缠不休的想象力。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苏菲。不过我希望你知道我正在为我们两人拟定一个很棒的计划。”

“那我走喽。”

“等一下——我们可能忘记了最重要的事。”

“什么事？”

“生日快乐歌。席德今天满十五岁了。”

“我也是呀。”

“对，你也一样。那么我们就来唱吧。”

于是他们两人便站起身来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亲爱的席德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已经四点半了。苏菲跑到湖边，划到对岸。她把船拉进草丛间，然后便开始快步穿过树林。

当她走到小路上时，突然看到树林间有某个东西在动。她心想不知道是不是小红帽独自一人走过树林到她奶奶家，可是树丛间那个东西形状比小红帽要小得多。

她走向前去，那个东西只有一个娃娃大小。它是棕色的，身上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当她发现那是一个玩具熊时，便陡然停下了脚步。

有人把玩具熊留在森林里，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问题是这只玩具熊是活的，并且正专心一意地忙着某件事。

“嗨！”苏菲向它打招呼。

“我的名字叫波波熊。”它说。“很不幸的。我在树林里迷路了。

唉，本来我今天过得很好的。噢，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也许迷路的人是我。”苏菲说。“所以，你现在可能还是在你的家乡百亩林。”

“你说的话太难懂了。别忘了，我只是一只小熊，而且不是很聪明。”

“我听说过你的故事。”

“你大概是爱丽丝吧！有一天罗宾告诉我们你的事。所以我们才见过面。你从一个瓶子里喝了好多好多的水，于是就愈来愈小。

可是然后你又喝了另外一瓶水，于是又开始变大了。你真该小心不要乱吃东西。有一次我吃得太多，居然在一个兔子洞里被卡住了。“我不是爱丽丝。”

“我们是谁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什么，这是猫头鹰说的话。它是很聪明的。有一天，天气很好时，它说过七加四等于十二。驴子和我都觉得自己好笨，因为算算术是很难的。算天气就容易得多。”

“我的名字叫苏菲。”

“很高兴见到你，苏菲。我说过了，我想你一定是没到过这儿。

不过我现在得走了，因为我必须要找到小猪。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为兔子和它的朋友们举行的盛大花园宴会。“它挥了挥它的手掌。苏菲看到它的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小片卷起来的纸。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苏菲问。

小熊拿出那张纸说：“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迷路的。”

“可是那只是一张纸呀！”

“不，这不只是一张纸。这是一封写给‘镜子另外一边的席德’的信。”“原来如此，你可以交给我。”

“你就是镜子里面的那个女孩吗？”

“不是，可是……”

“信一定要交给本人。罗宾昨天才教过我。”

“可是我认识席德。”

“那又怎么样？就算你跟一个人很熟，你也不应该偷看他的信。”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你转交给席德。”

“那还差不多。好吧，苏菲，你拿去吧。如果我可以把这封信交出去，也许我也可以找到小猪。你如果要找到镜子那边的席德，必须先找到一面大镜子。可是要在这里找到镜子可不简单哪！”

小熊说完了，就把那张折起来的纸交给苏菲，然后用它那双脚走过树林。它消失不见后，苏菲打开那张纸开始看：亲爱的席德：很可惜艾伯特没有告诉苏菲，康德曾经倡议成立“国际联盟”。

他在《永远的和平》那篇论文中写道，所有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以确保各国能够和平共存。这篇论文写于一七九五年。过了大约一二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成立了，但在第二次大战后被联合国取代。所以康德可说是联合国概念之父。康德的主旨是，人的‘实践理性’要求各国脱离制造战争的野蛮状态，并订定契约以维护和平。虽然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但我们有责任为世界《永久的和平》而努力。对康德而言，建立这样一个联盟是远程目标。我们几乎可以说那是哲学的终极目标。我此刻仍在黎巴嫩。爱你的爸爸苏菲将纸条放进口袋，继续走回家。艾伯特曾经警告她在树林里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她总不能让那只小玩具熊在树林里滚来滚去，不停地找寻“镜子那边的席德”吧！

浪漫主义

……神秘之路通向内心……

席德任由那本沉重的讲义夹滑入怀中，并继而滑落到地板上。

现在的天色已经比她刚上床时明亮。她看看时钟，已经快三点了。她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她入睡时心里仍在好奇为何爸爸会开始将小红帽和波波熊写进书中……第二天早上她睡到十一点。醒来时全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于是她知道自己昨晚又做了许多梦，可是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梦见什么了，感觉上就好像她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似的。

她下楼准备早餐。妈妈已经把她那套蓝色的工人装拿出来了，预备到船屋那儿去修理汽艇。虽然它一直都没有下水，在爸爸从黎巴嫩回来前还是得把它整理得比较像样些。

“你想不想来帮我的忙？”

“我得先读一点书。你要不要我带一杯茶和一些点心去呢？”

“都快中午了还用点心吗？”

席德吃完早餐就回到房里。她把床铺整理了一下，然后舒服地坐在上面，膝上放着那本讲义夹。

哲学宴会

苏菲钻过树篱，站在花园里。这座大花园曾经是她心目中属于她的伊甸园……园里到处散布着昨天晚上被暴风雨吹落的枝叶。她觉得那场暴风雨和落叶和她遇见小红帽与波波熊这件事似乎有某种关联。

苏菲信步走到秋千那儿，挥落上面的松针与松枝。还好秋千上的坐垫是塑胶的，所以下雨时也不需要把它们收进屋里去。

苏菲走进屋里。妈妈已经回到家了，正把几瓶汽水放进冰箱里。餐桌上放着一块花结状的乳酪饼和一小堆杏仁圈圈饼。

“我们家有人要来吗？”苏菲问。她几乎已经忘记今天是她的生日了。

“我们要到星期六才请客，不过我想我们今天也应该稍微庆祝一下。”

“怎么庆祝呢？”

“我请了乔安和她的爸妈。”

苏菲耸耸肩。

“好啊！”

快到七点半时，客人就到了。气氛满拘谨的，因为苏菲的妈妈很少和乔安的爸妈往来。

不久苏菲与乔安就到楼上苏菲的房间去写花园宴会的邀请函。由于艾伯特也在应邀之列，因此苏菲兴起了举办一个“哲学花园宴会”的念头，乔安也没有反对，毕竟这是苏菲的宴会。于是她们便决定举办一个有主题的宴会。

她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拟好邀请函。两个女孩都笑弯了腰。

亲爱的.....敬邀您在六月二十三日仲夏节当天晚上七点，前来苜蓿巷三号参加哲学性的花园宴会，以期解开生命之谜。请携带保暖的毛衣与适于解开哲学之谜的高明土意。为免引发森林火灾，我们很遗憾后时将无法升起营火，不过欢迎大家尽情燃亮想象力的火焰。应邀贵宾中至少有一位是真正的哲学家。因此之故，此一宴会将不对外开放。新闻界人士也恕不招待。

顺颂时祺筹备委员乔安宴会主人苏菲写完，她们便下楼去见爸妈。此时他们正在聊天，气氛已经比较轻松自然了。苏菲将她用钢笔写的邀请函文稿交给妈妈。

“请帮我复印十八份。”这已经不是苏菲第一次请妈妈利用上班时间帮她影印东西了。

妈妈看过邀请函后，便将它递给乔安的爸爸。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她已经晕头转向了。”

“不过看起来还满吸引人的。”乔安的爸爸说，一边把那张文稿递给他太太。“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参加呢！”

乔安的妈妈芭比看了邀请函后说道：“嗯，真不错。苏菲，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苏菲信以为真，便说：“妈，那你就帮我印二十份吧。”

“你疯了不成！”乔安说。

当天晚上苏菲上床前，在窗前站了许久，看着窗外的景色。她还记得有一次曾经在黑暗中看到艾伯特的身影。这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现在又是深夜时分，只不过由于已是夏日，天色仍然明亮。

直到星期二上午，艾伯特才和她联络。苏菲的妈妈刚出门上班，他就打电话来了。

“喂，我是苏菲。”

“我是艾伯特。”

“我猜到了。”

“很抱歉我没有早一点打电话来，因为我一直忙着拟定我们的计划。这段时间少校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才能够单独做一些事，不受干扰。”

“这事实很诡异。”

“然后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躲了起来，你明白吗？就算是全世界最好的监视网络，如果只由一个人控制的话，也会有它的缺点.....我收到你的卡片了。”

“你是说邀请函吗？”

“你敢冒这个险吗？”

“为什么不敢？”

“像那样的宴会，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你来不来呢？”

“当然来啦。可是有一件事：你还记得那天席德的爸爸会从黎巴嫩回来吗？”

“老实说，我忘记了。”

“他让你在他回到柏客来那一天举行哲学性的花园宴会，一定不可能是什么巧合。”

“我没想到这个耶！”

“我敢说他一定想到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好了。你今天上午能到少校的小木屋来吗？”

“我今天要修剪花坛的草。”

“那就下午两点好了。你能来吗？”

“可以。”

苏菲到达小木屋时，艾伯特已经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了。

“到这里来坐！”他说，然后就马上开始上课了。

浪漫主义“我们已经讲过了文艺复兴运动、巴洛克时期与启蒙运动。今天我们要谈浪漫主义。这可以说是欧洲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纪元。

到这里，我们就接近尾声了。“浪漫主义时期有这么久吗？”

“它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期。到了一八五〇年以后就不再有一个涵盖诗、哲学、艺术、科学与音乐的‘纪元’了。”

“浪漫主义时期就是这些纪元中的一个吗？”

“有人说浪漫主义是欧洲人士最后一次对生命的‘共同进路’。

这个运动从德国开始，最初是为了反对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过于强调理性的做法。在康德和他那冷静的知性主义成为过去式后，德国的青年仿佛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那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康德的哲学呢？”

“当时的新口号是‘感情’、‘想象’、‘经验’和‘渴望’。过去部分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包括卢梭在内，也曾经提到感情的重要性。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开始批评过于偏重理性的做法。以往隐而不显的浪漫主义如今成为德国文化的主流。”

“这么说康德对人们的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很久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许多浪漫主义者自认是康德的传人，因为康德已经确认我们对于‘物自身’所知有限，同时他也强调自我的作用对于知识(或认知)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以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生命。浪漫主义者便利用这点发展出几乎毫无限制的‘自我崇拜’，并且因此而歌颂艺术方面的天才。”

“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天才吗？”

“贝多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用音乐来表达自我的情感与渴望，比起巴哈和韩德尔这些多半以严格的音乐形式创作乐曲，以歌颂上帝的巴洛克时期大音乐家，贝多芬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

“我只听过月光奏鸣曲和第五号交响曲。”

“那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月光奏鸣曲是多么浪漫，而贝多芬在第五号交响乐中又是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

“你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是个人主义者。”

“是的。文艺复兴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两者都强调艺术对人类认知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康德有很大的贡献，他在他的美学理论中研究了当我们受到美(例如一幅艺术作品)的感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当我们忘记自我，忘记一切，完全沉浸于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体验到‘物自身’。”

“这么说艺术家可以提供一些哲学家无法表达的东西吗？”这正是浪漫主义者的看法。根据康德的说法，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他的认知能力。德国诗人席勒(Shiller)更进一步发挥康德的想法。他说，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像玩游戏一般，而人唯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因为那时他可以自己订定游戏规则。浪漫主义者相信，唯有艺术才能使我们更接近那‘无以言喻’的经验。有人甚至将艺术家比做上帝。“ “因为艺术家创造自己的世界，就像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一般。”

“有人说艺术家有一种‘创造宇宙的想象力’。当他内心充满艺术的狂喜时，他可以跨越梦境与现实的藩篱。年轻的艺术天才诺瓦里思(Novalis)曾经说过：“人世变成了一场梦，而梦境成为现实。‘他写了一部名为海因利希冯欧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hter—dingen)的中世纪小说。此书虽然在他一八〇一年去世时仍未完成，但仍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小说。书中叙述年轻的海因利希一心一意找寻他曾经在梦中见到、渴望已久的‘蓝色花朵’。除此之外，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柯立芝(Co l eridge)也曾表达同样的意念：“万一你睡着了呢？万一你在睡眠时做梦了呢？万一你在梦中到了天堂，在那儿采下了一朵奇异而美丽的花？万一你醒来时，花儿正在手中？啊，那时你要如何呢？”

“好美啊！”

“这种渴望遥不可及的事物的心态正是浪漫主义者的特色。他们也可能怀念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例如中世纪。历经启蒙时期对中世纪的贬谪后，浪漫主义者开始热烈重估中世纪的价值。此外，他们对神秘的东方等遥远的文化也怀有一分憧憬。有些浪漫主义者则受到夜晚、黄昏、古老的废墟与超自然事物的吸引。他们满脑子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的‘黑暗面’，也就是些阴暗、神秘、不可思议的事物。”

“听起来像是一个满刺激的时代。那些浪漫主义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浪漫主义主要兴盛于都市地区。十九世纪的前半在德国等许多欧洲地区，都可见到兴盛的都市文化。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都是年轻人，通常是一些并不一定很认真读书的大学生。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反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有时会称警察或他们的房东为‘庸俗市侩’，或甚至称他们是‘敌人’。”

“要是我的话，可不敢租房子给浪漫主义者！”

“一八〇〇年左右的第一代浪漫主义者都是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可以称浪漫主义运动为欧洲的第一个学生运动。那些浪漫主义者有点像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嬉皮。”

“你是说那些留长发、漫不经心地弹吉他并且随地躺来躺去的人？”

“对。曾有人说：“闲散是天才的理想，懒惰是浪漫主义者的美德。‘浪漫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体验生活——或是成天做白日梦、浪费生命。至于日常的事务留给那些俗人做就行了。” “拜伦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不是吗？”

“是的。拜伦和雪莱都是所谓的‘恶魔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更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偶像。所谓的‘拜伦式的英雄’就是指那些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都特立独行、多愁善感、叛逆成性的人。拜伦本人可能就是一个既任性又热情的人，再加上他外貌英俊、因此受到了许多时髦妇女包围。一般人认为，拜伦那些充满了浪漫奇遇的诗其实就是反映他个人的生活。然而，他虽然有过许多韵事绯闻，但对于他而言，真爱却像诺瓦里思梦中的蓝色花朵一般不可捉摸、遥不可及。诺瓦里思曾和一名十四岁的少女订婚，但她却在满十五岁生日的四天之后去世。可是诺瓦里思对她的爱却是一生不渝。”

“你说她在满十五岁生日的四天后死去吗？”

“是的……”

“我今天就是十五岁又加四天。”

“喔。”

“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叫苏菲。”

“什么？”

“是的，她的名字就叫……”

“吓死我了。难道是巧合吗？”

“我不知道。不过她的名字确实叫苏菲。”

“继续。”

“诺瓦里思本人二十九岁时去世。他是那些‘早夭’的人之一。许多浪漫主义者都在很年轻时死去，通常是由于肺结核的缘故，有些人则是自杀而死。”

“噢！”

“那些活得比较久的人通常到大约三十岁时就不再信仰浪漫主义了，其中有些人后来甚至成为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保守人士。”

“那他们不等同于投诚到敌方去了吗？”

“也许吧。刚才我们讲到浪漫主义的爱情。单恋式的爱情这个主题早在一七四四年就出现了。那年歌德写了一本书信体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书中的男主角维特最后因为无法获得所爱女人的芳心而举枪自杀……”

“有必要这么极端吗？”

“自从这本书出版后，自杀率似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有一段时间这本书在丹麦和挪威都被列入禁书。所以做一个浪漫主义者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们的情绪通常都很强烈。”

“当你说‘浪漫主义’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那些巨幅的风景画，上面有幽暗的森林、蛮荒崎岖的自然景观……还有，最好笼罩在一片缭绕的雾气中。”

“是的。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向往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神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向往并不是乡村生活的产物。你可能还记得卢梭首先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但真正使这句口号风行起来的却是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代表人们对启蒙时期哲学家眼中机械化宇宙的反动。有人说浪漫主义骨子里是古老宇宙意识的一种复兴。”

“请你说明一下。”

“意思就是将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者宣称不仅史宾诺莎，连普罗汀和波赫姆(Jakob Bohme)、布鲁诺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都可以算是他们的祖师爷。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色是他们都在大自然中体验到一种神圣的‘自我’。”

“那么他们是泛神论者哼……”

“笛卡尔和休姆两人曾经将自我与‘扩延’的实在区分得很清楚。康德也认为‘自我’对自然的认知与自然‘本身’是明显不同的。浪漫主义时期的说法则是：大自然就是一个大‘我’。浪漫主义同时也使用‘世界灵魂’与‘世界精神’等名称。”谢林“原来如此。”

“浪漫主义时期最主要的哲学家是谢林(Schelling)，生于一七七五年到一八五四年间。他主张将心灵与物质合而为一。他认为，大自然的全部——包括人的灵魂与物质世界——都是一个‘绝对存在’(Absolutum)(或世界精神)的表现。”

“就像史宾诺莎一样。”

“谢林说，自然是肉眼可见的精神，精神则是肉眼看不见的自然，因为我们在大自然中到处都可感受到‘产生结构的精神’(structuring spirit)。他说，物质乃是沉睡中的智性。”

“请你解释得清楚些。”

“谢林在大自然中看到了‘世界精神’，但他也在人类心灵中看到同样的‘世界精神’。自然与精神事实上都是同一事物的显现。”

“对呀。”

“因此我们无论在大自然中或自我的心灵中都可发现世界精神。所以，诺瓦里思才说：“神秘之路通往内心。‘他的意思是整个大自然都存在人的心中，如果能进入自己的心中，将可以接近世界的神秘。’” “这种想法很不错。”

“对于许多浪漫主义者而言，哲学、自然科学研究和诗学都是：不分家的。坐在自家的阁楼上，写一些灵感泉涌的诗歌和研究植物的生命或岩石的成分只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大自然不是一个死的机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精神。”

“再听你讲下去，我也要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了。”

“定居在德国，并因此被沃格兰(Wergeland)称为‘自挪威飘落的月桂叶’的挪威裔自然学家史代芬(Henrik Steffens)，一八〇一年在哥本哈根发表有关德国浪漫主义的演讲时，曾一语道破了浪漫主义运动的特色。他说：“我们厌倦了无休无止地与粗糙的物质世界奋战，因此决定选择另外一个方式，企图拥抱无限。我们进入自己的内心，在那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你怎么会背得这么清楚呢？”

“小事一桩。”

“继续讲吧。”

“谢林并且发现在大自然中，从泥土、岩石到人类的心灵，有一种逐渐发展的现象。他提醒人们注意大自然从无生物逐渐发展到较复杂的生命体的现象。大致上来说，浪漫主义者把大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体，也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其内在潜能的一个整体。大自然就像一株不断伸展枝叶与花瓣的花，也像一个不断吟咏出诗歌的诗人。”

“这不是和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很像吗？”

“确实如此。浪漫主义埋藏的自然哲学与亚里斯多德和新柏拉图派的哲学有点相似。亚里斯多德要比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者更倾向于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体。”

“我也是这么想……”

“在历史方面，浪漫主义者也有同样的看法。生于一七四四年到一八〇三年间的历史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后来成为对浪漫主义者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认为历史的特性就是连续、进化与设计。我们说他的历史观是‘动态的’，因为他把历史当成一个过程。过去，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历史观通常是‘静态的’。对于他们而言，世间只有一种普遍理性，而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理性。但赫德指出，每一个历史纪元各自有其价值，而每一个国家也都各有其个性或‘灵魂’。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同其他文化。”

“嗯。我们必须认同别人的情况才能了解他们，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认同别文化才能理解这些文化。”

“这个观念如今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在浪漫主义时期，这仍然是一个新观念。浪漫主义加强了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因此，挪威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一八一四这一年澎湃汹涌并不是偶然的。”

“原来如此。”

“由于浪漫主义使得许多领域都重新定位，因此一般通常将浪漫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所称的‘普世性的浪漫主义’，就是指那些满脑子自然、世界灵魂与艺术天才的浪漫主义者。这种浪漫主义最先兴起，尤其是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在耶纳(Jena)这个小镇上。”

“那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被称为‘民族浪漫主义’，不久就日益风行，尤其是在海德堡。民族浪漫主义关切的重点是‘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文化。他们将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开展它的内在潜能的有机体，就像自然与历史一样。”

“就像人家说的：”告诉我你住哪里，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谁。‘艺术’使这两种浪漫主义相连结的主要是‘有机体’这个名词。浪漫主义者把植物和国家都当成活生生的有机体。因此一首诗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语言也是一个有机体，甚至整个物质世界都被看成有机体。从这方面说，民族浪漫主义与一般性浪漫主义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民族与民间文化之中也像自然与艺术一样存在有世界精神。“ “然后呢？”

“赫德首开风气之先，前往各地采集民谣，将它们称为‘民族之声’。他甚至把民俗故事称为‘民族的母语’。人们也开始在海德堡采集民谣与童话故事。你可能听过格林童话故事。”

“当然啦，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灰姑娘、汉斯和桂桃……”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在挪威则有艾思比杨生(Asbj)什么叫艺术音乐？” “艺术音乐是由个人(如贝多芬)创作的音乐，民俗音乐则不是由任何人写成的，它来自整个民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确知各个民谣发源的时间的缘故。同样的，民俗故事和艺术故事也是不同的。” “所谓艺术故事是……”

“它们是由某位作家——如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所写成的。而民俗故事则是浪漫主义者所积极开发的类型。德国有位霍夫曼(Hoffmann)就是此中大师。”

“我好像听过‘霍夫曼的故事’。”

“童话故事是浪漫主义者理想中最完美的文学类型，就像剧场是巴洛克时期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一般。它使得诗人有充分的空间探索他自己的创造力。”

“他可以在他虚构的世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

“正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个总结了。”

“请说吧。”

“浪漫主义的哲学家将‘世界灵魂’看成是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在梦般的情境下创造了世间的一切。哲学家费希特(Fichte)说，大自然源自一个更高的、无意识的想象力。谢林则明白地说世界‘在上帝之内’。他相信上帝意识到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大自然中也有另外一些部分代表上帝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上帝也有他的黑暗面。”

“这种想法既有趣又吓人，使我想起柏克莱。”

“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童话故事让作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利用他那‘创世的想象力’，但即使是这样的创造行为也并不一定完全是有意意识的。作家可能会感到他的内心有一股力量驱策他把一个故事写出来。他在写作时也许是处于一种被催眠般的恍恍惚惚的状态。”

“真的吗？”

“是的，不过后来他也可能会突然打破这种幻象。他会出面干涉，向读者说一些讽刺性的话，让他们至少在那一刹那间会想起他们所读的毕竟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

“原来如此。”

“同时作者也可能会提醒他的读者，使他们明白他是在操纵这个虚构的世界。这种打破幻象的形式叫做‘浪漫主义的反讽’(romantic irony)。例如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所写的《皮尔金》这出戏里，有一个角色就说出‘没有人会在第五幕演到一半的时候死掉’这样的台词。”

“真滑稽。他真正的意思是他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罢了。”

“这话充满反讽的意味。我们真应该另起一段来加以强调。”

“你的意思是……”

“没什么，苏菲。不过我们刚才曾讲到诺瓦里思的未婚妻和你一样名叫苏菲，而且她在十五岁又四天的时候就去世了……”

“你把我吓坏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艾伯特坐在那儿看着她，脸色凝重。然后他说：“可是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命运会像诺瓦里思的未婚妻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还有好几章。”

“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说任何一个读到苏菲和艾伯特的故事的人都可以凭直觉知道后面还有很多页，因为我们才谈到浪漫主义而已。”

“我真是被你弄昏头了。”

“事实上是少校想把席德弄昏头。他这样做不是很恶劣吗？另起一段吧。”

艾伯特才刚讲完，就有一个男孩从树林里跑出来。他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头上包着头巾，手中提着一盏油灯。

苏菲抓住艾伯特的手臂。

“那是谁呀？”她问。

男孩自己先回答了。

“我名叫阿拉丁。我是一路从黎巴嫩来的。”

艾伯特严肃地看着他。

“那你的油灯里有什么呢？”

男孩擦了擦油灯，便有一股浓雾从中升起，最后变成一个人形。他有一嘴像艾伯特一样的黑胡子，头上戴着蓝扁帽，在油灯上方飘浮。他说：“席德，你能听到我讲话吗？我猜现在再向你你说生日快乐已经太迟了。我只想跟你说柏客来山庄和南部的乡村对我而言，也好像是童话世界一般。过几天我们就能够在那儿见面了。”

说完后，这个人形便再度变成一股云雾，被吸回油灯里。包着头巾的男孩将油灯夹在腋下，又跑回树林中不见了。

“我简直没办法相信。”

“只不过是小小把戏罢了。”

“油灯的精灵说话的样子就像席德的爸爸一样。”

“那是因为它就是席德的爸爸的精灵。”

“可是……”

礼物

“你我两人和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物都活在少校的内心深处。”

现在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深夜，少校周围的所有联合国士兵都熟睡了。少校本身虽然还醒着，但他的眼皮已经很沉重。可是他必须完成这本要给席德做十五岁生日礼物的书，所以他必须工作。也因此，这个可怜人几乎没有休息。“我放弃了！”

“另起一段吧。”

苏菲和艾伯特坐在那儿，看着小湖的对岸。艾伯特似乎有点神智恍惚，过了一会后，苏菲鼓起勇气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

“你在做梦吗？”

“他这回真的是直接进来干涉了，最后几段完全是他在讲话。”

他真该觉得惭愧。不过现在他可是露了马脚，无所遁形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本席德的父亲将寄回家给席德做为生日礼物的书中。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事实上，说话的人并不是‘我’。“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要从这本书里面逃走，过我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我正在计划的事情。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试着和席德谈谈。她读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一旦我们从这里逃走，以后想再跟她联络就难了，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把握机会。”

“那我们要说些什么呢？”

“我想少校就快要坐在打字机前睡着了，虽然他的手指仍然快速地在键盘上移动……”

“真恐怖！”

“现在他也许会写出一些他事后会后悔的东西，而且他没有修正液。这是我的计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可不许拿修正液给少校！”

“我连一小片修正带也不会给他。”

“我现在就要请求可怜的席德反抗她的父亲。她应该很惭愧自己居然会被他这种肆意玩弄影子的把戏所取悦。如果他本人也在这里面就好了，我们要让他尝一尝我们愤怒的滋味。”

“可是他不在这里呀！”

“他的精神和灵魂在这里面，可是他同时也很安全地躲在黎巴嫩。我们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是少校的自我。”

“可是他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的。”

“我们只是少校灵魂里的影子，一个影子要攻击它的主人可不容易，需要聪明和谋略才行。可是我们有机会影响席德，她是天使，只有天使才能够反抗上帝。”

“我们可以请席德在他回家后把他骂一顿，说他是个恶棍。她可以把他的船撞坏，或至少把那盏油灯砸掉。”

艾伯特点点头。然后他说：“她也可以逃离他身边。她这样做会比我们容易得多。她可以离开少校的家，从此再也不回去。这样岂不是他应得的惩罚吗？谁教他要把他那‘创世的想象力’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

“嗯。我可以想象那种情景。到时候少校会走遍全世界找寻席德，但她已经消失无踪了，因为她不能忍受跟一个利用艾伯特和苏菲来装疯卖傻的爸爸住在一起。”

“对了，就是这样。装疯卖傻。我说他用我们做为生日的余兴节目就是一种装疯卖傻的手段。可是他最好小心一点。席德也是！”

“你是什么意思？”

“你坐得很安稳吗？”

“只要什么油灯精灵的东西不要再来就没事。”

“你不妨试着想象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另一个人的心中进行的。我们就是那心灵。这表示我们自己没有灵魂，而是别人的灵魂。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谈过的哲学理论。无论柏克莱或谢林都会竖起耳朵注意听。”

“然后呢？”

“很可能这个灵魂就是席德的父亲。他在遥远的黎巴嫩写一本有关哲学的书以庆祝他女儿的十五岁生日。六月十五日那一天席德醒来时，发现她身旁的桌子上放了这本书。现在她——或任何其他他人——也许正在读我们的故事。他很早就曾经提示说这个‘礼物’可以和别人分享。”

“对呀，我记得。”

“我现在对你说的话将会被席德读到，就在她远在黎巴嫩的父亲想像我告诉你他在黎巴嫩之后……想像我告诉你他在黎巴嫩……”

苏菲觉得头昏脑胀。她努力回想过去所听过的有关柏克莱和浪漫主义的话。艾伯特继续说：“不过他们不应该因此洋洋得意。他们是最不应该得意洋洋的人，因为乐极可能生悲。”

“你说的他们是谁？”

“席德和她的父亲。我们说的难道不是他们吗？”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应该洋洋得意呢？”

“因为可能他们自己同样也是活在别人的心灵里。”

“怎么可能呢？”

“如果对柏克莱和浪漫主义者来说是可能的，那就有可能是这样。说不定少校也是一本有关他和席德的书中的一个影子。当然那本书也是有关我们两人的，因为我们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是影子的影子。这不是更糟糕了吗？”

“不过很可能某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作者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个为他的女儿席德写一本书的联合国少校艾勃特的书，而艾勃特所写的这本书则是，关于一个叫艾伯特的人突然开始寄一些讨论哲学的信函给住在苜蓿巷三号的苏菲。”

“你相信吗？”

“我只说这是有可能的。对于我们而言，那位作者将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虽然我们所做、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从他而来的(因为我们就是他)，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我们是在那最里面的一个盒子里面。”

艾伯特和苏菲坐在那儿，很久彼此都没有说话。最后苏菲终于打破沉默：“可是如果真有一个作者正在写一个有关席德的爸爸在黎巴嫩的故事，就像他正在写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一样……”

“怎么样？”

“……那么也许他也不应该太洋洋得意。”

“你的意思是……”

“他坐在某个地方，脑袋里的深处装着席德和我。难道他不也可能是某个更高在上的心灵的一部分吗？”

艾伯特点点头。

“当然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表示他让我们进行这席哲学性的对话是为了提出这种可能。他想要强调他也是一个无助的影子，而这本关于席德和苏菲的书事实上是一本哲学教科书。”

“教科书？”

“因为我们所有的谈话，所有的对话……”

“怎么样？”

“……事实上只是一段很长的独白。”

“我感觉好像每一件事物都融进心灵与精神中去了。我很高兴我们还有一些哲学家没谈。随着泰利斯、恩培塞可里斯和德谟克里特斯这些人而堂堂皇皇展开的哲学思潮不会就这样被困在这里吧？”

“当然不会。我还没跟你谈黑格尔呢。当浪漫主义者将每一件事物都融进精神里去时，他是第一个出来拯救哲学的哲学家。”

“我倒很想听听他怎么说。”

“为了不要再受到什么精神或影子的打扰，我们还是进屋里去好了。”

“好吧，反正这里也愈来愈冷了。”

“下一章！”

黑格尔

……可以站得住脚的就是有道理的…… “砰！”一声，席德腿上的大讲义夹落到地上。她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脑中的思绪一团混乱。

爸爸真的把她弄得头昏脑胀。这个坏蛋！他怎么可以这样呢？苏菲已经试着直接对她说话了。她要求她反抗她的父亲，而且她真的已经让她脑中浮现了某个念头。一个计划……苏菲和艾伯特对他是完全无可奈何，但是席德却不然。透过席德，苏菲可以找到她爸爸。

她同意苏菲和艾伯特的说法，爸爸在玩他的影子游戏时确实是做得太过分了。就算艾伯特和苏菲只是他虚构的人物，可是他在展示他的力量时也应该有个限度呀。

可怜的苏菲和艾伯特！他们对于少校的想象力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就像电影银幕无法抵抗放映机一般。

席德心想，在他回家时，她一定得给他一些教训；她已经大致想出一个捉弄他的好办法了。

她起床走到窗前去眺望海湾。已经快两点了。她打开窗户，对着船屋的方向喊：“妈！”

妈妈出来了。

“我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带三明治到你那儿去，好吗？”

“好。”“我要读有关黑格尔那一章。”

艾伯特和苏菲坐在面湖的窗户旁边的两张椅子上。

黑格尔“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乃是浪漫主义的传人。”艾伯特开始说。“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随着德国精神的发展而成长的。他在一七七〇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十八岁时开始在上宾根(Tubingen)研究神学。一七九九年时他在耶纳镇与谢林一起工作。

当时正是浪漫主义运动狂飙的年代。他在耶纳当了一段时间的助理教授后，便前往德国民族浪漫主义的中心海德堡担任学校教授。

一八一八年时，他在柏林任教。当时柏林正逐渐成为德国的精神中心。他在一八三一年死于霍乱。后来他的‘黑格尔主义’在德国各大学内吸引了无数的信徒。“ “这么说他历练很广乎？”

“没错，他的哲学也是。黑格尔几乎统一了所有曾在浪漫主义时期出现的理念，并且加以发展。可是他却受到谢林等许多人的尖锐批评。”

“谢林怎么批评他的？”

“谢林和其他的浪漫主义者曾经说过，生命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他们所谓的‘世界精神’上。黑格尔也用‘世界精神’这个名词，可是意义却不相同。黑格尔所指的‘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乃是人类理念的总和，因为惟独人类有‘精神’可言。只有从这个角度，他才可以谈世界精神在历史上的进展。但我们不可以忘记：这里他所说的世界精神是指人类的生命、思想与文化。”

“这样子这个精神听起来就不会这么恐怖了。不再像是个潜伏在岩石、树丛间的一个‘沉睡的精灵’。”

“你应该还记得康德曾经谈过一种他称为‘物自身’的东西。虽然他否认人可以清楚认知自然最深处的秘密，但他承认世间有一种无法追求到的‘真理’。黑格尔却说‘真理是主观的’，因此他不承认在人类的理性之外有任何‘真理’存在。他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的知识。”

历史之河“他必须使哲学家们再度脚踏实地，对不对？”

“嗯，也许可以这么说。不过，黑格尔的哲学可说是无所不包、丰富多样，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重点式地谈一谈他的某些主要理论。事实上，我们究竟是否能说黑格尔有他自己的哲学是很有疑问的。通常所谓的‘黑格尔哲学’主要是指一种理解历史进展的方法。

黑格尔的哲学所教导我们的只有生命的内在本质，不过也可以教我们如何从思考中获取结论。“ “这也不算不重要。”

“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体系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试图为人们对世界的知识建立一套永恒的标准。笛卡尔、史宾诺莎、休姆和康德等人都是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试图探索人类认知的基础，但他们都声称人类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不受时间影响的。”

“那不就是哲学家该做的事吗？”

“黑格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相信人类认知的基础代代不同，因此世间并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永久的理性’。哲学唯一可以确切掌握的一个定点就是历史。”

“请你说清楚一些好吗？历史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它怎么会是一个定点呢？”

“一条河也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但这并不表示你无法谈论它。可是你不能说这条河流到河谷里的那一点时才是‘最真’的河。”

“没错，因为它流到哪里都是河。”

“所以，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河里任何一处河水的流动都受到上游河水的涨落与漩涡的影响。但上游河水的涨落与漩涡又受到你观察之处的岩石与河湾的影响。”

“我大概懂了。”

“思想(或理性)的历史就像这条河流。你的思考方式乃是受到宛如河水般向前推进的传统思潮与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你永远无法宣称任何一种思想永远是对的。只不过就你所置身之处而言，这种思想可能是正确的。”

“这和宣称每一件事物都对、也都不对是不同的，不是吗？”

“当然不同。不过事情的对错要看历史的情况而定。如果今天你还提倡奴隶制度，一定会被人耻笑。但在二五〇〇年前，这种想法也并不可笑，虽然当时已经有人开始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不过，我们还是来单一个范围比较小的例子吧。不到一百年前，人们还认为大举焚烧森林以开垦土地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做法简直是胡搞。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比较好的依据可以下这种判断。”

“我懂了。”

“黑格尔指出哲学思维也是如此。我们的理性事实上是动态的，是一种过程。而‘真理’就是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之外，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判定什么是最真、最合理的。”

“请举一些例子吧。”

“你不能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或启蒙运动时期挑出某些思想，然后说它们是对的，或是错的。同样的，你也不能说柏拉图是错的，亚里斯多德是对的，或者说休姆是错的，而康德和谢林是对的。因为这样的思考方式是反历史的。”

“嗯，这样做好像是。”

“事实上，你不能将任何哲学家或任何思想抽离他们的历史背景。不过这里我要讲到另外一点：由于新的事物总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因此理性是‘渐进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知识不断在扩张，在进步。”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康德的哲学还是比柏拉图的有道理？”

“是的。从柏拉图到康德的时代，世界精神已经有了发展和进步，这也是我的想法。再以刚才说的河流为例，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河水比从前多，因为它已经流了一千多年了。但话说回来，康德也不能认为他所说的‘真理’会像那些巨大的岩石一样一直留在河岸上。他的想法同样也会再经过后人的加工，他的‘理性’也会成为后世批评的对象。而这些事情确实都发生了。”

“可是你说的河……”

“怎样？”

“它会流到哪里去呢？”

“黑格尔宣称‘世界精神’正朝着愈来愈了解自己的方向发展，河流也是一样。它们离海愈近时，河面愈宽。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历史就是‘世界精神’逐渐实现自己的故事。虽然世界一直都存在，但人类文化与人类的发展已经使得‘世界精神’愈来愈意识到它固有的价值。”

“他怎么能这么确定呢？”

“他宣称这是历史的事实，不是一个预言。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正朝着愈来愈‘了解自己’、‘发展自己’的方向前进。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各项有关历史的研究都显示：人类正迈向更多的理性与自由。尽管时有震荡起落，但历史的发展仍是不断前进的。所以我们说历史是超越的，或是有目的的。”

“这么说历史很明显的不断在发展。”

“没错。历史是一长串的思维。黑格尔并指出这一长串思维的规则。他说，任何深入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每一种新思想通常都是以前人的旧思想为基础，而一旦有一种新思想被提出来，马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和它抵触的思想，于是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又会因为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融合了两种思想长处的思想而消除。黑格尔把这个现象称为一种辩证过程。”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你还记得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讨论过原始物质与自然界变化的问题吗？”

“多少记得一点。”

“后来伊利亚派的哲学家宣称事实上变化不可能发生。虽然他们能透过感官察觉到各种变化的发生，但他们仍然否认任何变化的存在。伊利亚派哲学家所提出的这种观点，就是黑格尔所称的‘正题’。”

“然后呢？”

“可是根据黑格尔的法则，这样强烈的说法一被提出后，就一定会出现另外一种与它抵触的学说。黑格尔称此为‘反题’或‘否定’。而否定伊利亚派哲学的人就是赫拉克里特斯。他宣称‘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这样一来，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流派之间就出现了一种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后来被恩培窦可里斯消除了，因为他指出两种说法都各有正确之处，也各有错误之处。”

“对，我现在想起来了。”

“恩培窦可里斯认为，伊利亚派哲学家指出没有什么事物会真正发生变化这点对的，但他们错在认为我们不能依赖感官。赫拉克里特斯说我们可以依赖感官，这是正确的，但他说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这点却是错误的。”

“因为世间的物质不只一种。流动的是物质的组合，而不是物质本身。”

“没错。恩培窦可里斯的观点折衷了两派的思想，这就是黑格尔所称的‘否定的否定’。”

“多可怕的名词！”

辩证法“他也称这三个知识的阶段为‘正’、‘反’、‘合’。举例来说，你可以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正’，那么与他正好相反的休姆的经验主义就是‘反’。但这两种思潮之间的矛盾或紧张状态后来被康德的‘合’给消除了。康德同意理性主义者的部分论点，但也同意经验主义者的部分论点。可是故事并非到此为止。康德的‘合’现在成了另外一个三段式发展的起点，因为一个‘合’也会有另外一个新的‘反’与它相抵触。”

“这一切都非常理论。”

“没错，这当然是很理论的。可是黑格尔并不认为这样的描述是把历史压缩为某种架构。他认为历史本身就展现了这种辩证模式。他并因此宣称他已经发现了理性发展(或‘世界精神’透过历史进展)的若干法则。”

“又来了！”不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适用于历史而已。当我们讨论事情时，我们也是以辩证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会试着在别人所说的道理中找出缺失。黑格尔称此为‘否定的思考’。可是当我们在一个道理中找到缺点时，我们也会把它的优点保存下来。“ 请你单一个例子。”

“当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时，由于他们的思想互相矛盾，因此彼此间很快就会出现紧张状态。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当中有一个绝对正确，而另外一个完全错误。可能他们两个都有一部分对，一部分错。在争辩过程中，双方论点中最佳的部分通常都会显现出来。”

“希望如此。”

“可是当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并不容易看出哪一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可以说，究竟谁是谁非，必须由历史来决定。可以站得住脚的就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能够留存下来的观点就是对的。”

“反过来说也就是：对的才能留存下来。”

“你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让我能确切了解吗？”

“一百五十年前有很多人为妇女争取权益，但也有许多人激烈反对。今天我们阅读双方的论点时，并不难看出哪一方的意见比较‘有道理’。但不要忘了我们这是后见之明。‘事实证明’那些争取两性平等的人是对的。如果我们在书上读到自己的祖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为情。”

“一定的。那黑格尔有什么看法呢？”

“你是说关于两性平等？”

“我们现在说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可以引述他在书里写的一段话，你不想听？”

“当然想。”

“黑格尔说，男女之不同犹如植物与动物之不同。动物具有较多的男人性格，而植物则较具女人性格，因为女人的发展基本上是属于静态的。在本质上她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感情体系。如果由女人来领导政府，则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因为她们并不是依据整体的需求行动，而是随之所至而决定的。女人主要是透过生活(而非读书)吸收思想，借此获得某种教育。相反的，男人为了在社会上争取一席之地，则必须勤练技

能、苦心研读。”

“谢啦，这样就够了。这类的话我可不想再听了。”

“不过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证明人们对于事情合理与否的观念一直都随着时间改变。它显示黑格尔也会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我们也是。我们心目中很‘理所当然’的看法也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什么样的看法？请举个例子。”

“我举不出什么例子来。”

“为什么？”

“因为我所能举的例子都是一些已经开始在改变中的事物。举例来说，我会说开车是很愚蠢的行为，因为车辆会污染环境。但许多人已经想到这点了。可是历史将会证明那些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有很多是无法在历史上立足的。”

“原来如此。”

“还有一件事：黑格尔的时代有许多男人大放厥辞，声称女人不如男人，但事实上他们这种做法正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正题’。为什么呢？因为妇女已经开始反抗了。否则如果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没有必要再发表意见了。而他们愈是高唱女人不如男人的论调，否定的力量也就变得更强烈。”

“当然哼。”

“可以说一种意见如果能受到激烈的反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因为反对者愈极端，他们所激发的反应也就愈强。有人说这是‘谷子愈多，磨坊就磨得愈起劲’。”

“我的磨坊在一分钟以前就开始磨得更起劲了。”

“从纯粹逻辑或哲学的观点来看，两个观念之间总是存在有一种辩证式的紧张关系。”

“例如？”

“如果我思考‘存在’这个概念，我势必需要引进‘不存在’这个相反的概念。你不可能思考自我的存在而不立即体悟自己不会永远存在的事实。然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变化’这个观念消除了。因为如果某件事物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则它可以算是‘存在’，也可以算是‘不存在’。”

“我懂了。”

“因此黑格尔的‘理性’有一种动态的逻辑。既然‘事实’的特性就是会有相反的事物，因此要描述事实就必须同样描述与事实相反的事物。我再举一个例子：据说，丹麦核子物理学家波尔(Nie 1 sBohr)在他的前门上方挂了一个马蹄铁。”

“那是为了带来好运气。”

“可是这只是个迷信而已，而波尔却是个一点也不迷信的人。当有人问他是否真的相信这种事情时，他说，不，我不相信，但人家告诉我这样真的有效。”

“真奇怪。”

“他的回答相当具有辩证意味，几乎可说是自相矛盾。波尔就像我们挪威的诗人文耶(Vinje)一样，是以模棱两可而出名。他有一次说：世间有两种真理。一种是表面的真理，与它相反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另外一种则是深层的真理，与这样的真理相反的说法却是对的。”

“这些是什么样的真理呢？”

“例如我说生命是短暂的……”

“我同意。”

“可是在另外一种场合，我可能会张开双臂说生命是漫长的。”

“嗯，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没错。”

“最后我要举一个例子显示一种辩证的紧张关系如何能够导致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并因此造成突然的改变。”

“请说吧。”

“假设有一个小女孩总是回答她妈妈说‘是，妈’、‘好的，妈’、‘我听你的，妈’、‘马上，妈’。”

“真可怕！”

“过了一阵子，她的妈妈对女儿这种过度顺从的态度感到很恼火。于是她大吼：“请你不要再当这样一个乖宝宝了！而这女孩仍然回答说：“好的，妈。”

“要是我，就会给她一巴掌。”

“我想你一定会的。可是如果那女孩回答说：可是我想当一个乖宝宝呀！那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回答很奇怪。也许我还是会打她一巴掌。”

“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僵局。在这里，辩证式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了一种一定会发生某件事情的地步。”

“比如说打她一个耳光之类的？”

“我们还要讲到黑格尔哲学的最后一个层面。”

“我在听呀”我还记得我们说过浪漫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吗？“ “神秘之路通往内心……”

“这种个人主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遇到了它的否定或相反。黑格尔强调他所谓的‘客观的’力量，意思就是家庭和国家。你也可以说黑格尔对个人抱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个人是团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理性(或‘世界精神’)必须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会彰显。”

“请你说得详细一点。”

“理性最主要的是透过语言而显现，而我们说什么语言是一出生就注定的。即使没有汉生(Hansen)先生这个人，挪威语也一样很好，但汉生先生没有挪威话就不行了。因此并不是个人造就语言，而是语言造就个人。”

“应该是这样的吧。”

“除了语言之外，我们会有哪一种历史背景也是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没有人和这类背景之间能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因此，那些无法在国家中找到定位的人就是没有历史的人。你也许还记得这种观念也是雅典哲学家的重点。没有人民，固然就没有国家，但如果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人民。”

“显然是这样。”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并不只是由人民形成的一个集合。因此黑格尔说人不能‘舍弃社会’。因此，如果有人对他们所生长的社会不屑一顾，而一心一意只想‘寻找自己的灵魂’，是会受到耻笑的。”

“我不确定我完全同意这点，但这没有关系。”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个人不能发现自我，只有世界精神能够发现自我。”

“世界精神发现它的自我？”

“黑格尔说世界精神回到自我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世界精神在经历三个阶段后才意识到自我。”

“你就一次说个清楚吧。”

“首先，世界精神意识到自我在个人中的存在。黑格尔称此为主观精神。然后它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之中达到更高的意识。黑格尔称此为客观精神，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显现。可是还有第三个阶段……”

“那是什么？”

“世界精神在‘绝对的精神’中达到最高形式的自我实现。这个‘绝对的精神’就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其中又以哲学为最高形式的知识，因为在哲学中，世界精神思考它对历史的冲击，因此世界精神是最先在哲学中发现了它的自我。你不妨说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镜子。”

“这太神秘了，我需要时间好好消化一下。不过我喜欢你说的最后一句。”

“你是说‘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镜子’这一句吗？”

“对，这句话很美。你想这话和那面铜镜有关系吗？”

“既然你问到了，我只好说是。”

“什么意思？”

“我猜那面铜镜一定有某种特别的意义，才会时常被提到。”

“你一定知道它有什么意义吧？”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如果它对席德和她的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话，它不会时常出现。只有席德知道它有什么意义。”

“这算是浪漫主义的反讽吗？”

“这种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苏菲。”

“为什么呢？”

“因为运用这些手法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那个反讽中两个倒楣的受害者罢了。假使一个大小孩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东西，你不能问那张纸说他画的那东西是代表什么。”

“你这话真可怕。”

祁克果

……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席德看了看时间。已经过了四点了。她把讲义夹放在书桌上，然后便跑到楼下的厨房。她得在妈妈等得不耐烦之前赶到船屋那儿去。她经过那面铜镜前看了它一眼。

她很快地把茶壶拿出来，准备烧茶，并以加倍的速度做了几个三明治。

她已经决定要跟爸爸开几个玩笑。她开始觉得自己愈来愈站在苏菲和艾伯特这一边了。等爸爸到达哥本哈根时，那些玩笑就要开始了。

很快地，她已经端着一个大托盘，站在船屋那儿了。

“我们的早午餐来了。”她说。

妈妈正拿着一块用沙纸包着的東西。她把一绺散落的发丝从额前拂开，她的头发上也有沙子。

“那我们就不要吃晚餐好了。”

她们坐在外面的平台上，开始吃起来。

“爸爸什么时候到家？”过了一会儿，席德问。

“星期六。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可是几点呢？你不是说他要在哥本哈根换机吗？”

“没错……”

妈妈咬了一口肝酱黄瓜三明治。

“他大约五点半会抵达哥本哈根，七点四十五分有一班飞机开往基督山。他大概会在九点半时在凯耶维克机场着陆。”

“这么说他在卡斯楚普机场会停留几个小时……”

“嗯，干嘛？”

“没事。我只是想他一路不知道会怎样。”

她们继续吃着。当席德认为时间已经够久时，便假装不经意地说：“你最近有没有安娜和欧雷的消息？”

“他们不时打电话来。七月时他们会回家度假。”

“他们不会提前来吗？”

“我想不会。”

“这么说他们这个星期会在哥本哈根……”

“到底怎么回事？席德。”

“没事，只是聊聊。”

“你提到哥本哈根两次了。”

“有吗？”

“在刚才我们谈到爸爸在……”

“我大概是这样才想到安娜和欧雷吧。”

她们一吃完，席德就收拾杯盘，放在托盘上。

“妈，我得回去继续看书了。”

“我想也是。”

她的回答里有谴责的意味吗？她们以前曾经说好在爸爸回家前要一起把船整修好。

“爸爸差点没要我答应他在他回家前把那本书念完呢。”

“这真是有点太胡闹了。他虽然离家在外，也不需要这样子指挥家里的人呀。”

“你才知道，他可是会指挥人呢！”席德高深莫测地说。“而且你无法想象他多喜欢这样呢！”

她回到房里，继续看下去。

突然间苏菲听到有人敲门。艾伯特严肃地看着她。

“我们不想被打搅。”

敲门声又响了，这回更大声。

“我要和你谈一位丹麦的哲学家。他对黑格尔的哲学非常不满。”

敲门声愈来愈激烈，以至于整扇门都在晃动。

“一定是少校派了什么童话人物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上钩了。”

艾伯特说。“他这样做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如果我们不开门看看是谁，他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这整栋房子拆掉呀！”

“你说得可能有道理。我们最好还是开门吧。”

于是他们打开门。由于刚才的敲门声大而有力，苏菲预期这个人一定长得很魁梧。可是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却是一位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穿了印花夏装的小女孩。她两手各拿了一个小瓶子。一瓶是红的，一瓶是蓝的。

“嗨！”苏菲说。“你是谁？”

“我名叫爱丽丝。”小女孩说，一边害羞地一鞠躬。

“果然不出我所料。”艾伯特点点头。“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爱丽丝。”

“她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爱丽丝解释说：“仙境是一个完全没有疆界的国度。这表示仙境无所不在——当然也在联合国。它应该成为联合国的荣誉会员国。我们应该派代表参加他们所有的委员会，因为联合国当初成立也是一个奇迹。”

“哼……又是少校搞的鬼。”艾伯特嘀咕着。

“你来这儿做什么呢？”苏菲问。

“我是来拿这些小哲学瓶子给苏菲的。”

她把瓶子递给苏菲。两个瓶子都是透明玻璃做的，其中一个装了红色的液体，另一个则装了蓝色的。红瓶子上贴了一张标签，写着：请把我喝下去。蓝瓶子上的标签则写着：请把我也喝下去。

这时忽然有一只白兔子从小木屋旁跳过去。它全身挺直，只用两只脚来走路，身上穿了一件背心和外套。来到小木屋前时，它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怀表，并且说：“糟了，我要迟到了！”

然后它就跑走了。爱丽丝开始追它。就在她跑进树林前，她姿态优美地鞠了一个躬，说道：“现在又要开始了。”

“请帮我向蒂娜和皇后打招呼好吗？”苏菲在她身后喊。

小女孩消失了。艾伯特和苏菲仍站在台阶上，仔细看着那两个瓶子。

“请把我喝下去”和“请把我也喝下去”，苏菲念了出来。“我不知道我敢不敢呢。里面可能有毒。”

艾伯特只是耸耸肩。

“他们是少校派来的。而从少校那边来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纯粹存在心灵中的，所以这并不是真的水。”

苏菲把红瓶子的瓶盖拿掉，小心地把瓶子送到唇边。瓶里的水有一种很奇怪的甜味，还有一些别的味道。当她喝下去时，她周遭的事物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感觉上仿佛小湖、树林小木屋都融成一体了。很快的，她所见到的一切似乎只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苏菲她自己。她抬头看了艾伯特一眼，但他似乎也成了苏菲灵魂的一部分。

“奇怪，真奇怪。”她说。“一切事物看起来都和从前没有两样，但现在却都成了一体了。我觉得一切事物好像都变成一个思想了。”

艾伯特点点头。但苏菲的感觉却好像是她自己在向她点头似的。

“这是泛神论或观念论，”他说。“这是浪漫主义者的世界精神。”

在他们的体验中，每一件事物都属于一个大的‘自我’，这也是黑格尔的哲学。他批评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是世间唯一的世界理性的表现。“我应该也喝另外一瓶吗？”

“标签上是这么说的。”

苏菲把蓝瓶子的盖子拿掉，喝了一大口。里面的水尝起来比另一瓶新鲜，味道也较重。喝了之后，她周遭的每一件事物又开始改变了。

在那一瞬间，红瓶子所造成的效果消失了，一切事物都回到原来的位置。艾伯特还是艾伯特，树也回到了林子里，湖看起来又是湖了。

可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一直继续移动，愈分愈开。树林已经不再是树林，每一株小树现在看起来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连最细小的树枝仿佛都是一个宝库，装着一千年的童话故事。

那小湖突然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汪洋，虽然它没有变深，也没有变广，但湖里却出现了许多晶莹闪烁、细密交织的波纹。苏菲觉得她即使一辈子注视着这里的湖水，直到她死去之日也参不透那里面深不可测的秘密。

她抬起头看着一棵树的顶端。上面有三只小麻雀正全神贯注地玩着一种奇怪的游戏。她过去也知道树上有小鸟(即使在她喝了红瓶子里的水以后)，可是她却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它们。红瓶子里的水使得所有事物的差异和各自的特色都泯灭了。

苏菲从她所站立的大石阶上跳下来，蹲在草地上。她在那里又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就像是一个深海的潜水员第一次在海底睁开眼一样。在绿草的茎梗间，青苔显得纤毫毕露。苏菲看着一只蜘蛛不慌不忙地爬过青苔，向着它的目标走去……一只红色的虱子在草叶上来回奔跑……一群蚂蚁正在草间合力工作。可是每一只小蚂蚁走路的方式都各有特色。

最奇怪的是，当她再度站起来，看着仍然站在木屋前阶梯上的艾伯特时，居然看到了一个奇妙不可思议的人。感觉上他像是从另外一个星

球来的生物，又像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同时，现在她也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她不只是一个而已，也不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她是苏菲，而世间只有她是苏菲这个人。

“你看见什么了？”艾伯特问。

“你看起来像是一只奇怪的鸟。”

“你这么想吗？”

“我想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做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世间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那树林呢？”

“感觉起来也不一样了，像是一个充满了神奇故事的宇宙。”

祁克果“果然不出我所料。蓝瓶子是个人主义，打个比方，是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史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你说的话听起来好滑稽，使我很想笑。”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再喝一口红瓶子里的水。来吧，我们坐在台阶这里。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们要谈谈祁克果的哲学。”

苏菲坐在艾伯特的身旁。她从红瓶子里喝了一小口，然后所有的事物又开始重新聚合。事实上它们聚合得太过了，以致她再次感觉一切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于是她又将蓝瓶子拿到唇边喝了一口。这回她周遭的世界看起来便与爱丽丝拿着这两个瓶子来时没有什么两样了。

“可是哪一种感觉是真实的呢？”她问道，“使我们看到真实画面的是红瓶子还是蓝瓶子？”

“两者都是。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世界。可是也许他们的视野都有点大狭窄了。”

“那蓝瓶子呢？”

“我想祁克果一定从那个瓶子里喝了几大口。不用说，他对个体的意义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而黑格尔在这方面看到的并不多？”

“嗯。他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煞了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所应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来说，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我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祁克果生于一八一三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忧郁症。”

“听起来好像不大妙。”“由于得了忧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和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耻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解除了婚约吗？”

“不只是因为这样。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这年头还有所谓的‘坚信礼基督徒’。因为，大多数孩子只是为了想得到礼物而接受坚信礼。”

“是的，你说到要点了。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嗯。我明白。”

“可是祁克果看到教会和一般大众都对宗教问题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和知识可说是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徒般的生活。”

“这和黑格尔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得对。我们也许应该另起一个头。”

“所以我建议你重新开始。”

“十七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二十七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在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象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做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的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的哲学思考的思想家。”

“然后呢？”

“一八四一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

“他有没有遇见黑格尔呢？”

“没有，那时黑格尔去世已有十年了。不过他的思想已经在柏林等许多欧洲地区成为主流。他的‘体系’被用来说明每一种问题。

祁克果表示，黑格尔主义所关切的那种‘客观真理’与个人的生命是完全不相关的。“ “那么什么样的真理才是相关的呢？”

“祁克果认为，与其找寻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找寻那些对个A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A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奥秘时，他大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八分之三段精彩的文章。“ “那么祁克果认为人是什么呢？” “这很难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行动——尤其是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关于佛陀的故事？”

“是的，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的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

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是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到兴趣。“ “他应该

是希望有人能够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没错。这对于他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而就像我说的，你不能只是坐在书桌后面，构思有关世界精神的本质的哲学。”

“当然。”

“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他的意思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你能单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主观的真理吗？”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会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

而水里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 “我懂了。谢谢你。”

“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自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些我们能经由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你最好说清楚一些。”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那么信仰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此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一八〇度’更加重要。你在第一次接吻时绝不会去想什么因果律啦、知觉模态啦这类的问题。”

“会才怪！”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七万叶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满难懂的。”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尝试用理性去解释他。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

Chapter_10

亚、小红帽和波波熊的行列。

艾伯特和苏菲仍然站在台阶上，笑弯了腰。

最后艾伯特说：“我们还是进屋里，坐在刚才的位子上好了。我要和你谈弗洛伊德和他的潜意识理论。”

他们在窗户旁坐下来。苏菲看了看她的腕表说：“已经两点半了。在举行花园宴会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我也是。我们再大略谈一下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就好了。”

“他是一个哲学家吗？”

弗洛伊德“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哲学家。弗洛伊德出生于一八五六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维也纳，当时那里的文化气息非常浓厚。他很早就决定专攻神经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发展了所谓的‘深度心理学’，或称‘精神分析’。”

“请你说明这些名词好吗？”

“精神分析是描述一般人的内心，并治疗神经和心理失调现象的一门学问。我不想细谈弗洛伊德本人或他的著作，不过他的潜意识理论可以使我们了解人是什么。”

“你把我的兴趣勾起来了。说下去。”

“弗洛伊德主张人和他的环境之间不断有一种紧张关系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也就是冲突)尤其存在于他的驱策力、需要和社会的要求之间。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驱策力。这使得他成为十九世纪末明显的自然主义潮流中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所谓人类的驱策力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行动并不一定是根据理性的。人其实并不像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想的那么理性。非理性的冲动经常左右我们的思想、梦境和行动。这种不理性的冲动可能是反映我们的基本需求。例如，人类的性冲动就像婴儿吸奶的本能一样是一种基本的驱策力。”

“然后呢？”

“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弗洛伊德指出这些基本需求可能会被‘伪装’或‘升华’，并在我们无从察觉的情况下主宰我们的行动。

他并且指出，婴儿也会有某种性反应。但维也纳那些高尚的中产阶级人士极为排斥这个‘婴儿性反应’的说法，弗洛伊德也因此成为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维多利亚心态’，就是把每一件与性有关的事视为禁忌的一种态度。弗洛伊德在从事心理治疗时发现婴儿也会有性反应，因此他的说法是有实验根据的。他也发现有许多形式的精神失调或心理失调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冲突。后来他逐渐发展出一种我们称之为‘灵魂溯源学’的治疗方式。”

“什么叫灵魂溯源学？”

“考古学家借着挖掘古老的历史文物以找寻远古时代的遗迹。

首先他可能会找到一把十八世纪的刀子。再往地下更深处挖掘时，他可能会发现一把十四世纪的梳子，再向下挖时，可能又会找到一个第五世纪的瓮。“然后呢？”

“同样的，精神分析学家在病人的配合下，可以在病人的心灵深处挖掘，并找出那些造成病人心理失调的经验。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都会把所有经验的记忆储藏在内心深处。”

“喔，我懂了。”

“精神分析医师也许可以追溯病人以往的一个不幸经验。这个经验虽然被病人压抑多年，但仍然埋藏在他的内心，咬噬着他的身心。医师可以使病人再度意识到这个‘伤痛经验’，让他或她可以‘解决它’，心病自然就可以痊愈。”

“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我讲得太快了。我们还是先看看弗洛伊德如何形容人的心灵吧。你有没有看过刚出生的婴儿？”

“我有一个呀岁大的表弟。”“当我们刚来到这世界时，我们会用一种直接而毫不感到羞耻的方式来满足我们身体与心灵的需求。如果我们没有奶喝或尿布湿了，我们就会大哭。我们也会直接表达我们对身体上的接触或温暖拥抱的需求。弗洛伊德称我们这种‘快乐原则’为‘本我’。我们在还是婴儿时，几乎就只有一个‘本我’。”

“然后呢？”

“我们带着我们内心的这个‘本我’或‘快乐原则’长大成人，度过一生。但逐渐地我们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需求以适应环境；我们学到如何调整这个‘快乐原则’以迁就‘现实原则’。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我们发展出了一个具有这种调节功能的‘自我’。这时，即使我们想要或需要某个东西，我们也不能躺下来一直哭到我们得到那件东西为止。”

“当然哼。”

“我们可能会很想要某样外界无法接受的东西，因此我们会压抑我们的欲望。这表示我们努力要赶走这个欲望，并且将它忘记。”

“喔。”

“然而，弗洛伊德还提出人类心灵中的第三因素。从婴儿时期起，我们就不断面对我们的父母和社会的道德要求。当我们做错事时，我们的父母会说：“不要那样！‘或’别调皮了，这样不好！即使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在脑海中仍可以听到这类道德要求和价值判断的回声。似乎这世界的道德规范已经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称这部分为‘超我’。“是否就是良心呢？”

“良心是‘超我’的一部分。但弗洛伊德指出，当我们有一些‘坏的’或‘不恰当’的欲望，如色情或性的念头时，这个‘超我’会告诉我们。而就像我说过的，弗洛伊德宣称这些‘不恰当’的欲望已经在我们童年的初期就出现过了。”

“怎么会呢？”

“我们现在知道婴儿喜欢抚摸他们的性器官。我们在沙滩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两三岁的婴儿如果这样做，马上就会被父母打一下手，这时也许妈妈还会说：“调皮！‘或’不要这样！‘或’把你的手放在床单上！”“多病态呀！”

“我们因此对每一件与性和性器官有关的事情有了一种罪恶感。由于这种罪恶感一直停留在超我之中，因此许多人——弗洛伊德甚至认为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对性有一种罪恶感。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性的欲望和需求事实上是人类天性中很自然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这样，人的一生都充满了欲望与罪恶感之间的冲突。”

“你难道不认为自从弗洛伊德的时代以来，这种冲突已经减少了很多？”

潜意识

“确实如此。但许多弗洛伊德的病人面临非常强烈的冲突，以至于得到了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官能症’。举例来说，他有一个女病人偷偷爱上她的姐夫，当她的姊姊因病而死时，她心想：“他终于可以娶我了！”可是这种想法与她的超我有了正面冲突。于是她立刻压抑这种可怕的念头。换句话说，她将这个念头埋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弗洛伊德写道：“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是生病了，并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的症状。当我开始治疗她时，她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姊姊临终的情景以及她心里出现过的那个可恨的自私欲望。但经过我的分析治疗后，她记起来了，并在一种非常激动不安的状态下将那个使她致病的时刻重新演练一次。经过这种治疗，后来她就痊愈了。”

“现在我比较了解你为何说它是‘灵魂溯源学’了。”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人类一般的心理状态。在有了多年治疗病人的经验后，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意识只是他的心灵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意识就像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顶端，在海面下，也就是在人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的存在。”

“这么说潜意识就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但已经被我们遗忘，想不起来的事物吗？”

“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我们曾经有过的各种经验。但那些只要我们‘用心想’便可以记起来的想法或经验，弗洛伊德称之为‘潜意识’。他所说的‘潜意识’指的是那些被我们‘压抑’的经验或想法，也就是那些我们努力去忘掉的‘不愉快’、‘不恰当’或‘丑陋’的经验。如果我们有一些不为我们的意识(或超我)所容忍的欲望或冲动，我们便会将它们埋藏起来，去掉它们。”

“我懂了。”

“这样的作用在所有健康的人身上都会发生。但有些人因为过度努力要把这些不愉快或禁忌的想法从意识中排除，以至于罹患了心理方面的疾病。被我们压抑的想法或经验会试图重新进入我们的意识。对于某些人来说，要把这类冲动排除在敏锐的意识之外，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一九〇九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发表有关精神分析的演讲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压抑的机转是如何作用的。”

“我倒是很想听一听。”

“他提到：假设在这个演讲厅这么多安安静静、专心听讲的观众里面，有一个人很不安分。他毫无礼貌地大笑，又喋喋不休，并把脚动起来，使我无法专心演讲。后来我只好宣布我讲不下去了。”

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大汉站起来，在一阵扭打后，把那个搅局的人架了出去。于是这个搅局者就被‘压抑’了，我因此可以继续讲下去。可是为了避免那个被赶走的人再度进来捣乱，那几位执行我的意志的先生便把他们的椅子搬到门口并坐在那儿‘防御’，以继续压抑的動作。现在，如果你们将这个场景转移到心理，把这个大厅称为‘意识’，而把大厅外面称为‘潜意识’，那么你们就可以明白‘压抑’作用的过程了。” “我同意。”

“可是这个捣乱者坚持要再进来。至少那些被我们压抑的想法和冲动是这样的。这些想法不断从我们的潜意识浮现，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压力之下。这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说一些本来不想说的话或做一些本来不想做的事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感觉和行动会受到潜意识的鼓动。”

“你能不能单一个例子呢？”

“弗洛伊德指出这类机转有好几种。一个是他所谓的‘说溜了嘴’，也就是我们无意中说出或做出一些我们原本想要压抑的事情。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工厂的工头有一次在宴会中要向他的老板敬酒。问题是这个老板很不受人欢迎，简直就是人家所说的‘一只猪’。”

“然后呢。”

“这个工头站起来，举起他的酒杯说：让我们来敬这只猪吧！”

“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工头也吓呆了。其实他说的只是他内心的真话，但他原本没打算把它说出来的。你想不想听听另外一个例子？”

“请讲。”

“一位主教应邀到当地牧师家里喝茶。这位牧师有好几个乖巧有礼貌的女儿，年纪都很小。而这位主教刚好有一个超乎寻常的大鼻子。于是牧师就先告诫他的女儿无论如何不能提到主教的鼻子，因为孩童的压抑机转还没有发展出来，因此往往会脱口而出，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后来，主教到了，这些可爱的小女孩极力克制自己不要提到他的鼻子。她们甚至不敢看它，想要忘掉它的存在。可是她们从头到尾都想着那个鼻子。后来主教请其中一个女孩把糖递过去，于是她看着这位可敬的主教，并说：你的鼻子里放糖吗？”

“真是太糟糕了！”

“另外一件我们可能会做的事就是‘合理化’。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们做某一件事的真正动机，因为这个动机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譬如说什么？”

“我可以为你催眠，叫你去把窗户打开。当你被我催眠时，我告诉你当我用手指敲桌子时，你就要起来把窗户打开。接着，我开始敲打桌面，你也跑去开窗户。事后，我问你为何要开窗户，你也许会说是因为房间里太热了。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到了我催眠时的指令而去做那件事。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

“嗯，我明白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这种‘两面式沟通’的经验。”

“我那个四岁的表弟可能没有什么人陪他玩，所以每次我去，他总是很高兴。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得赶快回家去找我妈。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他说，她是笨蛋。”

“嗯，这确实是一个合理化的例子。你的表弟所说的话并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真正想说的是要你走，可是他太害羞了，不敢这样说。除了‘说溜嘴’和‘合理化’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叫做‘投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把我们内心试图压抑的特点转移到别人身上。譬如说一个很吝啬的人会说别人斤斤计较，而一个不愿承认自己满脑子想着性的人可能愈容易对别人成天想着性的样子感到愤怒。”

“嗯。”

“弗洛伊德宣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这类潜意识的机转。我们时常会忘记某个人的名字，在说话时摸弄自己的衣服，或移动房间里随意放置的物品。我们也时常结结巴巴或看似无辜地说错话，写错字。但弗洛伊德指出，这些举动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意外的或无心的。这些错误事实上可能正泄漏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从现在起，我可要很小心地注意自己说的话。”

“就算你真的这样做，你也无法逃避你潜意识的冲动。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不要太过努力把不愉快的记忆埋藏在潜意识中。因为那就像是试图把水鼠巢穴的入口堵住一样。水鼠一定会从其他的洞口进入花园。因此，让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门半遮半掩事实上是一件很健康的事。”

“如果你把门锁住了，可能就会得精神病，是不是这样？”

“没错。精神病患就是一种大努力把‘不愉快’的记忆排除在意识之外的人。这种人往往拚命要压抑某种经验。不过他也可能很希望医生能够帮助他回到那些伤痛的记忆。”

“那医生会怎么做呢？”

“佛洛伊德发展出一个他称为‘自由联想’的技巧。他让病人用一种很放松的姿势躺着，并说出他脑海里想到的任何事情，无论这些事情听起来有多么不相干、漫无目的、不愉快或令人难为情。他的用意是要突破病人在伤痛记忆上所加的管制，因为这些伤痛记忆正是让病人焦虑的因素。它们一直都活跃在病人的心中，只不过不在意识当中罢了。”

“是不是你愈努力去忘掉一件事情，你在潜意识里就愈容易想起这件事？”

解梦

“正是如此。所以必须能察觉潜意识所发出的信号。根据佛洛伊德的说法，洞悉我们的潜意识的最佳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梦境。他的主要作品所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书名叫《梦的解析》，出版于一九〇〇年。他在书中指出，我们做的梦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潜意识试图透过梦和我们的意识沟通。”

“真的呀？”

“在治疗病患多年，并且多次分析他自己的梦境之后，佛洛伊德断言所有的梦都反映我们本身的愿望。他说，这在孩童身上非常明显。他们会梦见冰淇淋和樱桃。可是在大人身上，这些想要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都会经过伪装。这是因为即使在睡梦中，我们仍然会管制自己的想法。虽然这种管制(就是压抑的机转)在我们睡着时会减弱很多，但仍然足以使我们不愿承认的愿望在梦中受到扭曲。”

“所以梦才有必要加以解析。”

“佛洛伊德指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梦中的情节并不代表梦的真正意义。他把实际的梦境——也就是我们所梦见的‘影片’或‘录影带’——称为‘显梦’(manifest dream)。梦中的情景总是与前一天发生的事有关。但这个梦也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的意识无法察觉的。佛洛伊德称之为潜梦意念。这些真正表现于梦境的隐藏意念可能来自很久很久以前，也许是从童年最早的时期。”

“所以我们要先分析梦，才能解梦。”

“没错。若是精神病患，则必须和治疗师一起做这件工作。不过，医师并不负责解析病患的梦，他只能在病人的配合之下做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医师扮演的角色正像苏格拉底所说的‘助产士’一般，协助病人解析自己的梦。”

“我明白了。”

“把潜梦意念转换成显梦的面向的工作，佛洛伊德称之为‘梦的运作’(dreamwork)。我们可以说显梦‘遮掩’或‘密隐’了做梦人真正的意念。在解释梦境时，我们必须经由相反的程序来‘揭开’或‘解密’梦的‘主题’，以便找出它的主要旨。”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佛洛伊德在书中举了许多例子。不过我们可以自己单一个简单的、非常佛洛伊德式的例子。假设有一个年轻人梦见他的表妹给他两个气球……”

“然后呢？”

“该你啦，你试试看能不能解这个梦。”

“唔……就像你说的，这里的显梦是：一个年轻人的表妹给他两个气球。”

“然后呢？”

“你说梦中的情境总是与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有关。因此他前一天可能去参加了一个展览会，或者他可能在报纸上看了一张有关气球的照片。”

“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也可能只是看了‘气球’这个字，或一件使他想起气球的事物。”

“可是这个梦的‘潜梦意念’到底是什么？”

“你是解梦人呀！”

“也许他只是想要两三个气球。”

“不，不是这样。当然在梦中人往往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点你说对了。可是一个年轻人很少会热切的想要几个气球。就算他想要，他也不需要靠做梦的方式。”

“我想我懂了：他真正想要的是他的表妹，而那两个气球就是她的胸部。”

“对了，这样的解释比较有可能。而且这一定是在他对自己的愿望觉得很难为情的情况下才会做这种梦。”

“所以说我们的梦经常是迂回曲折的？”

“对。佛洛伊德相信梦境乃是‘以伪装的方式满足人被压抑的愿望’。不过佛洛伊德只是当年维也纳的一个医生，因此到了现在我们实际压抑的事情可能已经改变了很多。不过他所说的梦中情节会经过伪装的机转可能仍然成立。”

“嗯，我懂了。”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一九二〇年极为重要，尤其是在精神病患的治疗方面。他的潜意识理论对于艺术与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艺术家是不是开始对人们潜意识的精神生活有兴趣了？”

“没错，虽然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佛洛伊德还没有发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时，所谓的意识流就已经成为主要的文学潮流。这显示佛洛伊德在一八九〇年开始使用精神分析方法并不是偶然的。”

“你的意思是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吗？”

“佛洛伊德本人并未宣称‘压抑’、‘防卫机转’和‘合理化’这些现象是他‘发明’的。他只是第一个把人类的这些经验应用在精神病学上的人罢了。他也是一个擅用文学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的大师。不过我说过了，从一九二〇年开始，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怎么说呢？”

“诗人与画家，尤其是那些超现实主义者们，开始试图将潜意识的力量用在他们的作品中。”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者们？”

“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从法文而来，意思是‘超越现实’。一九二四年时，布烈顿(AndreBreton)发表了一篇《超现实主义者宣言》，主张艺术应该来自潜意识，艺术家应该从他的梦境中自由撷取灵感，并努力迈向‘超越现实’的境界，以跨越梦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同时艺术家也有必要挣脱意识的管制，尽情挥洒文字和意象。”

“嗯。”

“就某方面来说，佛洛伊德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毕竟，梦也可以算是艺术作品，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做新的梦。为了解释病人的梦，佛洛伊德经常必须解释许多象征符号的意义，就像我们诠释一幅画或一篇文学作品一样。”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吗？”

“最近的研究显示，我们睡着后，有百分之二十的时间都在做梦，也就是说每晚做梦两到三个小时。如果我们在睡眠的各个阶段受到干扰，我们会变得烦躁易怒。这正表示每一个人内心都需要以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他或她存在的情况。毕竟我们的梦是与自己有关的。我们既是导演，也是编剧和演员。一个说他不了解艺术的人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自己。”

“我懂了。”

“佛洛伊德并且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说明人心的奥妙。他治疗病人的经验使他相信，我们将我们所见、所经验的一切事物都贮存在我们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而这些印象可能会再度浮现。有时我们会突然‘脑中一片空白’，然后过了一会，‘差点就想起来了’，然后再度‘猛然想起’。这就是原本存在于潜意识的东西突然经由那扇半开半掩的门溜进我们意识的例子。”

“可是有时需要花好久时间。”

灵感

“所有的艺术家都有这种经验。可是后来突然间好像所有的门、所有的抽屉都打开了，每个东西都自己滚了出来，这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所有我们原本苦思不得的字句和意象。这就是潜意识的‘盖子’被揭开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灵感。感觉上好像我们所画的、所写的东西是来自于某种外在的泉源似的。”

“这种感觉一定很美妙。”

“可是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这种现象经常出现于那些过度疲累的儿童身上。他们有时玩得太累了，因此在睡觉时似乎是完全清醒的。突然间他们开始说故事，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他们还没有学过的。事实上，他们已经学过了。只是这些字眼和意念‘潜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而当所有的防备和管制都放松时，它们就浮现出来了。对于艺术家而言，不要让理性或思维压制潜意识的表达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点，你要不要听？”

“当然要啦。”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哀伤的故事。”

“说吧。”

“从前有一只蜈蚣，可以用它那一百只脚跳出非常美妙的舞蹈。每次它跳舞，森林中所有的动物都会跑来观赏。大家对它那美妙的舞姿都印象深刻。可是有一只动物并不喜欢看蜈蚣跳舞，那就是乌龟。”

“它大概是嫉妒吧。”

“乌龟心想，我要怎样才能阻止蜈蚣跳舞呢？它不能明说它不喜欢看蜈蚣跳舞，也不能说自己跳得比较好，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它想了一个很恶毒的计划。”

“什么计划？”

“它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蜈蚣，说：‘喔，伟大的蜈蚣呀，我对你精湛的舞艺真是佩服极了。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跳的。你是不是先举起你的第二十八号左脚再举起你的第三十号右脚？还是你先举起你的第十七号右脚，再举起你的第四十四号右脚？我热切地期待你的回信。崇拜你的乌龟敬上。’，‘真是鬼话！’”

“蜈蚣读了信以后，马上开始思索自己是怎么跳的。它到底先举起哪一只脚？然后又举起哪一只脚？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蜈蚣从此不再跳舞了？”

“正是如此。这就是理性的思考扼杀想象力的例子。”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所以一个艺术家一定要能够‘放得开’。超现实主义者就利用这点，而让事情自己发生。他们在自己的前面放了一张白纸，然后开始不假思索地写下一些东西。他们称之为‘自动写作’。这个名词源自招魂术，因为实施招魂术的灵媒相信已逝者的灵魂会指引她手上的笔。不过这些事情我们还是等到明天再说好了。”

“好吧。”

“从某个角度来说，超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灵媒，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媒介。我们可以说他是他自己的潜意识的灵媒。事实上也许每一种创作都带有潜意识的成分。因为，我们所谓的创作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创作不就是你创造出某个东西吗？”

“差不多。创作的过程就是想象与理性的细密交织的时刻，只是人的理性常常阻塞了想象力。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如果没有想象力，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的事物。我认为想象力就像是一个达尔文的系统。”

“很抱歉，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

“达尔文主义主张，大自然的突变物相继出现，但其中只有一些能用。只有一些能够活下去。”

“然后呢？”

“我们透过灵感所得到的许许多多新想法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过分管制自己，这些‘思想的突变物’就会在我们的意识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但其中只有一些想法是可行的。这时，理智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打个比方，当我们把一天的收获摊在桌上时，我们必须加以挑选。”

“这个比喻挺不赖的。”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任由自己说出或写出那些我们所想到(进入我们的脑波)的事，情况会变得怎么样呢？这世界会因为这许多偶然的冲动而毁灭，因为所有的想法都没有经过拣选。”

“那么我们靠理智来加以拣选啰？”

“对。你不认为是这样吗？想象力也许可以创造新的事物，但却不能加以拣选。想象力是不会‘创作’的。一个创作(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创

作)乃是想象力和理智或心灵与思想)之间互相奇妙作用的结果。因为,创造的过程总是会有一些偶然的成分。你必须要先‘放羊’,然后才能‘牧羊’。”

艾伯特静静地坐在那儿,凝视着窗外。这时苏菲看到湖边有一群人正在互相推挤。那是迪斯尼乐园里各种五颜六色的卡通人物。

“那是高飞狗,”她大喊,“还有唐老鸭和它的侄子们……嘿,艾伯特,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还有米老鼠……”

艾伯特转向她:“是的,孩子,这是很可悲的。”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变成少校的羊群中两个无助的受害者。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错。是我自己开始谈论自由联想的概念的。”

“你一点都不需要责怪自己呀……”

“我刚才正要谈想象力对于我们哲学家的重要性。为了产生新的思想,我们必须大胆地放开自己。可是现在,情况已经有点过火了。”

“别担心。”

“我刚才也正要提到思维的重要性,但他却在这里玩这些愚蠢之至的把戏。他真应该觉得惭愧。”

“你又在反讽了吗?”

“反讽的是他,不是我。可是有一点使我感到安慰,而这一点正是我的计划的基础。”

“你真的把我弄糊涂了。”

“我们已经谈过了梦,梦也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因为,我们除了是少校的梦里的意象之外,什么也不是了呀。”

“啊!”

“可是有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的。”

“什么事?”

“也许他已经很难为情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梦。他知道我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像做梦的人记得梦里的情节一样,因为舞动笔杆的人是他。但就算他记得我们之间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也不是完全清醒的。”

“这话怎么说呢?”

“他并不知道他的潜梦意念,他忘记了这也是一个经过伪装的梦。”

“你说的话好奇怪呀。”

“少校也是这么想,这是因为他不明白自己梦的语言。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些发挥的空间。有了这样的空间以后,我们不久就能够冲出他那混乱的意识,就像水鼠在夏日的阳光下欢快地跳跃一样。”

“你认为我们会成功吗?”

“我们非这样做不可。过两三天会让你大开眼界。到时候少校就不会知道那些水鼠在哪里,或者他们下次什么时候会冒出来了。”

“可是就算我们只是梦中的人物,我还是我妈的女儿。现在已经五点了,我得回家去筹备花园宴会了。”

“嗯……你在回家的路上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什么忙?”

“请你试着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少校的眼睛一路盯着你回家。当你到家时,请你努力想着他,这样他也会想着你。”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我的秘密计划。我要潜进少校的潜意识,一直到下次我们再见面以前,我都会在那儿。”

我们这个时代

……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 闹钟显示时间已经是二十三点五十五分了。席德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试着做一些自由联想。

每次她想完了一串事情之后,就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这些?她可不可能正试图压抑什么事情?她要是能够解除所有的管制就好了,这样也许她就会在醒着时做梦。不过这种想法还真有点吓人,她想。

她愈放松,让自己胡思乱想,就愈觉得自己好像在林间小湖边的小木屋中。

艾伯特的计划会是什么呢?当然,艾伯特拟定计划这件事也是爸爸计划的。他是否已经知道艾伯特会用什么方式反击?也许他也一样试图放任自己的思想,以便制造一个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结局吧。

剩下的页数已经不多多了。她该不该偷看最后一页呢?不,这样等于是作弊了。更何况,席德相信,到目前为止,最后一页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确定呢。

这不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吗?讲义夹就在这里,而爸爸毕竟不可能及时赶回来再添任何东西,除非艾伯特做了什么事。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无论如何,席德自己也会想办法让爸爸吓一大跳。他管不到她,可是她又能完全管得住自己吗?意识是什么?它难道不是宇宙的一个大谜题吗?记忆又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记得”我们所看到、所经验到的每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机制使我们日复一日地做一些奇妙的梦?她躺在那儿想着这些问题,并不时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眼睛凝视着天花板。最后她就忘了睁开了。

她睡着了。

后来,她被海鸥尖锐的叫声吵醒。她起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像往常一样站在窗前,俯瞰着窗外的海湾。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习惯,不管夏天冬天都是如此。

当她站在那儿时,她突然感觉到无数种颜色在她的脑海里爆炸。她想起了自己的梦境,可是感觉上那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梦,因为梦中的颜色和形状都如此生动逼真……她梦见爸爸从黎巴嫩回到家,而这整个梦是苏菲所做的那个梦的延伸,也就是苏菲在平台上捡到金十字架的那个梦。

席德梦见自己正坐在平台的边缘,就像在苏菲梦中那样。然后她听到一个很轻柔的声音说:“我的名字叫苏菲,席德仍旧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试着分辨声音的来处。然后那轻得几乎听不见、宛如虫鸣的声音又说了:”你一定是既聋又盲!“就在那个时候,爸爸穿着联合国的制服进入花园。”席德!“他喊。席德冲向他,用双臂围着他的脖子。到这里,梦就结束了。

她记得几行欧佛兰(Arnulf)

“嘿!你已经醒了吗?”

“我不确定……”

“我大约四点钟会回到家,像平常一样。”

“好。”

“那就祝你假日愉快啦！”

“你也是！”

一听到妈妈把前门关上的声音，她马上拿着讲义夹溜回床上。

“……我要潜进少校的潜意识，一直到下次我们再见面以前，我都会在那儿。”

是的，昨天她就看到这里。她用右手的食指摸摸，讲义夹只剩下几页了。

苏菲离开少校的小木屋时，仍然可以看到有些迪斯尼的卡通人物还在湖边。可是当她走近时，它们似乎就溶解了。等到她走到小船边时，它们已经完全消失了。

她划船到对岸，并把小船拉上岸，放在芦苇丛间。这一路上她一直努力扮鬼脸并挥舞着手臂，拚命地吸引少校的注意力，好让坐在小木屋里的艾伯特能够不受干扰。

她一路上不停地又蹦又跳，后来又学机器人走路。为了维持少校对她的兴趣，她甚至开始唱歌。有一次她停了下来，心想艾伯特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可是不一会，她马上制止自己。在罪恶感的驱使下，她开始爬树。

她尽可能爬到最高的地方。当她快爬到树顶时，突然发现自己下不来。待会儿她会再试一下，但现在她不能就这样坐在树上不动。少校会感到厌烦，然后又会开始好奇艾伯特正在做什么。

于是苏菲挥舞着手臂，并学公鸡叫了两三次，最后开始用假嗓子唱歌，这是她活到十五岁以来第一次用假嗓子唱歌。大致上来说，她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

她再次试着爬下来，可是她真的是被卡住了。这时，突然有一只大雁飞来，停在苏菲攀住的一根树枝上。苏菲已经看了这么多的迪斯尼人物，因此当那只雁开口跟她说话时，她一点也不惊讶。

“我叫莫通，”大雁说。“事实上我是一只家雁，可是由于情况特殊，我便和别的野雁一起从黎巴嫩飞到这里来。看起来你好像需要帮忙才能爬下来。”

“你太小了，帮不上忙。”苏菲说。

“小姐，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应该说你自己太大才对。”

“这不是一样吗？”

“告诉你，我曾经载着一个年纪跟你一样大的乡下小男孩飞过全瑞典。他的名字叫尼尔侯格森(Nils Ho l gersson).”

“我今年十五岁了。”

“尼尔十四岁。加减个一岁对体重不会有影响。”

“你怎么把他载起来的？”

“我打他一巴掌，他就昏过去了。当他醒来时，身体就跟一根拇指一样大。”

“也许你也可以轻轻地打我一巴掌，因为我不能一直坐在这里。星期六我就要办一场哲学花园宴会了。”

“这倒挺有意思的。那我猜这大概是一本有关哲学的书。当我载着尼尔飞在瑞典上空时，我们在法姆兰区(Varmland)的马巴卡(Marbacka)着陆。尼尔在那儿遇见一位老妇人。她正计划为学童写一本有关瑞典的书。她说，这本书既要真实又要有教育价值。当她听到尼尔的奇遇时，便决定写一本有关他在雁背上所见到的事物的书。”

“这很奇怪。”

“老实告诉你吧，这是很反讽的，因为我们已经在那本书里面了。”

突然间苏菲觉得某个东西在她的脸颊上搨了一下，她立刻变成像拇指一样小。那棵树变得像一座森林，而那只雁也变得像马一样大了。

“来吧广大雁说。

苏菲沿着树枝向前走，然后爬到大雁的背上。它的羽毛很柔软，可是由于她现在实在太小了，那些羽毛不时戳着她。

她一坐好，大雁就起飞了。他们飞到树林上方，苏菲向下看着小湖和少校的小木屋。艾伯特正坐在里面，拟定着他那秘密计划。

“今天我们小小地观光一下就好了。”大雁边说边拍着翅膀。

之后，它便向下飞，停在苏菲刚才爬的那棵树下。大雁着陆时，苏菲便滚到了地上。在石南丛里滚了几下后，她便坐起来，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复原来的身高了。

大雁摇摇摆摆地在她的四周走了几圈。

“谢谢你帮我的忙。”苏菲说。

“小事一桩。你是不是说过这是一本有关哲学的书？”

“不，那是你说的。”

“好吧，反正都一样。如果我能作主的话，我会载着你飞过整部哲学史，就像我载尼尔飞过瑞典一样。我们可以在米雷特斯和雅典、耶路撒冷和亚力山卓、罗马和佛罗伦萨、伦敦和巴黎、耶纳和海德堡、柏林和哥本哈根这些城市的上空盘旋。”

“谢谢你，这样就够了。”

“可是飞越这么多世纪，即使对一只非常反讽的雁来说，也是很辛苦的。所以飞越瑞典各省要容易多了。”

说完后，大雁跑了几步，就拍拍翅膀飞到空中去了。

苏菲已经很累了。不久后当她爬出密洞时，心想艾伯特对她这些调虎离山的计策必然很满意。在过去这个小时内，少校一定不可能花太多心思在艾伯特身上，否则他一定得了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苏菲刚从前门进屋，妈妈就下班回家了。还好是这样，否则她怎么解释她被一只家雁从一棵大树上救下来的事呢？吃过晚餐后，她们开始准备花园宴会的事情。她们从阁楼里拿出了一张四公尺长的桌面，并把它抬到花园里。然后她们又回到阁楼去拿桌脚。她们已经计划好要把那张长桌子放在果树下。上一次他们用到那张长桌是在苏菲的爸妈结婚十周年庆的时候。那时苏菲只有八岁，但她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次各方亲朋好友云集的盛大露天宴会。

气象报告说星期六将会是个好天气。自从苏菲生日前一天的可怕暴风雨后，她们那儿连一滴雨也没下。不过，她们还是决定等到星期六上午再来布置和装饰餐桌。可是妈妈认为目前至少可以先把桌子搬到花园里。

那天晚上她们烤了一些小圆面包和几条由两种面团做成的乡村面包。请客的菜是鸡和沙拉，还有汽水。苏菲很担心她班上的一些男孩子可能会带啤酒来。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惹麻烦。

苏菲正要上床睡觉时，妈妈又问了一次艾伯特是否会来。

“他当然会来。他甚至答应我要玩一个哲学的小把戏。”

“一个哲学的小把戏？那是什么样的把戏？”

“我不知道……如果他是一个魔术师，他可能就会表演魔术。

也许他会从帽子里变出一只白兔来……” “什么？又玩这一套呀？”

“……可是他是个哲学家，他要的是一个哲学的把戏，因为这毕竟是个哲学的花园宴会呀。”

“你这个顽皮鬼。”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要做什么呢？”

“老实说，我有。我想做点事。”

“发表一篇演讲吗？”

“我不告诉你。晚安！”

第二天一大早苏菲就被妈妈叫起床了。妈妈是来跟她说再见的，因为她要上班去了。她给了苏菲一张单子，上面列着所有花园宴会要用的物品，要她到镇上采买。

妈妈刚出门，电话就响了。是艾伯特打来的。他显然知道苏菲什么时候会一个人在家。

“你的秘密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嘘！不要提。别让他有机会去想它。”

“我想我昨天已经很成功地让他一直注意我了。”

“很好。”

“我们还有哲学课要上吗？”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打电话来的。我们已经讲到现代了，从现在起，你应该可以不需要老师了，因为打基础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还得见面，稍微谈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可是我得到镇上去……”

“那好极了，我说过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吗？”

“所以我们在镇上见面是很恰当的。”

“你要我到你那儿去吗？”

“不，不要到这里来。我这里乱七八糟的，因为我到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窃听装置。”

“啊尸”大广场有一家新开的咖啡厅，叫做皮尔咖啡厅。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要什么时候到呢？”

“十二点好吗？”

“那就十二点在咖啡厅碰面。”

“就这么说定了。”

“再见！”

十二点过两三分时，苏菲走进了皮尔咖啡厅。这是一家很时髦的咖啡厅，有小小的圆桌和黑色的椅子。贩卖机里摆着倒过来放的一瓶瓶艾酒，还有法国长条面包和三明治。

咖啡厅并不大。苏菲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艾伯特并不在里面。老实说，这是她唯一注意到的地方。有许多人围着几张餐桌坐，可是苏菲只看到艾伯特不在这些人里面。

她并不习惯一个人上咖啡厅。她该不该转身走出去，稍后再回来看看他到了没有呢？她走到大理石吧台那儿，要了一杯柠檬茶。她端着茶杯走到一张空桌子坐下来，并注视着门口。这里不断有人来来去去，可是苏菲只注意到艾伯特还没有来。

她要是有一份报纸就好了！随着时间一分分过去，她忍不住看看四周的人，也有几个人回看她。有一段时间苏菲觉得自己像一个年轻的女郎。她今年只有十五岁，可是她自认看起来应该有十七岁，要不然至少也有十六岁半。

她心想，这些人对活着这件事不知道怎么想。他们看起来仿佛只是顺道经过，偶然进来坐坐似的。他们一个个都在比手画脚的谈话，可是看起来他们说得好好像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她突然想到祁克果，他曾经说过群众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言不及义地闲扯。这些人是不是还活在美感阶段呢？有没有一件事是对他们的存在有意义的呢？艾伯特在初期写给她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儿童与哲学家之间的相似性。她又再一次有不想长大的念头。搞不好她也会变成一只爬到兔子毛皮深处的虱子！她一边想，一边注意看着门口。突然间艾伯特从外面的街上缓缓走进来了。虽然已经是仲夏天，但他还是戴着一顶黑扁帽，穿着一件灰色有人字形花纹的苏格兰呢短外套。他立刻看到苏菲，便急忙走过来。苏菲心想，他们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见过面。

“现在已经十二点十五分了，你这个烂人。”

“这十五分是有教育意义。我可以请你这位年轻的小姐吃些点心吗？”

他坐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苏菲耸耸肩。

“随便，一个三明治好了。”

艾伯特走到吧台那儿。不久他便端着一杯咖啡和两个乳酪火腿三明治回来。

“贵不贵呢？”

“小事一桩。”

“你为什么迟到呢？”

“我是故意的。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为什么。”

他咬了一大口三明治。

然后他说道：“我们今天要谈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有什么重要的哲学事件发生吗？”

存在哲学

“很多……各种潮流都有。我们要先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就是存在主义。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几股以人存在的情况为出发点的哲学潮流。我们通常谈的是二十世纪的存在哲学。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中有几个是以祁克果，乃至黑格尔等人的学说为基础的。”

“嗯。”

“另外一个对二十世纪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是德国的尼采(FriedrichNietzsche)，生于一八四四到一九〇〇年间。他同样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以及德国的‘历史主义’，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生命本身，而不必对历史和他所谓的基督教的‘奴隶式道德’过于注意。他希望能够造成‘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价’，使强者的生命力不会受到弱者的拖累。根据尼采的说法，基督教和传统哲学已经脱离了真实世界，朝向‘天堂’或‘观念世界’发展，而人们过去认为的‘真实’世界事实上是一个‘伪世界’。他说：‘要忠于这个世界。不要听信那些让你有超自然期望的人。’“然后呢？”

“祁克果和尼采两人同时又影响了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MartinHeidegger)。可是我们现在要专门来谈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Sartre)。他生于一九〇五到一九八〇年间，是存在主义者(至少是信奉存在主义的一般大众)的领袖。他的存在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四〇年左右尤其风行。后来他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结盟，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一家法国咖啡厅见面吗？”

“我承认这是有目的的。萨特本人经常出入咖啡厅。他就是在这样的咖啡厅里遇见他终身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她也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一位女哲学家？”

“对。”

“太好了，人类终于变得比较文明了。”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新的问题。”

“你要讲的是存在主义。”

“萨特说：‘存在主义就是人文主义。’他的意思是存在主义者乃是以人类为出发点。必须说明的是：他的人文主义对于人类处境的观点要比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悲观得多。”“为什么呢？”

“祁克果和本世纪的若干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是基督徒，但萨特所信仰的却是所谓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在‘上帝已死’的情况下对人类处境所做的无情分析。‘上帝已死’这句话是尼采说的。”

“说下去。”

“萨特和祁克果的哲学中最主要的一个字眼就是‘存在’。但存在不等于活着。植物和动物也活着，它们虽然存在，但并不需要思考存在的意义。人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物。萨特表示，一个东西只是在己(initself)而人类却是为己(foritself)。因此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东西的存在。”

“我同意。”

“萨特进一步宣称，人的存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我存在的这个事实比我是谁要更加重要。他说：‘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话很复杂。”

“所谓的本质是指组成某些事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事物的本性。但根据萨特的说法，人并没有这种天生的‘本性’，因此人必须创造自我。他必须创造自己的本性或‘本质’，因为他的本性并非是一生下来就固定的。”

“我明白了。”

“在整部哲学史中，哲学家们一直想要探索人的本性。但萨特相信，人并没有一种不变的‘本性’。因此，追求广泛的生命的‘意识’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我们就像是还没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提词人低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在圣经或哲学教科书中中学到该怎么活，就很有用了。”

“你讲到要点了。但萨特说，当人领悟到他们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死，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可以攀附时，他们就会愈加恐惧。你可能还记得祁克果在形容人存在的处境时，也用过这个字眼。”

“嗯。”

“萨特又说，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会感到疏离。当他描述人的‘疏离’时，乃是重复黑格尔的中心思想。人的这种疏离感会造成绝望、烦闷、厌恶和荒谬等感觉。”

“感觉沮丧或觉得一切都都很无聊是很正常的。”

“的确如此。萨特所描述的乃是二十世纪的城市人。你也许还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曾经高采烈地强调人的自由与独立。萨特则觉得人的自由是一种诅咒。他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被创造成自由的个体。”“这正是萨特所要说的。可是我们仍然是自由的个体，而这种自由使我们注定一生中要不断地做选择。世上没有我们必须遵守的永恒价值或规范，这使得我们的选择更加有意义。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全责。萨特强调，人绝对不能放弃他对自己行动的责任，也不能以我们‘必须’上班、‘必须’符合中产阶级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期望为理由。逃避为自己做选择的责任。如果我们逃避这项责任，就会沦为无名大众的一分子，将永远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一，逃避自我并自我欺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自由迫使我们成为某种人物，要‘真实’地活着。”

“嗯，我明白了。”

“在道德的抉择上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能把错误归咎于‘人性’或‘人的软弱’等等。我们可以发现时常有成年男子做出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却把这样的行为归咎于‘男人天生的坏毛病’。可是世上没有‘男人天生的坏毛病’这种东西，那只是我们用来避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借口罢了。”

“总不能把样样事情都怪在它头上。”

“虽然萨特宣称生命并没有固有的意义，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他不是我们所谓的‘虚无主义者’。”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

“就是那些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有意义，怎样都可以的人。萨特认为生命应该有意义，这是一个命令。但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创造自己的生命。”

“你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萨特想要证明意识本身在感知某件事物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意识总是会意识到某件事物。这个‘事物’固然是由我们的环境提供的，但也是由我们自己提供的。我们可以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事物，借以决定我们所要感知的事物。”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例如同一个房间内的两个人对于这个房间的感受可能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当我们感知我们的环境时，会赋予它我们本身的意义(或我们的利益)。一个怀孕的女人也许会认为她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别的孕妇，这并不是因为从前没有孕妇，而是因为她自己怀孕这件事使得每一件事在她眼中都有了新的意义。一个生病的人也许会认为到处都看得见救护车……”

“嗯，我明白了。”

“我们本身的生活会影响我们对这房间内事物的看法。如果某件事情与我无关，我就看不见它。所以我现在也许可以告诉你我今天为什么迟到了。”

“你是有目的的，对吧？”

“你先告诉我你进来时看到什么。”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在这里。”“你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却是一件不在这里的事物，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许吧。可是我要见的人是你呀。”

“萨特就曾经用过一次这样的咖啡厅之行说明我们如何‘虚无化’与我们无关的事物。”

“你迟到就是为了要说明这点？”

“是的，我想让你了解这个萨特哲学中的主要重点。你可以说这是一次演习。”

“少来！”

“当你谈恋爱，正等着你的爱人打电话给你时，你可能整晚都会‘听见’他没有打电话给你。因为你整个晚上注意到的就是他没有打电话来。当你跟他约好在火车站见面时，月台上人来人往，而你却没有看见他。这些人都在那儿，但他们对你却是不重要的。你甚至可能觉得他们很讨厌，因为他们占去太多空间了。你唯一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他不在那儿。”

“多悲哀呀。”

“西蒙波娃曾试图将存在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萨特已经说过，人没有基本的‘本性’。我们必须创造自我。”

“真的吗？”

“我们对于两性的看法也是这样。西蒙波娃否认一般人所谓的‘女人的天性’或‘男人的天性’。举例来说，一般人都说男人有所谓的‘超越的’或‘追求成功’的天性，因此他们会在家庭以外的地方追求意义和方向。而女人则被认为具有与男人完全相反的生活哲学。她们是所谓‘内在的’，意思就是说她们希望留在原地。因此她们会做养育小孩、整理环境等比较与家庭有关的事。今天我们也许会说妇女要比男人关心‘女性的价值’。”

“她真的相信那些话吗？”

“你没有在听我说。事实上，西蒙波娃不相信有任何这种‘女人天性’或‘男人天性’存在。相反的，她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必须挣脱这种内在偏见或理想的束缚。”

“我同意。”

“她主要的作品名叫《第二性》，一九四九年出版。”

“第二性是什么意思？”

“她指的是女人。在我们的文化里，妇女是被当成‘第二性’的。男人好像把她们当做臣民，把女人当成是他们的所有物，因此剥夺了她们对自己生命的责任。”

“她的意思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自由独立？”

“是的，可以这么说。存在主义对于四十年代到现在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戏剧在内。萨特本身除了写小说外，也写了一些剧本。其他几位重要的作家包括法国的卡缪、爱尔兰的贝克特、罗马尼亚的伊欧涅思柯和波兰的康布罗维区(Gombrowich)。他们和其他许多现代作家的典型风格就是我们所说的‘荒谬主义’。这个名词专门用来指‘荒谬剧场’。”

“啊。”

“你知道‘荒谬’的意思吗？”

“不就是指没有意义或非理性的事物吗？”

“一点没错。‘荒谬剧场’是‘写实剧场’的相反。它的目的在显示生命的没有意义，以使观众起而反对。它的用意并不是鼓吹人生没有意义，其实正好相反。他们借着显示、揭发日常生活情境的荒谬，进而迫使旁观者追求较为真实而有意义的生命。”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荒谬剧场经常描绘一些非常琐碎的情境，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超现实主义’。剧中描绘的就是人们原来的面貌。可是当你把发生在浴室的事情或一个普通家庭平日早晨的景象搬上舞台时，观众就会觉得很好笑。他们的笑声可以解释成为一种看见自己在舞台上被嘲弄时的防卫机转。”

“正是如此。”

“荒谬剧场也可能具有若干超现实的特色。其中的角色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真实、像梦一般的情境里。当他们毫不讶异地接受这种情境时，观众就不得不讶异这些角色为何不感到讶异。这是卓别林在他的默片中惯用的手法。这些默片中的喜剧效果经常来自于卓别林默默地接受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荒谬事情。这使得观众不得不检讨自己，追求更真实的事物。”

“看到人们对于各种荒谬事件那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实在是让人觉得很惊讶。”

“有时我们会有‘我必须远离这样的事，虽然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的感受。这种感觉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房子着火了，你只好冲出去，虽然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

“没错。你不想再喝一杯茶或一瓶可乐？”

“好。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是个烂人，因为你迟到了。”

“没关系。”

艾伯特回来时拿了一杯意大利浓咖啡和一瓶可乐。这时，苏菲已经开始喜欢上咖啡厅的气氛了。她也开始认为其他桌客人的谈话也许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没有意义。艾伯特“砰！”一声把可乐瓶子往桌上放。有几个别桌的客人抬起头来看。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他说。

“你是说哲学史到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就结束了？”

“不，这样讲就太夸张了。存在主义哲学后来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我们说过的，它的根可以回溯到祁克果，甚至远及苏格拉底。因此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我们谈过的其他哲学潮流开花结果、重新复苏的年代。”

“比如说什么潮流？”

“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新圣多玛斯主义(Neo—Thomism)，也就是指那些属于圣多玛斯派的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分析哲学’或‘逻辑实验主义’。它的根源可追溯到休姆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甚至远及亚里斯多德的理则学。除此之外，二十世纪自然也曾受到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至于新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影响，我们已经谈过了。”

“是的。”

“最后还有一个是唯物主义。它同样有它历史上的根源。现代科学有一大部分源自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的努力，例如找寻组成所有物质的不可见的‘基础分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对‘物质’是什么问题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核子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现代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极感兴趣，对许多人而言，这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哲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新旧学说杂陈并列……”

“对，因为我们开始这门课程时所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回答。在这方面，萨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关于存在的问题是无法一次就回答清楚的。所谓哲学问题的定义就是每一个世代，甚至每一个人，都必须一再的问自己的一些问题。”

“满悲观的。”

“我并不同意你的说法。因为，借着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才知道自己活着。当人们追寻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时，他们总是会发现许多其他问题因此有了清楚明确的解决方法。科学、研究和科技都是我们哲学思考的副产品。我们最后之所以能登陆月球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对于生命的好奇吗？”

“这倒是真的。”

“当阿姆斯壮踏上月球时，他说：”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他用这些话来总结他身为第一位登陆月球者的感想，话中提到了所有我们的祖先，因为这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当然。”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些崭新的问题要去面对。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环境问题。因此，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的哲学潮流就是‘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这是挪威哲学家那斯(ArneNaess)所给的名词，他也是这种哲学的奠基者之一。许多西方的生态哲学家已经提出警告，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根本就是错误的，长此下去，势必将会超出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谈的不只是环境污染与破坏这些具体的问题。他们宣称，西方的思想形态根本上就有一些谬误。”

“我认为他们说得对。”

“举例来说，生态哲学家对于进化观念中以人为‘万物之首’的这个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人类这种自以为是大自然主宰的想法可能会对整个地球造成致命的伤害。”

“我每次一想到这个就很生气。”

“在批评这个假设时，许多生态哲学家注意到印度等其他文化的观念与思想。他们并且研究了所谓‘原始民族’或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现已改称因纽特人——编者注)等‘原住民’的想法与习俗，以重新探索我们所失落的东西。”

“然后呢？”

“近年来科学界有二种说法是：我们整个科学思想的模式正面临一个‘典范转移’(paradigmshift)，意思就是说科学家思考的方式有了一个根本上的转变，而且这个现象已经在若干领域内开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新生活运动’(alternativemove—ments)倡导整体主义(holism)和新的生活方式。”

“太好了。”

“不过，当一件事情牵涉到许多人时，我们必须要学会分辨好坏优劣。有些人宣称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并不是每一件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旧东西都抛弃。这是我为什么让你上这门哲学课的原因之一。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古往今来的哲学理念了。接下来你应该能够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方向。”

“非常感谢你。”

“我想你会发现那些打着‘新时代’旗号的运动有一大部分都是骗人的玩意。这几十年来西方世界甚至受到所谓的‘新宗教’、‘新神秘主义’和各式各样现代迷信的影响。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企业了。由于信奉基督教的人日益减少，哲学市场上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替代产品。”

“什么样的替代产品？”

“多得不胜枚举。无论如何，要描述我们本身所在的这个时代并不容易。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到镇上去散散步？我想让你看一个东西。”苏菲耸耸肩。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没有忘记明天的花园宴会吧？”

“当然没有。那个时候会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不过我们先得让席德的哲学课程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少校还没有想到那儿，你明白吗？因此他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控制我们了。”

他再次举起现在已经空了的可乐瓶，往桌上“砰！”一声用力一敲。

他们走到街上，人们正像蚂蚁窝里精力充沛的蚂蚁一样熙来攘往。苏菲心想艾伯特不知道要让她看什么东西。他们经过一家很大的商店，里面贩卖各式各样的通讯器材，从电视、录影机、小耳朵到各种行动电话、电脑和传真机都有。

艾伯特指着橱窗里的东西说：“这就是二十世纪了。在文艺复兴时代，世界开始膨胀。自从那些伟大的探险航程展开后，欧洲人就开始走遍世界各地。今天情形正好相反。我们称之为反膨胀。”

“怎么说呢？”

“意思是说世界正逐渐凝聚成一个庞大的通讯网络。在不算很久以前，哲学家们还必须坐好几天的马车才能到其他地方去探索这个世界，并会见其他的哲学家。今天我们不论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透过电脑荧屏获得人类所有的经验。”

“听起来真是棒极了，甚至让人有点怕怕的，真的。”

“问题在于历史是否即将结束，或者刚好相反，我们正要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某个国家的公民了。我们是生活在全球文明里的世界公民。”

“真的。”

“过去三四十年来，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在通讯方面的进步，可能大过历史上各时期的总和。而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可能只是开始而已……”

“这就是你要让我看的東西嗎？”

“不，那個東西在那邊那座教堂的另外一邊。”他們轉身要走去時，一架電視的熒屏上閃過了一幅幾個聯合國士兵的畫面。

“你看廣蘇菲說。攝影機的鏡頭淡入，停在其中一個士兵的身上。他有一臉幾乎和艾伯特一模一樣的黑胡子。突然間他舉起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席德，我就快回來了！”他揮一揮另外一隻手，然後就消失了。

“唉，真是個江湖郎中！”艾伯特嘆道。

“那是少校嗎？”，“我可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穿過教堂前面的公園，走到另外一條大街上。艾伯特似乎有點煩躁。他們在一家名叫里伯瑞斯(Libris)的大型書店前停下來。這是鎮上最大的一家書店。

“你是不是要讓我看看裡面的某個東西？”

超自然

“我們進去吧。”

在書店內，艾伯特指着最長的那面書牆，其中的書分成三類，包括：“新時代”、“新生活”和“神秘主義”。這些書都有着很吸引人的標題，如：《死後的生命？》、《招魂術的秘密》、《意大利紙牌算命術》、《幽浮現象》、《治療術》、《上帝重臨》、《你曾來過這裡》、《占星術是什麼？》等等，一共有成千上百本。書架的下面並堆着一疊疊類似的書。

“這也是二十世紀的現象。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神廟。”

“這些東西你都不相信嗎？”

“其中有一大部分是鬼話。但他們的銷路和色情刊物一樣好，事實上它們有許多可以算得上是一種色情刊物。年輕人可以來到這兒，購買他們認為最有趣的思想。但這些書和真正的哲學之間的差異就像色情和真愛之間的差異一樣。”

“你這樣說不是太粗魯了嗎？”

“我們到公園里去坐吧！”他們走出書店，在教堂前找了一張沒有A坐的長椅。旁邊樹底下成群的鴿子正搖頭擺尾地走來走去，一隻孤零零的麻雀在他們中間過度熱心地跳來跳去。

“那些東西叫做ESP或靈學超心理學，”他開始說。“或者也叫做精神感應術、超感應能力、靈視和心理動力學，有些也叫做招魂術、占星術和幽浮學。”

“老實說，你真的認為它們都是騙人的玩意嗎？”

“當然一個真正的哲學家不應該說它們都不好。但我可以說所有這些學問加起來就像一張地圖一樣，雖然巨細靡遺，但問題是那块土地可能根本並不存在，而且其中有許多是‘想象的虛構物’。要是休姆的話，早就一把火把它們給燒了。那些書裡面，有許多根本沒有包含一絲一毫的真實經驗。”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這類的書呢？”

“這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營利企業，因為那就是大多數人想要的東西。”

“那你認為他們為什麼想要這些呢？”

“他們顯然是希望有一些‘神秘的’、‘不一樣’的東西來打破日常生活的煩悶與單調。可是這簡直是多此一舉！”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已經置身在一場奇妙的探險旅程里。青天白日之下，在我們的眼前就有一件偉大的創作品。這不是很美妙嗎？”

“我想是吧。”

“我們為什麼還要跑到占卜術士的帳篷或從學院派的后門去找尋一些‘刺激’或‘超自然’東西呢？”

“你是說寫這類書的人都是些江湖術士或騙子嗎？”

“不，我並沒有這樣說。可是這當中也有一個達爾文系統。”

“請你解釋一下好嗎？”

“請你想想看一天裡面能夠發生多少事。你甚至可以挑選你生命中的一天，然後想一想那天里你所看到和經驗到的一切事物。”

“然後呢？”

“有時你會碰到一些奇異的巧合。你可能會跑進一家店裡，買了一個價值二十八塊錢的東西。後來，在同一天，喬安又跑來還她欠你的二十八塊錢。然後你們兩個決定要去看電影，結果你的座位號碼是二十八號。”

“嗯，這的確是一個很神秘的巧合。”

“不管怎樣，這些事就是一種巧合。問題在於有些人就會搜集這類巧合，還有各種奇異的、無法解釋的經驗。當這類取自數十億人生活中的經驗被集結成書時，看起來就像是真實的數據。而它們的數量會愈來愈龐大。不過這也像是一場摸彩，只有中獎的號碼才會被公布出來。”

“可是世上確實有天眼通和靈媒這些人，不是嗎？他們不斷地有這類經驗呀。”

“確實是有。但撇開那些招搖撞騙的人不談，我們仍然可以為這些所謂的神秘經驗找到另外一種解釋。”

“什麼解釋？”

“你還記得我們談過佛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理論嗎？”

“當然記得啦。我不是一再告訴你我的記憶很好嗎？”

“佛洛伊德曾說我們可能時常是自己潛意識的‘靈媒’。我們可能會突然發現自己正在想着或做着某件事，連自己也不太明白原因。這是因為我們內心中有許多連自己也沒有察覺的經驗、想法或記憶。”

“所以說呢？”

“你知道有些人會夢游或說夢話，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精神上的無意識行動’。除此之外，人們在經過催眠之後，也可能會‘不由自主’地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你或許還記得那些超現實主義者曾經試圖要製造所謂的自動寫作。事實上他們只是試圖要做自己潛意識的靈媒罷了。”

“嗯，這個我也記得。”

“本世紀不時流行我們所稱的‘通靈’現象。有些人相信靈媒可以和已逝者接觸。這些靈媒或者用死者的聲音來說話，或者透過自動寫作，借此接收几百年前某個古人的信息。有人認為這種現象證明人死後會進入另外一個世界，或者世間確實有輪回。”

“嗯，我知道。”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所有的靈媒都是江湖術士。他們有些確實不是騙人的。他們確實當過靈媒，但他們所當的只是自己潛意識的靈媒罷

了。曾经有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有人仔细观察一些灵媒在恍惚状态的反应，发现他们居然会显示出一些无论是他们自己或别人都不知道他们如何获得的知识或能力。在其中一个案例里，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希伯来文的女人突然以希伯来文说出一些事情。因此她必定是在前世学的，要不就是她曾经和某个死者的灵魂沟通。”

“你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结果后来发现她小时候有一个奶妈是犹太人。”

“啊！”

“你很失望吗？这个现象显示有些人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把从前的经验储存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我懂你的意思了。”

“有许多日常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事件都可以用佛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来解释。也许有一天我正要找一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的电话时，却刚好接到他打来的电话。”

“满诡异的。”

“可是事实上也许是我们两个同时听到收音机里播的一首老歌，而这首歌刚好是我们两个上一次见面时听到的。重要的是，我们都没有察觉到其中的关联。”

“所以这些事情要不就是道听途说，要不就是因为特别奇怪才众口相传，要不就是潜意识的作用，对吗？”

“不管怎样，在进这类书店时抱持相当的怀疑态度总是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对一个哲学家而言。英国有一个由怀疑论者组成的协会。许多年前他们重金悬赏第一个能够对那些超自然现象提供一点点证明的人。他们并不要求参加者展示什么奇迹，而只要他们表演一点点心电感应就可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来参加。”

“嗯。”

“话说回来，有很多现象仍然是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也许我们还不是真正了解自然的法则。在上一个世纪，许多人认为磁力与电力的现象是一种魔术。我敢打赌我的曾祖母如果听到我说关于电视和电脑的事，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么说你并不相信所有超自然的现象喽？”

“我们已经谈过这点了。就连‘超自然’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奇怪。不，我相信世上只有一个自然。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很令人惊异的事。”

“可是你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记载了那么多神秘的事情……”

“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应该睁大眼睛。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白色的乌鸦，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寻找它。也许有一天，连我这样的怀疑论者也会不得不接受某种我从前并不相信的现象。如果我不承认有这种可能性，那我就成了一个武断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艾伯特和苏菲继续坐在长椅上，两人都没有说话。那些鸽子伸长了脖子咕咕的叫着，不时被一辆路过的脚踏车或突然的动作吓着。

“我必须回家打点宴会的事了。”最后苏菲说。

“可是在我们分手以前，我要给你看一只白色的乌鸦。它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接近我们。”他从长椅上站起来，示意苏菲再回到书店里去。

这次他们走过所有关于超自然现象的书，停在书店最里面一个看起来不甚牢固的架子前。架子的上方挂着一块很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哲学类。艾伯特指着架上的一本书。苏菲看到书名时不禁吓了一跳。上面写着：苏菲的世界。

“你要不要我买一本送给你？”

“我不太敢看耶！”

花园宴会

……一只白色的乌鸦……

席德坐在床上，动也不动。她可以感觉到她双臂与双手绷得紧紧的，拿着那本沉重的讲义夹，颤抖着。

已经快十一点。她坐在那儿读了两个多小时了。这期间她不时抬头大笑，有时笑得她不得不翻身喘气。还好屋里只有她一个人。

这两个小时内发生的事可真多呀。最先是苏菲在从林间小木屋回家的路上努力要引起少校的注意力。最后她爬到一棵树上，然后被大雁莫通给救了。那只雁是从黎巴嫩飞来的，仿佛是他的守护天使一般。

虽然已经过了很久，但席德永远不会忘记从前爸爸念《厄尔奇遇记》(The Wonderful Adventure of Nils)给她听的情景。因为那之后有许多年，她和爸爸之间发展出了一种与那本书有关的秘密语言。现在他又把那只老雁给揪出来了。

后来苏菲第一次体验到独自一人上咖啡厅的滋味。席德对艾伯特讲的萨特和存在主义的事特别感兴趣。他几乎让她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不过，话说回来，他过去也有好几次曾经这样过。

大约一年前，席德买了一本占星学的书，还有一次她拿了一组意大利纸牌回家，后来又有一次她买了一本有关招魂术的书。每一次，爸爸总是跟她说一说什么“迷信”呀、“批判的能力”呀等等道理，但他一直等到现在才来“绝地大反攻”。他的反击可说是正中要害。很明显的，他想在他的女儿长大之前彻彻底底警告她那些东西的坏处。为了安全起见，他安排了他从电器商店的电视屏幕上对她挥手的场面。其实他大可不必这样的……她最感到好奇的还是那个女孩。

苏菲，苏菲——你在哪里？你从何处来？你为什么进入我的生命？最后，艾伯特给了苏菲一本有关她自己的书。那本书是否就是席德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呢？当然，这只是一个讲义夹。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里面发现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呢？如果苏菲开始读这本书，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席德用手指摸一摸讲义夹，只剩下几页了。

苏菲从镇上回家时在公车上碰到了她妈妈。该死！她如果看见她手上拿的这本书，不知道会说什么呢！苏菲想把那本书放在装着宴会用彩带和气球的袋子里，但并没有成功。

“嗨，苏菲我们居然坐同一辆公车！真好。”

“嗨，妈！”

“你买了一本书呀？”

“没有，不是买的。”

“《苏菲的世界》……多奇怪呀。”

苏菲知道这时她是骗不了妈妈的。

“是艾伯特给我的。”

“嗯，我想一定是的。我说过，我一直在等着见这个人呢。我可以看看吗？”

“可不可以等到我们回家以后？妈，这是我的书耶！”

“这当然是你的书啦。我只想看看第一页。好吗？……苏菲放学回家了。有一段路她和乔安同行，她们谈着有关机器人的问题……”

“书里真的这么写吗？”

“没错。是一个名叫艾伯特的人写的。他一定是刚出道的。喔，对了，你那位哲学家叫什么名字？”

“艾伯特。”

“也许这个怪人写了一本关于你的书呢，苏菲。他用的可能是笔名。”

“那不是他。妈，你就别再说了吧。反正你什么都不懂。”

“是呀，我是不懂。明天我们就举行花园宴会了，然后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艾伯特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所以这本书是一只白乌鸦。”

“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以前你说的不是白兔吗？”

“好了，别说了。”

她们说到这里，苜蓿巷就到了。她们刚下车就遇上了一次示威游行。

“天哪！”苏菲的妈妈喊，“我还以为我们这个社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示威的人顶多只有十到十二个。他们手里拿的布条上写着：“少校快来了！”

“支持美味的仲夏节大餐！”

“加强联合国！”

苏菲几乎替妈妈感到难过。

“别理他们。”她说。

“可是这个示威好奇怪呀，挺荒谬的。”

“只不过是场小把戏罢了！”

“世界改变得愈来愈快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不管怎样，你应该对你不感到惊讶这件事感到惊讶。”

“一点也不。他们并不暴力呀，是不是？我只希望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玫瑰花床踩坏。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在一座花园里示威吧。我们赶快回家看看。”

“妈，这是一次哲学性的示威。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践踏玫瑰花床的。”

“我告诉你吧，苏菲。我不相信世上还有真正的哲学家了。这年头什么都是合成的。”

生日宴会那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一直忙着准备。第二天早上，他们仍继续未完的工作，铺桌子、装饰餐桌。乔安也过来帮忙。

“这下可好了！”她说，“我爸妈也打算要来。都是你，苏菲！”

在客人预定到达前半小时，一切都准备好了。树上挂满了彩带和日本灯笼。花园的门上、小径两旁的树上和屋子的前面都挂满了气球。那天下午大部分时间，苏菲和乔安都忙着吹气球。

餐桌上摆了鸡、沙拉和各式各样的自制面包。厨房里还有葡萄面包和双层蛋糕、丹麦酥和巧克力蛋糕。可是打从一开始，餐桌上最中央的位置就保留给生日蛋糕。那是一个由杏仁圈饼做成的金字塔。在蛋糕的尖顶，有一个穿着坚信礼服装的小女孩图案。苏菲的妈妈曾向她保证那个图案也可以代表一个没有受坚信礼的十五岁女孩，可是苏菲相信妈妈之所以把它放在那儿，是因为苏菲说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受坚信礼。而妈妈似乎认为那个蛋糕就象征坚信礼。

“我们是不惜工本。”在宴会开始前的半小时，这样的话她说了好几次。

客人们开始陆续抵达了。第一批来的是苏菲班上的三个女同学。她们穿着夏天的衬衫、浅色的羊毛背心、长裙子，涂了很淡很淡的眼影。过了一会儿，杰瑞米和罗瑞也缓缓地在大门口走进来了，看起来有点害羞，又有几分小男生的傲慢。

“生日快乐！”

“你长大了！”

苏菲注意到乔安和杰瑞米已经开始偷偷地眉来眼去了。空气里有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气息，也许是仲夏的缘故。

每个人都带了生日礼物。由于这是一个哲学性的花园宴会，有几个客人曾经试着研究哲学到底是什么。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找到了与哲学有关的礼物，但大多数人都绞尽脑汁想了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话写在生日卡片上。苏菲收到了一本哲学字典和一本有锁的日记，上面写着“我个人的哲学思维”。客人一抵达，苏菲的妈妈便端上用深色玻璃杯装的苹果西打请他们喝。

“欢迎……这位年轻的男士贵姓大名？……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能来真是大好了，赛西莉……”

当所有较年轻的客人都已经端着杯子在树下闲逛时，乔安的父母开了一辆白色的宾士轿车，停在花园门口。乔安的爸爸穿了一身昂贵的灰色西装，全身上下无懈可击，妈妈则穿着一套红色裤装，上面贴着暗红色的亮片。苏菲敢说她一定是在玩具店里买了一个穿着这种套装的芭比娃娃，然后请裁缝按照她的尺寸做一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乔安的爸爸买了一个这样的芭比娃娃，然后请魔术师把它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此苏菲就放弃了。

他们跨出宾士轿车，走进花园，园里所有年轻客人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乔安的爸爸亲自拿了一个长方形的包裹给苏菲。那是他们全家人送她的礼物。当苏菲发现里面是——没错，是一个芭比娃娃时，很努力地保持镇静。可是乔安就不了：“你疯了吗？苏菲从来不玩洋娃娃的！”

乔安的妈妈连忙走来，衣服上的亮片发出露露啪啪的声音。

“可是这只是当装饰用的呀。”

“真的很谢谢你，”苏菲想打圆场。“现在我可以开始搜集娃娃了。”

大家开始向餐桌的方向聚拢。

“现在只剩下艾伯特还没到了。”苏菲的妈妈用一种热切的声音向苏菲说，企图隐藏她愈来愈忧虑的心情。其他客人已经开始交换着有关这个特别来宾的小道消息了。

“他已经答应我了，所以他一定会来。”

“不过在他来之前我们可以让其他客人先就座吗？”

“当然可以。来吧！”

苏菲的妈妈开始请客人围着长桌子坐下。她特别在她自己和苏菲的位置间留了一个空位。她向大家说了一些话，内容不外是今天的菜、天气多好和苏菲已经是大人了等等。

他们在桌边坐了半小时后，就有一个蓄着黑色山羊胡子、戴着扁帽的中年男子走到苜蓿巷，并且进了花园的大门。他捧着一束由十五朵玫瑰做成的花束。

“艾伯特！”

苏菲离开餐桌，跑去迎接他。她用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并从他手里接过那束花。只见他在夹克的口袋里摸索一下，掏出两三个大一鞭炮，把它们点燃后就丢到各处。走到餐桌旁后，他点亮了一支烟火，放在杏仁塔上，然后便走过去，站在苏菲和妈妈中间的空位上。

“我很高兴能到这里来。”他说。

在座的宾客都愣住了。乔安的妈妈对她先生使了一个眼色。苏菲的妈妈看到艾伯特终于出现，在松了一口气之余，对他的一切行为都不计较了。苏菲自己则努力按捺她的笑意。

苏菲的妈妈用手敲了

